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（第十卷～第十八卷）

北凉天竺昙无谶译宋沙门慧严等再治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涅槃部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十七

尔时，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，青黄赤白红紫光明，照纯陀身。纯陀遇已，与诸眷属持诸肴膳疾往佛所，欲奉如来及比丘僧最后供养，种种器物，充满具足，持至佛所。

尔时，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，周匝围绕谓纯陀言：“且止！纯陀，勿便奉施。”尔时，如来复放无量无边种种光明，诸天大众遇斯光已，寻听纯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。

尔时，天人及诸众生，各各自取所持供养至于佛前，长跪白佛：“唯愿如来，听诸比丘受此供养。”时诸比丘知是时故，执持衣钵，一心安详。

尔时，纯陀为佛及僧，布置种种师子宝座，悬缯幡盖，华香璎珞。

尔时，三千大千世界庄严微妙，犹如西方安乐国土。

尔时，纯陀住于佛前，忧悲怅怏，重白佛言：“唯愿如来，犹见哀愍，住寿一劫若减一劫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汝欲令我久住世者，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。”

尔时，一切菩萨摩诃萨天人杂类，异口同音唱如是言：“奇哉！纯陀，成大福德，能令如来受其最后无上供养。我等无福，所设供具则为唐捐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，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，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。是诸世尊及无量众，悉皆示现受其供养。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。

尔时，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，摩伽陀国满足八斛，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。

尔时，纯陀见是事已，心生欢喜踊跃无量，一切大众亦复如是。

尔时，大众承佛圣旨，各作是念：“如来今已受我等施，不久便当入于涅槃。”作是念已，心生悲喜。

尔时，树林其地狭小，以佛神力如针锋处，皆有无量诸佛世尊及其眷属等坐而食，所食之物亦无差别。是时，天、人、阿修罗等啼泣悲叹，而作是言：“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，受供养已当般涅槃，我等当复更供养谁？我今永离无上调御，盲无眼目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欲安慰一切大众，而说偈言：

“汝等莫悲叹，诸佛法应尔。

我入于涅槃，已经无量劫，

常受最胜乐，永处安隐处。

汝今至心听，我当说涅槃，

我已离食想，终无饥渴患。

今当为汝等，说其随顺愿，

令诸一切众，咸得安隐乐。

汝闻应修行，诸佛法常住，

假使乌与枭，同共一树栖，

犹如亲兄弟，尔乃永涅槃。

如来视一切，犹如罗睺罗，

常为众生尊，云何永涅槃？

假使蛇鼠狼，同处一穴游，

相爱如兄弟，尔乃永涅槃。

如来视一切，犹如罗睺罗，

常为众生尊，云何永涅槃？

假使七叶华，转为婆师香，

迦留为镇头，尔乃永涅槃。

如来视一切，犹如罗睺罗，

云何舍慈悲，永入于涅槃？

假使一阐提，现身成佛道，

永处第一乐，尔乃入涅槃。

如来视一切，皆如罗睺罗，

云何舍慈悲，永入于涅槃？

假使一切众，一时成佛道，

远离诸过患，尔乃入涅槃。

如来视一切，皆如罗睺罗，

云何舍慈悲，永入于涅槃？

假使蚊蚋水，浸坏于大地，

川谷海盈满，尔乃入涅槃。

悲心视一切，皆如罗睺罗，

常为众生尊，云何永涅槃？

以是故汝等，应深乐正法，

不应生忧恼，号泣而啼哭。

若欲自正行，应修如来常，

当观如是法，长存不变易。

复应生是念，三宝皆常住，

是则获大护，如咒枯生果。

是名为三宝，四众应善听，

闻已应欢喜，即发菩提心。

若能计三宝，常住同真谛，

此则是诸佛，最上之誓愿。

“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能以如来最上誓愿而发愿者，当知是人无有愚痴，堪受供养。以此愿力功德果报，于世最胜如阿罗汉。若有不能如是观了三宝常者，是旃陀罗。若有能知三宝常住实法因缘，离苦安乐，无有娆害能留难者。”

尔时，人天大众、阿修罗等，闻是法已，心生欢喜踊跃无量。其心调柔，善灭诸盖，心无高下，威仪清净，颜貌怡悦，知佛常住。是故施设诸天供养，散种种华、末香、涂香，鼓天伎乐，以供养佛。

尔时，佛告迦葉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见是众希有事不？”

迦葉答言：“已见，世尊。见诸如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，受诸大众人天所奉饭食供养。又见诸佛大身庄严，所坐之处如一针锋，多众围绕不相障碍。复见大众悉发誓愿说十三偈，亦知大众各心念言：‘如来今者独受我供。’假使纯陀所奉饭食碎如微尘，一

尘一佛犹不周遍，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众。唯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，能知如是希有事耳，悉是如来方便示现。声闻大众及阿修罗等，皆知如来是常住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纯陀言：“汝今所见，为是希有奇特事不？”

“实尔，世尊。我先所见无量诸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。今悉见为菩萨摩诃萨巨身殊异，颜貌无比。唯见佛身譬如药树，为诸菩萨摩诃萨等之所围绕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汝先所见无量佛者，是我所化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令得欢喜。如是菩萨摩诃萨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议，能作无量诸佛之事。纯陀，汝今皆已成就菩萨摩诃萨行，得住十地，菩萨所行具足成办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，如是，如佛所说。纯陀所修，成菩萨行，我亦随喜。今者如来欲为未来无量众生作大明故，说是大乘《大涅槃经》。世尊，一切契经说有余义、无余义耶？”

“善男子，我所说者，亦有余义，亦无余义。”

纯陀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：

“所有之物，布施一切，

唯可赞叹，无可毁损。

“世尊，是义云何？持戒、毁戒，有何差别？”

佛言：“唯除一人，余一切施皆可赞叹。”

纯陀问言：“云何名为唯除一人？”

佛言：“如此经中所说破戒。”

纯陀复言：“我今未解，唯愿说之。”

佛告纯陀：“言破戒者，谓一阐提。其余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赞叹，获大果报。”

纯陀复问：“一阐提者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若有比丘及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发粗恶言诽谤正法，造是重业，永不改悔，心无惭愧，如是等人名为趣向一阐提道。若犯四重、作五逆罪，自知定犯如是重事，而心初无怖畏惭愧，不肯发露，于佛正法永无护惜建立之心，毁呰轻贱，言多过咎，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。若复说言无佛法僧，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。唯除如此一阐提辈，施其余者一切赞叹。”

尔时，纯陀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破戒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若犯四重及五逆罪、诽谤正法，如是等人名为破戒。”

纯陀复问：“如是破戒可拔济不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有因缘故则可拔济。若被法服，犹未舍远，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：‘咄哉！何为犯斯重罪？何其怪哉！造斯苦业？’深自改悔，生护法心，欲建正法：‘有护法者，我当供养。若有读诵大乘典者，我当咨问受持读诵。既通利已，复当为他分别广说。’我说是人不为破戒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譬如日出，能除一切尘翳闇冥；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出兴于世，亦复如是，能除众生无量劫中所作众罪，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，拔济破戒。若有毁谤是正法者，能自改悔，还归于法，自念所作一切不善，如人自害，心生恐怖惊惧惭愧，除此正法更无救护，是故应当还归正法。若能如是如说归依，布施是人得福无量，亦名世间应受供养。若犯如上恶业之罪，若经一月或十五日，不生归依发露之心。若施是人，果报甚少。犯五逆者亦复如是，能生悔心，内怀惭愧：‘今我所作不善之业，甚为大苦！我当建立护持正法。’是则不名五逆罪也。若施是人，得福无量。犯逆罪已，不生护法归依之心，有施是者，福不足言。

“又善男子，犯重罪者，汝今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广说。应生是心，谓正法者，即是如来微密之藏，是故我当护持建立。施是人者，得胜果报。善男子，譬如女人怀妊垂产，值国荒乱远至他土，在一天庙即便产育。后闻旧邦安隐丰熟，携持其子，欲还本土。路经恒河水涨暴急，荷负是儿不能得渡，即自念言：‘我宁与子一处并命，终不舍弃而独济也。’作是念已与子俱没，命终之后寻生天中。以慈念子欲令得渡，而是女人本性弊恶，以爱子故得生天中。犯四重禁、五无间罪，生护法心亦复如是，虽复先为不善之业，以护法故得为世间无上福田。是护法者有如是等无量果报。”

纯陀复言：“世尊，若一阐提能自改悔，恭敬供养赞叹三宝，施如是人得大果不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今不应作如是说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食庵罗果，吐核置地，而复念言：‘是果核中应有甘味。’即复还取，破而尝之，其味极苦，心生悔恨，恐失果种即还收拾，种之于地，勤加修治，以酥油乳随时溉灌。于意云何？宁可生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假使天降无上甘雨，犹亦不生。

“善男子，彼一阐提亦复如是，烧灭善根，当于何所而得除罪？善男子，若生善心，是则不名一阐提也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一切所施所得果报非无差别。何以故？施诸声闻所得报异，施辟支佛得报亦异，唯施如来获无上果，是故说言一切所施非无差别。

”

纯陀复言：“何故如来而说此偈？”

佛告纯陀：“有因缘故，我说此偈。王舍城中有优婆塞，心无净信，奉事尼揵，而来问我布施之义，以是因缘故说斯偈。亦为菩萨摩诃萨等说秘藏义。如斯偈者，其义云何？一切者，少分一切。当知菩萨摩诃萨，人中之雄，摄取持戒，施其所须，舍弃破戒如除稊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我昔日所说偈言：

“一切江河，必有回曲，

一切丛林，必名树木，

一切女人，必怀谄曲，

一切自在，必受安乐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臂，右膝著地，前礼佛足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河，必有回曲，

非一切林，悉名树木，

非一切女，必怀谄曲，

一切自在，不必受乐。

“佛所说偈，其义有余，唯垂哀愍说其因缘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有洲名拘耶尼，其洲有河端直不曲，名娑婆耶，犹如直绳入于西海。如是河相，于余经中佛未曾说。唯愿如来，因此方等阿含经中说有余义，令诸菩萨深信解之。世尊，譬如有人先识金矿，后不识金；如来亦尔，尽知法已，而所演说有余不尽。如来虽作如是余说，应当方便解其意趣。一切丛林必是树木，是亦有余。何以故？种种金银琉璃宝树，是亦名林。一切女人必怀谄曲，是亦有余。何以故？亦有女人善持禁戒，功德成就有大慈悲。一切自在必受安乐，是亦有余。何以故？有自在者，转轮圣帝，如来法王，不属死魔，不可灭尽。梵释诸天虽得自在，悉是无常。若得常住无变易者，乃名自在，所谓大乘大般涅槃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今善得乐说之辩，且止谛听！文殊师利，譬如长者身婴病苦，良医诊之，为合膏药。是时病者贪欲多服，医语之言：‘若能消者，则可随意。汝今体

羸，不应多服。当知是膏，亦名甘露，亦名毒药。若多服不消，则名为毒。’善男子，汝今勿谓是医所说违于义理，损失膏势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为诸国王、后妃、太子、王子、大臣，因波斯匿王、王子、后妃憍慢心故，为欲调伏示现恐怖如彼良医，故说此偈：

“一切江河，必有回曲，

一切丛林，必名树木，

一切女人，必怀谄曲，

一切自在，必受安乐。

“文殊师利，汝今当知，如来所说无有漏失。如此大地可令反覆，如来之言终无漏失。以是义故，如来所说一切有余。”

尔时，佛赞文殊师利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已久知如是之义，愍哀一切，欲令众生得智慧故，广问如来如是偈义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复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“于他语言，随顺不逆，

亦不观他，作以不作，

但自观身，善不善行。

“世尊如是说此法药非为正说。于他语言随顺不逆者，唯愿如来垂哀正说。何以故？世尊常说，一切外学九十五种皆趣恶道，声闻弟子皆向正路，若护禁戒，摄持威仪，守慎诸根，如是等人深乐大法，趣向善道。如来何故于九部中见有毁他则便呵责？如是偈义，为何所趣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善男子，我说此偈亦不尽为一切众生，尔时唯为阿阇世王。诸佛世尊若无因缘终不逆说，有因缘故乃说之耳。善男子，阿阇世王害其父已，来至我所欲折伏我，作如是问：‘云何世尊是一切智、非一切智耶？若一切智，调达往昔无量世中常怀恶心，随逐如来欲为逆害，云何如来听其出家？’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我为是王而说此偈：

“于他语言，随顺不逆，

亦不观他，作以不作。

但自观身，善不善行。

“佛告大王：‘汝今害父，已作逆罪最重无间，应当发露以求清净，何缘乃更见他过咎？’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我为彼王而说是偈。复次，善男子，亦为护持不毁禁戒成就威仪见他过者，而说是偈。若复有人受他教诲，远离众恶，复教他人令远众恶，如是之人则我弟子。

尔时，世尊为文殊师利，复说偈言：

“一切畏刀杖，无不爱寿命，

恕己可为譬，勿杀勿行杖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畏杖，非一切爱命，

恕己可为譬，勤作善方便。

“如来说是法句之义，亦是未尽。何以故？如阿罗汉、转轮圣王、玉女象马、主藏大臣，若诸天人及阿修罗执持利剑能害之者，无有是处。勇士、烈女、马王、兽王，持戒比丘虽复对至而不恐怖。以是义故，如来说偈亦是有余。若言恕己可为譬者，是亦有余。何以故？若使罗汉以己喻彼，则有我想及以命想；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则应拥护，凡夫亦应见阿罗汉悉是行人；若如是者即是邪见；若有邪见，命终应生阿鼻地狱。又阿罗汉设于众生生害心者，无有是处。无量众生亦复无能害罗汉者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言我想者，谓于众生生大悲心无杀害想，谓阿罗汉平等之心。勿谓世尊无有因缘而逆说也。昔日于此王舍城中有大猎师，多杀群鹿，请我食肉。我于尔时虽受彼请，于诸众生生慈悲心如罗睺罗，而说偈言：

“当令汝长寿，久久住于世，

受持不害法，犹如诸佛寿。

“是故我说此偈：

“一切畏刀杖，无不爱寿命，

恕己可为譬，勿杀勿行杖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为诸菩萨摩诃萨故，咨问如来如是密教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复说是偈：

“云何敬父母，随顺而尊重？

云何修此法，堕于无间狱？”

于是如来复以偈答：

“若以贪爱母，无明以为父，

随顺尊重是，则堕无间狱。”

尔时，如来复为文殊师利，重说偈言：

“一切属他，则名为苦，

一切由己，自在安乐，

一切憍慢，势极暴恶，

贤善之人，一切爱念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所说是亦不尽，唯愿如来复垂哀愍说其因缘。何以故？如长者子从师学时，为属师不？若属师者，义不成就；若不属者，亦不成就；若得自在，亦不成就。是故如来所说有余。复次，世尊，譬如王子无所综习，触事不成，是亦自在，愚闇常苦。如是王子若言自在，义亦不成；若言属他，义亦不成。以是义故，佛所说义名为有余。是故一切属他，不必受苦；一切自在，不必受乐。一切憍慢，势极暴恶，是亦有余。世尊，如诸烈女憍慢心故出家学道，护持禁戒，威仪成就，守摄诸根不令驰散，是故一切憍慢之结不必暴恶。贤善之人，一切爱念，是亦有余。如人内犯四重禁已，不舍法服坚持威仪，护持法者见已不爱，是人命终必堕地狱。若有善人犯重禁已，护持法者见即驱出，罢道还俗。以是义故，一切贤善不必悉爱。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有因缘故，如来于此说有余义。又有因缘，诸佛如来而说是法。时王舍城有一女人，名曰善贤，还父母家，因至我所，归依于我及法、众僧，而作是言：‘一切女人势不自由，一切男子自在无碍。’我于尔时知是女心，即为宣说如是偈颂。文殊师利，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能为一切众生，问于如来如是密语。”

文殊师利复说偈言：

“一切诸众生，皆依饮食存，

一切有大力，其心无嫉妒，

一切因饮食，而得诸病苦，

一切修净行，而得受安乐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今受纯陀饮食供养，将无如来有恐怖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为文殊而说偈言：

“非一切众生，尽依饮食存，

非一切大力，心皆无嫉妒，

非一切因食，而致诸病苦，

非一切净行，悉得受安乐。

“文殊师利，汝若得病，我亦如是应得病苦。何以故？诸阿罗汉及辟支佛、菩萨、如来实无所食，为欲化彼，示现受用无量众生所施之物，令其具足檀波罗蜜，拔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若言如来六年苦行身羸瘦者，无有是处。诸佛世尊独拔诸有，不同凡夫，云何而得身羸劣耶？诸佛世尊精勤修习，获金刚身，不同世人危脆之身。我诸弟子亦复如是，不可思议，不依于食。一切大力无嫉妒者，亦有余义。如世间人终身永无嫉妒之心而无大力。一切病苦因食得者，亦有余义。亦见有人得客病者，所谓棘刺、刀剑、鉾槊。一切净行受安乐者，是亦有余。世间亦有外道之人，修于梵行多受苦恼。以是义故，如来所说一切有余，是名如来非无因缘而说此偈，有因故说。昔日于此优禅尼国，有婆罗门名羖羝德，来至我所，欲受第四八戒斋法，我于尔时为说是偈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名为无余义耶？云何复名一切义乎？”

“善男子，一切者，唯除助道常乐善法，是名一切，亦名无余。其余诸法亦名有余，亦名无余，欲令乐法诸善男子知此有余及无余义。”

迦葉菩萨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前白佛言：“甚奇！世尊，等视众生如罗睺罗。”

尔时，佛赞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所见微妙甚深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如来说是大乘《大涅槃经》所得功德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若有得闻是经名字，所得功德非诸声闻、辟支佛等所能宣说，唯佛能知。何以故？不可思议，是佛境界，何况受持读诵通利书写经卷！”

尔时，诸天、世人及阿修罗，即于佛前异口同音，而说偈言：

“诸佛难思议，法僧亦复然，

是故今劝请，唯愿少停住。

尊者大迦葉，及以阿难等，

二众之眷属，不久须臾至。

并及摩竭主，阿阇世大王，

至心敬信佛，犹故未来此。

唯愿佛世尊，少垂哀愍住，

于此大众中，断我诸疑网。”

尔时，如来为诸大众而说偈言：

“我法最长子，是名大迦葉，

阿难勤精进，能断一切疑。

汝等当谛观，阿难多闻士，

自然能解了，是常及无常。

以是故不应，心怀大忧恼。”

尔时，大众以种种物供养如来，供养佛已，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量无边恒河沙数诸菩萨等得住初地。

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、迦葉菩萨及与纯陀而受记莂，受记莂已，说如是言：“诸善男子，自修其心，慎莫放逸。我今背疾，举体皆痛。我今欲卧，如彼小儿及常患者。文殊汝等，当为四部广说大法，今以此法付嘱于汝；乃至迦葉、阿难等至，复当嘱付如是正法。”

尔时，如来说是语已，为欲调伏诸众生故，现身有疾，右胁而卧，如彼病人。

现病品第十八

尔时，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已免一切疾病，患苦悉除，无复怖畏。世尊，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。何等为四？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憍慢。若有病因，则有病生，所谓爰热肺病，上气吐逆，肤体□□，其心闷乱，下痢哕噎，小便麻沥，眼耳疼痛，腹背胀满，颠狂干消，鬼魅所著。如是种种身心诸病，诸佛世尊悉无复有。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，而作是言‘我今背痛，汝等当为大众说法’？有二因缘则无病苦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邻愍一切众生，二者、给施病者医药。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，常行爱语，利益众生，不令苦恼，施疾病者种种医药，何缘于今自言有病？

“世尊，世人有病，或坐或卧，不安其处，或索饮食，敕诫家属，修治产业。何故如来默然而卧，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、诸禅解脱、三摩跋提、修诸正勤？何缘不

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？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葉，人中象王，诸大人等，令其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？世尊实无有病，云何默然右胁而卧？

“诸菩萨等，凡所给施病者医药，所得善根悉施众生，而共回向一切种智，为除众生诸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烦恼障者，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忿怒、缠盖、焦恼、嫉妒、悭吝、奸诈、谀谄、无惭无愧，慢、慢慢、不如慢、增上慢、我慢、邪慢、憍慢，放逸贡高，怼恨诤讼，邪命谄媚，诈现异相，以利求利，恶求多求，无有恭敬，不随教诲，亲近恶友，贪利无厌，缠缚难解，欲于恶欲，贪于恶贪，身见、有见及以无见，频申喜睡，欠呿不乐，贪嗜饮食，其心箐瞢，心缘异想，不善思惟，身口多恶，好喜多语，诸根闇钝，发言多虚，常为欲觉、恚觉、害觉之所覆盖，是名烦恼障。业障者，五无间罪重恶之病。报障者，生在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诽谤正法及一阐提，是名报障。如是三障名为大病。而诸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，给施一切疾病医药，常作是愿：‘令诸众生永断如是三障重病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修菩提时，给施一切病者医药，常作是愿，愿令众生永断诸病，得成如来金刚之身；又愿一切无量众生作妙药王，断除一切诸恶重病；愿诸众生得阿伽陀药，以是药力能除一切无量恶毒；又愿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退转，速得成就无上佛药，消除一切烦恼毒箭；又愿众生勤修精进，成就如来金刚之心，作微妙药疗治众病，不令有人生诤讼想；亦愿众生作大药树，疗治一切诸恶重病；又愿众生拔出毒箭，得成如来无上光明；又愿众生得入如来智慧大药微密法藏。世尊，菩萨如是已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发是誓愿，令诸众生悉无诸病，何缘如来乃于今日唱言有病？

“复次，世尊，世有病者，不能坐起俯仰进止，饮食不御，浆水不下，亦复不能教诫诸子修治家业。尔时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亲属、知识，皆于是人生必死想。世尊，如来今日亦复如是，右胁而卧，无所论说。此阎浮提有诸愚人当作是念‘如来正觉必当涅槃’生灭尽想。而如来性实不毕竟入于涅槃。何以故？如来常住无变易故。以是因缘，不应说言我今背痛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世有病者，身体羸损，若偃若侧卧著床褥。尔时，众人心生恶贱起必死想。如来今者亦复如是，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生无常想。彼诸外道当作是言：‘不如我等。以我性人，自在时节微尘等法而为常住，无有变易。沙门瞿昙无常所迁，是变易法。’以是义故，世尊，今日不应默然右胁而卧。

“复次，世尊，世有病者，四大增损，互不调适，羸瘦乏极，是故不能随意坐起卧著床褥。如来四大无不和适，身力具足，亦无羸损。世尊，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，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，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，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，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，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，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，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，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，十青象力不如一黄象力，十黄象力不如一赤象力，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，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，十山象力不如一优钵罗象力，十优钵罗象力不如一波头摩象力，十波头摩象力不如一拘物头象力，十拘物头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，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，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钵健提力，十钵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罗延力，十那罗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萨一节之力。一切凡夫身中诸节节不相到，人中力士节头相到，钵健提身诸节相接，那罗延身节头相拘，十住菩萨诸节骨解蟠龙相结，是故菩萨其力最大。世界成时，从金刚际起金刚座，上至道场菩提树下，菩萨坐已，其心即时逮得十力。如来今者不应如彼婴孩小儿。婴孩小儿愚痴无智，无所能说，以是义故，随意偃侧，无人讥诃。如来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，人之大龙，具大威德，成就神通，无上仙人，永断疑网，已拔毒箭，进止安详，威仪具足，得无所畏。今者何故右胁而卧，令诸人天悲愁苦恼？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“瞿昙大圣德，愿起演妙法，

不应如小儿，病者卧床蓐。

调御天人师，倚卧双树间，

下愚凡夫见，当言必涅槃，

不知方等典，甚深佛所行，

不见微密藏，犹盲不见道。

唯有诸菩萨，文殊师利等，

能解是甚深，譬如善射人。

三世诸世尊，大悲为根本，

如是大慈悲，今为何所在？

若无大悲者，是则不名佛，

佛若必涅槃，是则不名常。

唯愿无上尊，哀受我等请，

利益于众生，摧伏诸外道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大悲熏心，知诸众生各各所念，将欲随顺，毕竟利益，即从卧起，结跏趺坐，颜貌熙怡如融金聚，面目端严犹月盛满，形容清净无诸垢秽，放大光明充遍虚空。其光大盛过百千日，照于东方、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下诸佛世界，惠施众生大智之炬，悉令得灭无明黑闇，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。

尔时，世尊心无疑虑如师子王，以三十二大人之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。于其身上一切毛孔，一一毛孔出一莲华。其华微妙，各具千叶，纯真金色，琉璃为茎，金刚为须，玫瑰为台，形大团圆犹如车轮。是诸莲华各出种种杂色光明，青黄赤白紫玻瓈色。

是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、想地狱、黑绳地狱、众合地狱、叫唤地狱、大叫唤地狱、焦热地狱、大焦热地狱。是八地狱其中众生，常为诸苦之所逼切，所谓烧煮、火炙、斫刺、□剥，遇斯光已，如是众苦悉灭无余，安隐清凉，快乐无极。是光明中宣说如来秘密之藏，言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。乃至八种寒冰地狱，所谓阿波波地狱、阿吒吒地狱、阿罗罗地狱、阿娑娑地狱、优钵罗地狱、波头摩地狱、拘物头地狱、分陀利地狱。是中众生常为寒苦之所逼恼，所谓擘裂身体碎坏，互相残害，遇斯光已，如是等苦亦灭无余，即得调和温暖适身。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，言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。尔时，于此阎浮提界及余世界，所有地狱皆悉空虚无受罪者，除一阐提。

饿鬼众生饥渴所逼，以发缠身，于百千岁未曾得闻浆水之名，遇斯光已，饥渴即除。是光明中亦说如来微密秘藏，言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，令诸饿鬼亦悉空虚，除谤大乘方等正典。

畜生众生互相杀害共相残食，遇斯光已恚心悉灭。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，言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。当尔之时，畜生亦尽，除谤正法。

是一一华各有一佛，圆光一寻，金色晃曜，微妙端严，最上无比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。是诸世尊，或有坐者，或有行者，或有卧者，或有住者，或震雷音，或澍洪雨，或放电光，或扇大风，或出烟焰，身如火聚，或复示现七宝、诸山、池泉河水、山林树木，或复示现七宝、国土、城邑聚落、宫殿屋宅，或复示现象、马、师子、虎、狼、孔雀、凤凰诸鸟，或复示现令阎浮提所有众生悉见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或复示现欲界六天。复有世尊，或说阴、界、诸入多诸过患，或复有说四圣谛法，或复有说诸法因缘，或复有说诸业烦恼皆因缘生，或复有说我与无我，或复有说苦乐二法，或复有说

常无常等，或复有说净与不净。复有世尊为诸菩萨演说所行六波罗蜜，或复有说诸大菩萨所得功德，或复有说诸佛世尊所得功德，或复有说声闻之人所得功德，或复有说随顺一乘，或复有说三乘成道。或有世尊，左胁出水，右胁出火；或有示现初生、出家，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转妙法轮，入于涅槃。或有世尊作师子吼，令此会中有得一果、二果、三果至第四果，或复有说出离生死无量因缘。

尔时，于此阎浮提中，所有众生遇斯光已，盲者见色，聋者听声，哑者能言，拘躄能行，贫者得财，悭者能施，恚者慈心，不信者信。如是世界无一众生修行恶法，除一阐提。

尔时，一切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罗刹健陀、忧摩陀、阿婆魔罗、人非人等，悉共同声唱如是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无上天尊，多所利益。”说是语已踊跃欢喜，或歌或舞，或身动转，以种种华散佛及僧，所谓天优钵罗华、拘物头华、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、散陀那华、摩诃散陀那华、卢脂那华、摩诃卢脂那华、香华、大香华、适意华、大适意华、爱见华、大爱见华、端严华、第一端严华。复散诸香，所谓沉水多伽楼香、栴檀郁金和合杂香、海岸聚香。复以天上宝幢、幡盖，诸天伎乐筝笛笙瑟箜篌鼓吹，供养于佛而说偈言：

“我今稽首大精进，无上正觉两足尊，

天人大众所不知，唯有瞿昙乃能了。

世尊往昔为我故，于无量劫修苦行，

如何一旦弃本誓，而便舍命欲涅槃。

一切众生不能见，诸佛世尊秘密藏，

以是因缘难得出，轮转生死坠恶道。

如佛所说阿罗汉，一切皆当至涅槃，

如是甚深佛行处，凡夫下愚谁能知？

施诸众生甘露法，为断除彼诸烦恼，

若有服此甘露已，不复受生老病死。

如来世尊已疗治，百千无量诸众生，

令其所有诸重病，一切消灭无遗余。

世尊久已舍病苦，故得名为第七佛，

唯愿今日雨法雨，润渍我等功德种。

是诸大众及人天，如是请已默然住。”

说是偈时，莲华台中一切诸佛，从阎浮提遍至净居，悉皆闻之。

尔时，佛告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，不为一切诸魔外道之所破坏。善男子，汝已安住，不为一切诸恶邪风之所倾动。善男子，汝已成就乐说辩才，已曾供养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，是故能问如来正觉如是之义。善男子，我于往昔无量无边亿那由他百千万劫，已除病根，永离倚卧。

“迦葉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号无上胜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为诸声闻说是大乘《大涅槃经》，开示分别显发其义。我于尔时，亦为彼佛而作声闻，受持如是大涅槃典，读诵通利，书写经卷，广为他人开示分别解说其义，以是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我从是来，未曾有恶烦恼业缘，堕于恶道，诽谤正法，作一阐提，受黄门身、无根、二根，反逆父母、杀阿罗汉、破塔坏僧、出佛身血犯四重禁。从是已来，身心安隐，无诸苦恼。迦葉，我今实无一切疾病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久已远离一切病故。迦葉，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，便谓如来真实有疾。

“迦葉，如言如来人中师子，而如来者实非师子，如是之言，即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人中大龙，而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是业。迦葉，如言如来是人是天，而我真实非人非天，亦非鬼、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非我、非命、非可养育、非人士夫，非作非不作，非受非不受，非世尊非声闻，非说非不说，如是等语，皆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犹如大海、须弥山王，而如来者实非碱味、同于石山，当知是语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如分陀利，而我实非分陀利也，如是之言，即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犹如父母，而如来者实非父母，如是之言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是大船师，而如来者实非船师，如是之言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犹如商主，而如来者实非商主，如是之言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能摧伏魔，而如来者实无恶心欲令他伏，如是之言，皆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言如来能治痈疮，而我实非治痈疮师，如是之言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迦葉，如我先说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业，舍命之时，虽有亲族取其尸骸，或以火烧，或投大水，或弃冢间，狐狼禽兽竞共食啖，然心意识即生善道，而是心法实无去来，亦无所至，直是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，如是之言，即是

如来秘密之教。

“迦葉，我今言病亦复如是，亦是如来秘密之教。是故顾命文殊师利：‘吾今背痛，汝等当为四众说法。’迦葉，如来正觉，实无有病右胁而卧，亦不毕竟入于涅槃。迦葉，是大涅槃，即是诸佛甚深禅定；如是禅定，非是声闻、缘觉行处。

“迦葉，汝先所问：‘如来何故倚卧不起，不索饮食、诫敕家属、修治产业？’迦葉，虚空之性，亦无坐起、求索饮食、敕诫家属、修治产业，亦无去来、生灭老壮、出没伤破、解脱系缚，亦不自说亦不说他，亦不自解亦不解他，非安非病。善男子，诸佛世尊亦复如是，犹如虚空，云何当有诸病苦耶？

“迦葉，世有三人，其病难治：一、谤大乘，二、五逆罪，三、一阐提。如是三病，世中极重，悉非声闻、缘觉之所能治。善男子，譬如有病必死难治，若有瞻病、随意、医药，若无瞻病、随意、医药，如是之病定不可治，当知是人必死不疑。善男子，是三种人亦复如是，若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或有说法，或不说法，不能令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“迦葉，譬如病人，若有瞻病、随意、医药，则可令差；若无此三，则不可差。声闻、缘觉亦复如是，从佛菩萨得闻法已，即便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非不闻法能发心也。

“迦葉，譬如病人，若有瞻病、随意、医药，若无瞻病、随意、医药，皆悉可差。有一种人亦复如是，或值声闻、不值声闻，或值缘觉、不值缘觉，或值菩萨、不值菩萨，或值如来、不值如来，或得闻法，或不闻法，自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谓有人，或为自身，或为他身，或为怖畏，或为利养，或为谀谄，或为诳他，书写如是《大涅槃经》，受持读诵，供养恭敬，为他说者。

“迦葉，有五种人，于是大乘大涅槃典，有病行处，非如来也。何等为五？

“一、断三结得须陀洹果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人天七返，永断诸苦，入于涅槃。迦葉，是名第一人有病行处。是人未来过八万劫，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迦葉，第二人者，断三结缚，薄贪恚痴，得斯陀含果，名一往来，永断诸苦，入于涅槃。迦葉，是名第二人有病行处。是人未来过六万劫，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迦葉，第三人者，断五下结，得阿那含果，更不来此，永断诸苦，入于涅槃。是名第三人有病行处。是人未来过四万劫，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迦葉，第四人者，永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得阿罗汉果，烦恼无余，入于涅槃，亦非麒麟独一之行。是名第四人有病行处。是人未来过二万劫，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迦葉，第五人者，永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得辟支佛道，烦恼无余，入于涅槃，真是麒麟独一之行。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。是人未来过十千劫，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迦葉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，非如来也。”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圣行品第十九之一

尔时，佛告迦葉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应当于是《大般涅槃经》专心思惟五种之行。何等为五？一者、圣行，二者、梵行，三者、天行，四者、婴儿行，五者、病行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常当修习是五种行。复有一行是如来行，所谓大乘《大涅槃经》。

“迦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所修圣行？菩萨摩诃萨若从声闻，若从如来，得闻如是《大涅槃经》，闻已生信，信已应作如是思惟：‘诸佛世尊有无上道，有大正法、大众正行，复有方等大乘经典。我今当为爱乐贪求大乘经故，舍离所爱妻子眷属、所居舍宅、金银珍宝、微妙璎珞、香华伎乐、奴仆给使、男女大小、象马车乘、牛羊鸡犬猪豕之属。’复作是念：‘居家逼迫犹如牢狱，一切烦恼由之而生。出家闲旷犹如虚空，一切善法因之增长。若在家居，不得尽寿净修梵行，我今应当剃除鬚发出家学道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定当出家修学无上正真菩提之道。’菩萨如是欲出家时，天魔波旬生大苦恼言：‘是菩萨复当与我兴大战诤。’善男子，如是菩萨云何当复与人战诤？是时菩萨即至僧坊，若见如来及佛弟子，威仪具足，诸根寂静，其心柔和清净寂灭，即至其所而求出家，剃除须发，服三法衣。既出家已，奉持禁戒，威仪不缺，进止安祥，无所触犯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，护戒之心犹如金刚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带持浮囊欲渡大海，尔时海中有一罗刹，即从此人乞索浮囊。其人闻已，即作是念：‘我今若与，必定没死。’答言：‘罗刹，汝宁杀我，浮囊叵得。’罗刹复言：‘汝若不能全与我者，见惠其半。’是人犹故不肯与之。罗刹复言：‘汝若不能惠我半者，幸愿与我三分之一。’是人不肯。罗刹复言：‘若不能者，施我手许。’是人不肯。罗刹复言：‘汝今若复不能与我如手许者，我今饥穷众苦所逼，愿当济我如微尘许。’是人复言：‘汝今所索诚复不多，然我今日方当渡海，不知前道近远如何。若与汝者，气当渐出，大海之难，何由得过脱能？中路没水而死！’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亦复如是，如彼渡人护惜浮囊。菩萨如是守护戒时，常有烦恼诸恶罗刹语菩萨言：‘汝当信我，终不相欺。但破四禁，护持余戒，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。’菩萨尔时应作是言：‘我今宁持如是禁戒堕阿鼻狱，终不毁犯而生天上。’烦恼罗刹复作是言：‘汝若不能破四禁者，可破僧残，以是因缘，令汝安隐，得入涅槃。’菩萨亦应不随其语。罗刹复言：‘卿若不能犯僧残者，亦可故犯偷兰遮罪，以是因缘，令汝安隐，得入涅槃。’菩萨尔时亦复不随。罗刹复言：‘卿若不能犯偷兰遮，可犯舍堕，以是因缘，可得安隐，入于涅槃。’菩萨尔时亦复不随。罗刹复言：‘卿若不能犯舍堕者，可破波夜提，以是因缘，令汝安隐，得入涅槃。’菩萨尔时亦复不随。罗刹复言：‘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，幸可毁破突吉罗戒，以是因缘，可得安隐，入于涅槃。’菩萨尔时心自念言：‘我今若犯突吉罗罪不发露者，则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。’菩萨摩诃萨于是微小诸戒律中，护持坚固，心如金刚。菩萨摩诃萨持四重禁及突吉罗，敬重坚固，等无差别。菩萨若能如是坚持，则为具足五支诸戒，所谓具足菩萨根本业清净戒、前后眷属余清净戒、非诸恶觉觉清净戒、护持正念念清净戒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。迦葉，是菩萨摩诃萨复有二种戒：一者、受世教戒，二者、得正法戒。菩萨若得正法戒者，终不为恶；受世戒者，白四羯磨然后乃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有二种戒：一者、性重戒，二者、息世讥嫌戒。性重戒者，谓四禁也。息世讥嫌戒者，不作贩卖轻秤小斗欺诳于人、因他形势取人财物、害心系缚、破坏成功、燃明而卧、田宅种植、家业坐肆，不畜象、马、车乘、牛、羊、驼驴、鸡、犬、猕猴、孔雀、鹦鹉、共命及拘枳罗，豺狼、虎、豹、猫狸、猪豕及余恶兽，童男、童女、大男、大女、奴婢、僮仆，金银、琉璃、玻瓈、真珠、砗磲、玛瑙、珊瑚、璧玉、珂贝诸宝，赤铜、白鑞、鈆石、盂器、氍毹毾㲪、拘执毡衣、一切谷米、大小麦豆、黍、粟、稻、麻、生熟食具；常受一食，不曾再食，若行乞食及僧中食，常知止足，不受别请；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五辛荤物悉不食之，是故其身无有臭秽，常为诸天、一切世人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趣足而食，终不长受；所受衣服，才足覆身，进止常与三衣钵具，终不舍离如鸟二翼；不畜根子、茎子、节子、接子、子子，不畜宝藏若金若银、饮食厨库、衣裳服饰；高广大床、象牙金床、杂色编织，悉不坐卧；不畜一切细软诸席，不坐一切象荐马荐，不以细软上妙衣服用敷床卧，其止息床不置二枕，亦不受畜妙好丹枕、安黄木枕；终不观视象斗、马斗、车斗、兵斗、若男若女牛羊鸡雉鹦鹉等斗，亦不故往观视军阵；亦不故听吹贝、鼓角、琴瑟箏笛、箜篌歌叫、伎乐之声，除供养佛；抟蒲围棋、波罗塞戏、师子象斗、弹棋六博、拍鞠掷石、投壶牵道、八道行成，一切戏笑悉不观作；终不瞻相手足面目，不以爪镜、芝草、杨枝、钵盂、髑髏而作卜筮，亦不仰观虚空星宿，除欲解睡；不作王家往返使命，以此语彼，以彼语此，终不谀谄邪命自活，

亦不宣说王臣、盗贼、斗诤、饮食、国土饥馑恐怖、丰乐安隐之事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息世讥嫌戒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坚持如是遮制之戒，与性重戒等无差别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诸禁戒已，作是愿言：‘宁以此身投于炽然猛火深坑，终不毁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所制禁戒，与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等女而行不净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热铁周匝缠身，终不敢以破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衣服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此口吞热铁丸，终不敢以毁戒之口而食信心檀越饮食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卧此身大热铁上，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床卧敷具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此身受三百鉾，终不敢以毁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医药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此身投热铁镬，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屋宅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铁椎打碎此身，从头至足令如微尘，不以破戒受诸刹利、婆罗门、居士恭敬礼拜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热铁挑其两目，不以染心视他好色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铁锥周遍刺身，不以染心听好音声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利刀割去其鼻，不以染心贪嗅诸香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利刀割裂其舌，不以染心贪著美味。’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：‘宁以利斧斩斫其身，不以染心贪著诸触。’何以故？以是因缘，能令行者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迦葉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。菩萨摩诃萨护持如是诸禁戒已，悉以施与一切众生，以是因缘，愿令众生护持禁戒，得清净戒、善戒、不缺戒、不析戒、大乘戒、不退戒、随顺戒、毕竟戒、具足成就波罗蜜戒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持如是清净戒时，即得住于初不动地。云何名为不动地耶？菩萨住是不动地中，不动不堕，不退不散。善男子，譬如须弥山，随蓝猛风不能令动堕落退散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，不为色声香味所动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不退声闻、辟支佛地，不为异见邪风所散而作邪命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又不动者，不为贪欲恚痴所动；又不堕者，不堕四重；又不退者，不退还家；又不散者，不为违逆大乘经者之所散坏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不为诸烦恼魔之所倾动，不为阴魔所堕，乃至坐于道场菩提树下，虽有天魔不能令其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复不为死魔所散。

“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习圣行。善男子，云何名为圣行？圣行者，佛及菩萨之所行故，故名圣行。以何等故名佛菩萨为圣人耶？如是等人有圣法故，常观诸法性空寂故，以是义故，故名圣人；有圣戒故，故名圣人；有圣定慧故，故名圣人；有七圣财

，所谓信、戒、惭、愧、多闻、智慧、舍离故，故名圣人；有七圣觉故，故名圣人。以是义故，复名圣行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圣行者，观察是身，从头至足，其中唯有发毛爪齿、不净垢秽、皮肉筋骨、脾肾心肺、肝胆肠胃、生熟二藏、大小便利、涕唾目泪、肪膏脑膜、骨髓脓血、脑骸诸脉。菩萨如是专念观时：‘谁有是我？我为属谁？住在何处？谁属于我？’复作是念：‘骨是我耶？离骨是耶？’菩萨尔时除去皮肉，唯观白骨，复作是念：‘骨色相异，所谓青黄白色、鸽色，如是骨相亦复非我。何以故？我者亦非青黄白色及以鸽色。’菩萨系心作是观时，即得断除一切色欲。

“复作是念：‘如是骨者从因缘生。依因足骨以拄踝骨，依因踝骨以拄蹲骨，依因蹲骨以拄膝骨，依因膝骨以拄髀骨，依因髀骨以拄臗骨，依因臗骨以拄腰骨，依因腰骨以拄脊骨，依因脊骨以拄肋骨；复因脊骨上拄项骨，依因项骨以拄颔骨，依因颔骨以拄牙齿，上有髑髅；复因项骨以拄肩骨，依因肩骨以拄臂骨，依因臂骨以拄腕骨，依因腕骨以拄掌骨，依因掌骨以拄指骨。’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时，身所有骨一切分离，得是观已即断三欲：一、形貌欲，二、姿态欲，三、细触欲。

“菩萨摩诃萨观青骨时，见此大地，东西南北、四维、上下悉皆青相。如青色观，黄白鸽色亦复如是。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，眉间即出青黄赤白鸽等色光。菩萨于是一一诸光明中见有佛像，见已即问：‘如此身者，不净因缘和合共成，云何而得坐起行住、屈伸俯仰、视瞬喘息、悲泣喜笑？此中无主，谁使之尔？’作是问已，光中诸佛忽然不现。复作是念：‘或识是我，故使诸佛不为我说。’复观此识，次第生灭犹如流水，亦复非我。复作是念：‘若识非我，出息入息或能是我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是出入息直是风性，而是风性乃是四大，四大之中，何者是我？地性非我，水火风性亦复非我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此身一切悉无有我，唯有心风，因缘和合，示现种种所作事业。譬如咒力幻术所作，亦如箜篌随意出声。是故此身如是不净，假众因缘和合共成，当于何处而生贪欲？若被骂辱，复于何处而生瞋恚？如我此身三十六物不净臭秽，何处当有受骂辱者？’若闻其骂，即便思惟：‘以何音声而见骂耶？一一音声不能见骂，若一不能，众多亦尔，以是义故，不应生瞋。’若他来打，亦应思惟：‘如是打者，从何而生？’复作是念：‘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。我今何缘横瞋于他？乃是我身自招此咎，以我受是五阴身故。譬如因的则有箭中，我身亦尔，有身有打。我若不忍，心则散乱；心若散乱，则失正念；若失正念，则不能观善不善义；若不能观善不善义，则行恶法；恶法因缘，则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’菩萨尔时作是观已，得四念处；得四念处已，则得住于堪忍地中

。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，则能堪忍贪欲恚痴，亦能堪忍寒热饥渴、蚊虻蚤虱、暴风恶触、种种疾疫、恶口骂詈、挝打楚挞，身心苦恼一切能忍，是故名为住堪忍地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未得住不动地净持戒时，颇有因缘得破戒不？”

“善男子，菩萨未得住不动地，有因缘故可得破戒。”

迦葉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何者是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有菩萨知以破戒因缘，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乘经典，又能令其读诵通利，书写经卷，广为他说，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如是故故得破戒。菩萨尔时应作是念：‘我宁一劫若减一劫，堕阿鼻地狱受此罪报，要令是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迦葉，以是因缘，菩萨摩诃萨得毁净戒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菩萨摄取护持如是之人，令不退转菩提之心，为是毁戒，若堕阿鼻地狱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佛赞文殊师利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。我念往昔，于阎浮提作大国王，名曰仙预，爱念敬重大乘经典，其心纯善，无有粗恶、嫉妒、悭吝，口常宣说爱语善语，身常摄护贫穷孤独，布施精进无有休废。时世无佛、声闻、缘觉。我于尔时爱乐大乘方等经典，十二年中事婆罗门供给所须。过十二年施安已讫，即作是言：‘师等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大王，菩提之性是无所有，大乘经典亦复如是。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于虚空？’善男子，我于尔时心重大乘，闻婆罗门诽谤方等，闻已即时断其命根。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从是已来不堕地狱。善男子，拥护摄持大乘经典，乃有如是无量势力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又有圣行，所谓四圣谛，苦、集、灭、道。迦葉，苦者逼迫相，集者能生长相，灭者寂灭相，道者大乘相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苦者现相，集者转相，灭者除相，道者能除相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苦者有三相：苦苦相、行苦相、坏苦相；集者，二十五有；灭者，灭二十五有；道者，修戒、定、慧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有漏法者有二种，有因有果；无漏法者亦有二种，有因有果。有漏果者，是则名苦；有漏因者，则名为集；无漏果者，则名为灭；无漏因者，则名为道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八相名苦，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阴苦；能生如是八苦法者，是名为集；无有如是八法之处，是名为灭；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三念处、大悲，是名为道。

“善男子，生者出相，所谓五种：一者、初出，二者、至终，三者、增长，四者、出胎，五者、种类生。

“何等为老？老有二种：一、念念老，二、终身老。复有二种：一、增长老，二、灭坏老。是名为老。

“云何为病？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，亦有二种：一者、身病，二者、心病。身病有五：一者、因水，二者、因风，三者、因热，四者、杂病，五者、客病。客病有四：一者、非分强作，二者、忘误堕落，三者、刀杖瓦石，四者、鬼魅所著。心病亦有四种：一者、踊跃，二者、恐怖，三者、忧愁，四者、愚痴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身心之病凡有三种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业报，二者、不得远离恶对，三者、时节代谢。生如是等因缘、名字、受分别病。因缘者，风等诸病；名字者，心闷肺胀、上气嗽逆、心惊下痢；受分别者，头痛、目痛、手足等痛。是名为病。

“何等为死？死者，舍所受身。舍所受身亦有二种：一、命尽死，二、外缘死。命尽死者亦有三种：一者、命尽非是福尽，二者、福尽非是命尽，三者、福命俱尽。外缘死者亦有三种：一者、非分自害死，二者、横为他死，三者、俱死。又有三种死：一、放逸死，二、破戒死，三、坏命根死。何等名为放逸死？若有诽谤大乘方等般若波罗蜜，是名放逸死。何等名为破戒死耶？毁犯去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，是名破戒死。何等名为坏命根死？舍五阴身，是名坏命根死。如是名曰死为大苦。

“何等名为爱别离苦？所爱之物破坏离散。所爱之物破坏离散亦有二种：一者、人中五阴坏，二者、天中五阴坏。如是人天所爱五阴分别校计有无量种，是名爱别离苦。

“何等名为怨憎会苦？所不爱者而共聚集。所不爱者而共聚集亦有三种：所谓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如是三趣分别校计有无量种，如是则名怨憎会苦。

“何等名为求不得苦？求不得苦亦有二种：一者、所希望处求不能得，二者、多用功力不得果报。如是则名求不得苦。

“何等名为五盛阴苦？五盛阴苦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，是故名为五盛阴苦。

“迦葉，生之根本，凡有如是七种之苦，老苦乃至五盛阴苦。迦葉，夫衰老者，非一切有。佛及诸天，一向定无。人中不定，或有或无。迦葉，三界受身，无不有生，老不必定，是故一切生为根本。迦葉，世间众生颠倒覆心，贪著生相，厌患老死；菩萨不尔，观于初生，已见过患。

“迦葉，如有女人入于他舍。是女端正颜貌美丽，以好璎珞庄严其身。主人见已，即便问言：‘汝字何等？系属于谁？’女人答言：‘我身即是功德大天。’主人问言：‘汝所至处，为何所作？’女天答言：‘我所至处，能与种种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瓈、真珠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、象马车乘、奴婢仆使。’主人闻已，心生欢喜踊跃无量：‘我今福德故令汝来至我舍宅。’即便烧香，散华供养，恭敬礼拜。复于门外更见一女，其形丑陋，衣裳弊坏，多诸垢腻，皮肤皴裂，其色艾白。见已问言：‘汝字何等？系属于谁？’女人答言：‘我字黑闇。’复问：‘何故名为黑闇？’女人答言：‘我所行处，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。’主人闻已，即持利刀，作如是言：‘汝若不去，当断汝命。’女人答言：‘汝甚愚痴，无有智慧。’主人问言：‘何故名我痴无智慧？’女人答言：‘汝家中者即是我姊，我常与姊进止共俱。汝若驱我，亦当驱姊。’主人还入问功德天：‘外有一女，云是汝妹，实为是不？’功德天言：‘实是我妹。我与此妹行住共俱，未曾相离。随所住处，我常作好，彼常作恶；我作利益，彼作衰损。若爱我者，亦应爱彼；若见恭敬，亦应敬彼。’主人即言：‘若有如是好恶事者，我皆不用，各随意去。’是时二女便共相将，还其所止。尔时，主人见其还去，心生欢喜，踊跃无量。是时，二女复共相随至一贫家。贫人见已，心生欢喜，即请之言：‘从今已往，愿汝二人常住我家。’功德天言：‘我等先已为他所驱，汝复何缘俱请我住。’贫人答言：‘汝今念我，我以汝故复当敬彼，是故俱请令住我家。’迦葉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愿生天，以生当有老病死故，是以俱弃曾无受心。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过患，是故贪受生死二法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婆罗门幼稚童子，为饥所逼，见人粪中有庵罗果即便取之。有智见已，呵责之言：‘汝婆罗门，种姓清净，何故取是粪中秽果？’童子闻已，赧然有愧，即答之言：‘我实不食，为欲洗净，还弃舍之。’智者语言：‘汝大愚痴，若还弃者，本不应取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此生分不受不舍，如彼智者呵责童子。凡夫之人欣生恶死，如彼童子取果还弃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有人四衢道头器盛满食，色香味具而欲卖之。有人远来，饥虚羸乏，见其饭食色香味具，即指问言：‘此是何物？’食主答言：‘此是上食，色香味具。若食此食，得色得力，能除饥渴，得见诸天；唯有一患，所谓命终。’是人闻已，即作是念：‘我今不用色、力、见天，亦不用死。’即作是言：‘食是食已若命终者，汝今何为于此卖之？’食主答言：‘有智之人终不肯买。唯有愚人，不知是事，多与我价，贪而食之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愿生天、得色、得力、见于诸天。何以故？以其不免诸苦恼故。凡夫愚痴，随有生处皆悉贪爱，以其不见老病死故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毒树根能杀人，枝干、茎节、皮叶、华实悉亦能杀。善男子，二十五有受生之处，所受五阴亦复如是，一切能杀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粪秽多少俱臭。善男子，生亦如是，设寿八万下至十岁，俱亦受苦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崄岸，上有草覆，于彼岸边多有甘露，若有食者，寿天千年，永除诸病，安隐快乐。凡夫愚人贪其味故，不知其下有大深坑，即前欲取，不觉脚跌堕坑而死；智者知已，舍离远去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尚不欲受天上妙食，况复人中？凡夫之人乃于地狱吞啖铁丸，况复人天上妙肴馔而能不食？

“迦葉，以如是譬及余无量无边譬喻，当知是生实为大苦。

“迦葉，是名菩萨住于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生苦。

“迦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于是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老苦？老者，能为嗽逆上气，能坏勇力、忆念进持、盛年快乐、憍慢贡高、安隐自恣，能作背偻、懈怠懒堕、为他所轻。

“迦葉，譬如池水，莲华满中，开敷鲜荣，甚可爱乐，值天降雹，悉皆破坏。善男子，老亦如是，悉能破坏盛壮好色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国王，有一智臣善知兵法，有敌国王拒逆不顺，王遣此臣往讨伐之，即便擒获将来诣王；老亦如是，擒获壮色，将付死王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折轴无所复用；老亦如是，无所复用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大富家，多有财宝、金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，有诸怨贼若入其家，即能劫夺悉令空尽。善男子，盛年好色亦复如是，常为老贼之所劫夺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贫人，贪著上膳细软衣裳，虽复希望而不能得。善男子，老亦如是，虽有贪心欲受富乐，五欲自恣而不能得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陆地龟，心常念水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既为衰老之所干枯，心常忆念壮时所受五欲之乐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犹如秋月所有莲华，皆为一切之所乐见，及其萎黄，人所恶贱。善男子，盛年壮色亦复如是，悉为一切之所爱乐，及其老至，众所恶贱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甘蔗，既被压已，滓无复味；壮年盛色亦复如是，既被老压，无三种味：一、出家味，二、读诵味，三、坐禅味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满月，夜多光明，昼则不尔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壮则端严形貌瑰玮，老则衰羸形神枯瘁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有王，常以正法治国理民，真实无曲，慈愍好施。时为敌国之所破坏，流离逃迸，远至他土。他土人民见而愍之，咸作是言：‘大王往日正法治国，不枉万姓，如何一旦流离至此？’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既为衰老所坏败已，常赞壮时所行事业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灯炷，唯赖膏油，膏油既尽，势不久停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唯赖壮膏，壮膏既尽，衰老之炷，何得久停？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枯河，不能利益人及非人、飞鸟走兽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为老所枯，不能利益一切作业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河岸临崄大树，若遇暴风必当颠坠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临老险岸，死风既至，势不得住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车轴折，不任重载。善男子，老亦如是，不能咨受一切善法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婴儿，为人所轻。善男子，老亦如是，常为一切之所轻毁。

“迦葉，以是等譬，及余无量无边譬喻，当知是老，实为大苦。

“迦葉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老苦。

“迦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病苦？所谓病者，能坏一切安隐乐事，譬如雹雨，伤坏谷苗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人有怨，心常忧愁而怀恐怖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常畏病苦心怀忧戚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有人形貌端正，为王夫人欲心所爱，遣信逼唤与共交通。时王捕得，即便使人挑其一目，截其一耳，断一手足。是人尔时形容改异，人所恶贱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先虽端严耳目具足，既为病苦所缠逼已，则为众人之所恶贱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芭蕉、竹苇及骡，有子则死。善男子，人亦如是，有病则死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转轮王，主兵大臣常在前导，王随后行；亦如鱼王、蚁王、蠡王、牛王、商主在前行时，如是诸众悉皆随从无舍离者。善男子，死转轮王亦复如是，常随病臣不相舍离。鱼、蚁、蠡、牛、商主、病王亦复如是，常为死众之所随逐。

“迦葉，病因缘者，所谓苦恼愁忧、悲叹、身心不安，或为怨贼之所逼害，破坏浮囊，拨撤桥梁，亦能劫夺正念根本，复能破坏盛壮好色力势安乐除舍惭愧，能为身心焦热炽然。以是等譬，及余无量无边譬喻，当知病苦是为大苦。

“迦葉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病苦。

“迦葉，云何菩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死苦？所谓死者，能烧灭故。

“迦葉，如火灾起，能烧一切，唯除二禅，力不至故。善男子，死火亦尔，能烧一切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，势不及故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水灾起，一切漂没，唯除三禅，力不至故。善男子，死水亦尔，漂没一切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风灾起，能吹一切悉令散灭，唯除四禅，力不至故。善男子，死风亦尔，悉能吹灭一切所有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第四禅，以何因缘，风不能吹，水不能漂，火不能烧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彼第四禅，内外过患，一切无故。善男子，初禅过患，内有觉观，外有火灾；二禅过患，内有欢喜，外有水灾；三禅过患，内有喘息，外有风灾。善男子，彼第四禅，内外过患，一切悉无，是故诸灾不能及之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安住大乘大般涅槃，内外过患一切皆尽，是故死王不能及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金翅鸟，能啖能消一切龙、鱼、金银等宝，唯除金刚不能令消。善男子，死金翅鸟亦复如是，能啖能消一切众生，唯不能消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河岸所有草木，大水瀑涨，悉随漂流入于大海，唯除杨柳，以其软故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悉皆随流入于死海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那罗延，悉能摧伏一切力士，唯除大风。何以故？以无碍故。善男子，死那罗延亦复如是，悉能摧伏一切众生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。何以故？以无碍故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有人，于怨憎中诈现亲善，常相追逐如影随形，伺求其便而欲杀之。彼怨谨慎，坚牢自备，故使是人不能得杀。善男子，死怨亦尔，常伺众生而欲杀之，唯不能杀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。何以故？以是菩萨不放逸故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卒降金刚瀑雨，悉坏药木、诸树山林、土沙瓦石、金银琉璃一切之物，唯不能坏金刚真宝。善男子，金刚死雨亦复如是，悉能破坏一切众生，唯除金刚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金翅鸟，能啖诸龙，唯不能啖受三归者。善男子，死金翅鸟亦复如是，能啖一切无量众生，唯除菩萨住三定者。何谓三定？空无相愿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如摩罗毒蛇，凡有所螫，虽有良咒、上妙好药，无如之何，唯阿竭多星咒能令除愈。善男子，死毒所螫亦复如是，一切医方无如之何，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咒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譬如有人，为王所瞋，其人若能以软善语，贡上财宝便可得脱。善男子，死王不尔，虽以软语、钱财、珍宝而贡上之，亦不得脱。

“善男子，夫死者，于险难处无有资粮，去处悬远而无伴侣，昼夜常行不知边际，深邃幽闇无有灯明，入无门户而有处所，虽无痛处不可疗治，往无遮止到不得脱，无所破坏见者愁毒，非是恶色而令人怖，敷在身边不可觉知。

“迦葉，以是等譬，及余无量无边譬喻，当知是死真为大苦。

“迦葉，是名菩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于死苦。

“迦葉，云何菩萨住于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爱别离苦？爱别离苦能为一切众苦根本，如说偈言：

“因爱生忧，因爱生怖。

若离于爱，何忧何怖？

“爱因缘故，则生忧苦；以忧苦故，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，所谓命终。善男子，以别离故能生种种微细诸苦，今当为汝分别显示。

“善男子，过去之世人寿无量，时世有王，名曰善住。其王尔时，为童子身、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万四千岁。时王顶上生一肉疱，其疱柔软如兜罗绵、细软劫贝，渐渐增长不以为患。足满十月，疱即开剖，生一童子，其形端正，奇异少双，色像分明，人中第一。父王欢喜，字曰顶生。时善住王即以国事委付顶生，弃舍宫殿、妻子、眷属，入山学道满八万四千岁。

“尔时，顶生于十五日，处在高楼沐浴受斋。即时东方有金轮宝，其轮千辐，毂辋具足，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。顶生大王即作是念：‘我昔曾闻五通仙说，若刹利王于十五日，处在高楼，沐浴受斋，若有金轮千辐不减，毂辋具足，不由工匠自然成就

而来应者，当知是王即当得作转轮圣帝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当试。’即以左手擎此轮宝，右执香炉，右膝著地而发誓言：‘是金轮宝若实不虚，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。’作是誓已，是金轮宝飞升虚空遍十方已，还来住在顶生左手。尔时，顶生心生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复作是言：‘我今定作转轮圣王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复有象宝，状貌端严，如白莲华，七支拄地。顶生见已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昔曾闻五通仙说，若转轮王于十五日，处在高楼，沐浴受斋，若有象宝，状貌端严，如白莲华，七支拄地而来应者，当知是王即是圣帝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当试。’即擎香炉，右膝著地而发誓言：‘是白象宝若实不虚，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。’作是誓已，是白象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，尽大海际，还住本处。尔时，顶生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复作是言：‘我今定是转轮圣王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次有马宝，其色绀艳，髦尾金色。顶生见已，复作是念：‘我昔曾闻五通仙说，若转轮王于十五日，处在高楼，沐浴受斋，若有马宝，其色绀艳，髦尾金色而来应者，当知是王即是圣帝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当试。’即执香炉，右膝著地而发誓言：‘是绀马宝若实不虚，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。’作是誓已，是绀马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，尽大海际，还住本处。尔时，顶生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复作是言：‘我今定是转轮圣王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复有女宝，形容端正，微妙第一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；身诸毛孔出旃檀香；口气香洁如青莲华；其目远视见一由旬，耳闻鼻嗅亦复如是；其舌广大出能覆面，形色细薄如赤铜叶；心识聪哲有大智慧，于诸众生常有软语。是女以手触王衣时，即知王身安乐病患，亦知王心所缘之处。尔时，顶生复作是念：‘若有女人能知王心，即是女宝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于王宫内，自然而有宝摩尼珠，纯青琉璃，大如车毂，能于闇中照一由旬。若天降雨，涕如车轴，是珠势力能作大盖覆一由旬，遮此大雨不令下过。尔时，顶生复作是念：‘若转轮王得是宝珠，必是圣帝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有主藏臣自然而出，多饶财宝，巨富无量，库藏盈溢无所乏少。报得眼根，力能彻见一切地中所有伏藏，随王所念皆能办之。尔时，顶生复欲试之，即共乘船入于大海，告藏臣言：‘我今欲得珍异之宝。’藏臣闻已，即以两手挠大海水，时十指头出十宝藏，以奉圣王而白王言：‘大王所须，随意用之，其余在者，当投大海。’尔时，顶生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复作念言：‘我今定是转轮圣王。’

“其后不久，有主兵臣自然而出，勇健猛略策谋第一，善知四兵，若任斗者则现圣王，若不任者退不令现，未摧伏者能令摧伏，已摧伏者力能守护。尔时，顶生复作是念：‘若转轮王得是兵宝，当知定是转轮圣王。’

“尔时，顶生转轮圣帝告诸大臣：‘汝等当知，此阎浮提，安隐丰乐。我今已有七宝成就，千子具足，更何所为？’诸臣答言：‘唯然，大王，东弗婆提犹未归德，王今应往。’尔时，圣王即与七宝一切营从，飞空而往东弗婆提。彼土人民欢喜归化。复告大臣：‘我阎浮提及弗婆提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悉来归化，七宝成就，千子具足，复何所为？’诸臣答言：‘唯然，大王，西瞿陀尼犹未归德。’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，飞空而往西瞿陀尼。王既至彼，彼土人民亦复归伏。复告大臣：‘我阎浮提及弗婆提，此瞿陀尼，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皆以归化，七宝成就，千子具足，复何所为？’诸臣答言：‘唯然，大王，北郁单越犹未归化。’尔时，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，飞空而往北郁单越。王既至彼，彼土人民欢喜归德。复告大臣：‘我四天下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咸已归德，七宝成就，千子具足，更何所为？’诸臣答言：‘唯然，圣王，三十三天，寿命极长，安隐快乐。彼天身形端严无比，所居宫殿床榻卧具悉是七宝，自恃天福未来归化，今应往讨，令其摧伏。’尔时，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，飞腾虚空上忉利天。见有一树，其色青绿。圣王见已，即问大臣：‘此是何色？’大臣答言：‘此是波利质多罗树。忉利诸天，夏三月日，常于其下娱乐受乐。’又见白色犹如白云，复问大臣：‘彼是何色？’大臣答言：‘是善法堂，忉利诸天常集其中，论人天事。’于是天主释提桓因，知顶生王已来在外，即出迎逆，见已执手，升善法堂分座而坐。彼时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，唯有视眴为别异耳。是时圣王即生念言：‘我今宁可退彼王位，即住其中为天王不？’

“善男子，尔时帝释受持读诵大乘经典，开示分别，为他演说，唯于深义未尽通达。以是读诵受持分别为他广说因缘力故，有大威德。善男子，是顶生王于此帝释生恶心已，即便堕落还阎浮提，与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，复遇恶病即便命终。尔时，帝释，迦葉佛是；转轮圣王，则我身是。善男子，当知如是爱别离者，极为大苦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尚忆过去如是等辈爱别离苦，何况菩萨住于大乘《大涅槃经》，而当不观现在之世爱别离苦？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修行大乘《大涅槃经》观怨憎会苦？善男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观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人中、天上，皆有如是怨憎会苦。譬如人观牢狱系闭枷锁杻械以为大苦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观于五道一切受生，悉是怨憎合会大苦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有人，常畏怨家枷锁杻械，舍离父母、妻子、眷属、珍宝、产业而远逃避。善

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怖畏生死，具足修行六波罗蜜入于涅槃。迦葉，是名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怨憎会苦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求不得苦？求者，一切尽求。尽求者有二种：一、求善法，二、求不善法。善法未得苦，恶法未离苦。是则略说五盛阴苦。

“迦葉，是名苦谛。

尔时，迦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五盛阴苦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如佛往昔告释摩男：‘若色苦者，一切众生不应求色。若有求者，则不名苦。’如佛告诸比丘：‘有三种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’如佛先为诸比丘说：‘若有人能修行善法，则得受乐。’又如佛说：‘于善道中，六触受乐，眼见好色是则为乐，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复如是。’如佛说偈：

“持戒则为乐，身不受众苦，

睡眠得安隐，寤则心欢喜。

若受衣食时，诵习而经行，

独处于山林，如是为最乐。

若能于众生，昼夜常修慈，

因是得常乐，以不恼他故。

少欲知足乐，多闻分别乐，

无著阿罗汉，亦名为受乐。

菩萨摩诃萨，毕竟到彼岸，

所作众事办，是名为最乐。

“世尊，如诸经中所说乐相其义如是，如佛今说，云何当与此义相应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善能咨问如来是义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，于下苦中横生乐想，是故我今所说苦相与本不异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如佛所说，于下苦中生乐想者，下生、下老、下病、下死、下爱别离、下求不得、下怨憎会、下五盛阴，如是等苦亦应有乐。世尊，下生者，所谓三恶趣；中生者，所谓人中；上生者，所谓天上。若复有人作如是问：‘若于下乐生于苦想，于中乐中生无苦乐想，于上乐中生于乐想。’当云何答？世尊，若下苦中生乐想者，未见有人，当受千罚，初一下时，已生乐想。若不生者，云何说言于下苦中而生乐想

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以是义故，无有乐想。何以故？犹如彼人当受千罚，受一下已，即得脱者，是人尔时便生乐想。是故当知，于无乐中，妄生乐想。”

迦葉言：“世尊，彼人不以一下生于乐想，以得脱故而生乐想。”

“迦葉，是故我昔为释摩男说五阴中乐，实不虚也。迦葉，有三受、三苦。三受者，所谓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三苦者，所谓苦苦、行苦、坏苦。善男子，苦受者名为三苦，所谓苦苦、行苦、坏苦；余二受者，所谓行苦、坏苦。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生死之中，实有乐受。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，是故说言一切皆苦。善男子，生死之中实无有乐，但诸佛菩萨随顺世间说言有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佛菩萨若随俗说，是虚妄否？如佛所说：‘修行善者，则受乐报；持戒安乐，身不受苦；乃至众事已办，是为最乐。’如是等经所说乐受，是虚妄否？若是虚妄，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修菩提道已离妄语。今作是说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如上所说诸受乐偈，即是菩提道之根本，亦能长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是义故，先于经中说是乐相。善男子，譬如世间所须资生，能为乐因，故名为乐。所谓女色、耽湎饮酒、上馔甘味、渴时得水、寒时遇火、衣服、璎珞、象马车乘、奴婢僮仆、金银琉璃、珊瑚、真珠、仓库谷米，如是等物世间所须，能为乐因，是名为乐。善男子，如是等物亦能生苦。因于女人生男子苦，忧愁悲泣乃至断命。因酒甘味乃至仓谷，亦能令人生大忧恼。以是义故，一切皆苦，无有乐相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是八苦，解苦无苦。善男子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等不知乐因，为如是人于下苦中说有乐相。唯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，乃能知是苦因、乐因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 圣行品第十九之二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集谛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观此集谛是阴因缘。所谓集者，还爱于有。爱有二种：一、爱己身，二、爱所须。复有二种：未得五欲，系心专求；既求得已，堪忍专著。复有三种：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复有三种：业因缘爱、烦恼因缘爱、苦因缘爱。出家之人有四种爱。何等为四？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复有五种？贪著五阴。随诸所须一切爱著，分别校计无量无边。善男子，爱有二种：一者、善爱，二、不善爱。不善爱者，凡愚之求；善法爱者，诸菩萨求。善法爱者，复有二种，不善与善。求二乘者，名为不善；求大乘者，是名为善。善男子

，凡夫爱者，名之为集，不名为谛。菩萨爱者，名之实谛，不名为集。何以故？为度众生所以受生，不以爱故而受生也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世尊于余经中，为诸众生说业为因缘，或说憍慢，或说六触，或说无明，为五盛阴而作因缘。今以何义，说四圣谛，独以爱性为五阴因？”

佛赞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汝所说。诸因缘者非为非因，但是五阴要因于爱。善男子，譬如大王若出游巡，大臣眷属悉皆随从；爱亦如是，随爱行处，是诸结等亦复随行。譬如腻衣，随有尘著，著则随住；爱亦如是，随所爱处，业结亦住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湿地，则能生芽；爱亦如是，能生一切业烦恼芽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观此爱，凡有九种：一、如债有余，二、如罗刹女妇，三、如妙华茎有毒蛇缠之，四、如恶食性所不便而强食之，五、如淫女，六、如摩楼迦子，七、如疮中瘕肉，八、如暴风，九、如彗星。

“云何名为如债有余？善男子，譬如穷人负他钱财，虽偿欲毕，余未毕故，犹系在狱而不得脱；声闻、缘觉亦复如是，以有爱习之余气故，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是名如债有余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罗刹女妇？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得罗刹女，纳以为妇。是罗刹女，随所生子，生已便食；食子既尽，复食其夫。善男子，爱罗刹女亦复如是，随诸众生生善根子，随生随食；善子既尽，复食众生，令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罗刹女妇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妙华茎毒蛇缠之？譬如有人性爱好华，不见华茎毒蛇过患，即便前捉，捉已蛇螫，螫已命终；一切凡夫亦复如是，贪五欲华，不见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，即为爱蛇之所毒螫，命终即堕三恶道中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妙华茎毒蛇缠之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所不便食而强食之？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强食之，食已腹痛，患下而死；爱食如是，五道众生强食贪著，以是因缘，堕三恶道，唯除菩萨。是名所不便食而强食之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淫女？譬如愚人与淫女通，而彼淫女巧作种种谄媚现亲，悉夺是人所有钱财，钱财既尽，便复驱逐；爱之淫女亦复如是，愚人无智与之交通，而是爱女夺其所有一切善法，善法既尽，驱逐令堕三恶道中，唯除菩萨。是名淫女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摩楼迦子？譬如摩楼迦子，若鸟食已随粪堕地，或因风吹来在树下，即便生长，缠绕束缚尼拘罗树，令不增长，遂至枯死；爱摩楼迦子亦复如是，缠缚

凡夫所有善法，不令增长，遂至枯灭，既枯灭已，命终之后堕三恶道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摩楼迦子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疮中瘜肉？如人久疮，中生瘜肉，其人要当勤心疗治莫生舍心。若生舍心，瘜肉增长，虫疽复生，以是因缘即便命终。凡夫愚人五阴疮痍亦复如是，爱于其中而为瘜肉，应当勤心治爱瘜肉。若不治者，命终即堕三恶道中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疮中瘜肉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暴风？譬如暴风，能偃山夷岳，拔于深根；爱欲暴风亦复如是，于父母所而生恶心，能拔大智舍利弗等无上深固菩提根本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暴风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如彗星？譬如彗星出现天下，一切人民饥馑病瘦婴诸苦恼；爱之彗星亦复如是，能断一切善根种子，令凡夫人孤穷饥馑，生烦恼病，流转生死受种种苦，唯除菩萨。是名如彗星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，观察爱结如是九种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诸凡夫人有苦无谛；声闻、缘觉有苦有苦谛而无真实；诸菩萨等解苦无苦，是故无苦而有真谛。诸凡夫人有集无谛；声闻、缘觉有集有集谛；诸菩萨等解集无集，是故无集而有真谛。声闻、缘觉有灭非真，菩萨摩诃萨有灭有真谛。声闻、缘觉有道非真，菩萨摩诃萨有道有真谛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见灭、见灭谛？所谓断除一切烦恼。若烦恼断则名为常，灭烦恼火则名寂灭，烦恼灭故则得受乐。诸佛菩萨求因缘故，故名为净；更不复受二十五有，故名出世；以出世故，故名为我常；于色声香味触等、若男若女、若生住灭、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取相貌故名毕竟寂灭真谛。善男子，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灭圣谛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？善男子，譬如闇中，因灯得见粗细之物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于大乘大般涅槃，因八圣道见一切法，所谓常无常、有为无为、有众生非众生、物非物、苦乐、我无我、净不净、烦恼非烦恼、业非业、实不实、乘非乘、知无知、陀罗骠非陀罗骠、求那非求那、见非见、色非色、道非道、解非解。善男子，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八圣道是道圣谛，义不相应。何以故？如来或说：‘信心为道，能度诸漏。’或时说道，不放逸是：‘诸佛世尊不放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是菩萨助道之法。’或时说言：‘精进是道。’如告阿难：‘若有人能勤修精进，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或时说言‘观身念处，若有系心精勤修习是身

念处，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或时说言：‘正定为道。’如告大德摩诃迦葉：‘夫正定者真实是道，非不正定而是道也。若入正定，乃能思惟五阴生灭，非不入定能思惟也。’或说一法，若人修习能净众生，灭除一切忧愁苦恼逮得正法，所谓念佛三昧。或复说言：‘修无常想，是名为道。’如告比丘：‘有能多修无常想者，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或说：‘空寂阿兰若处，独坐思惟，能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或时说言：‘为人演法，是名为道。若闻法已，疑网即断；疑网断已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或时说言：‘持戒是道。’如告阿难：‘若有精勤修持禁戒，是人则度生死大苦。’或时说言：‘亲近善友，是名为道。’如告阿难：‘若有亲近善知识者，则安净戒。若有众生能亲近我，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或时说言：‘修慈是道。修学慈者，断诸烦恼，得不动处。’或时说言：‘智慧是道。’如佛昔为波阇波提比丘尼说：‘姊妹，如诸声闻以智慧刀能断诸流、诸漏烦恼。’或时如来说施是道，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：‘大王当知，我于往昔多行惠施，以是因缘，今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世尊，若八圣道是道谛者，如是等经岂非虚妄？若彼诸经非虚妄者，彼中何缘不说八道为道圣谛？若彼不说，如来往昔何故错谬？然我定知诸佛如来久离错谬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今欲知菩萨大乘微妙经典所有秘密，故作是问。善男子，如是诸经悉入道谛。善男子，如我先说，若有信道，如是信道是信根本，是能佐助菩提之道，是故我说无有错谬。善男子，如来善知无量方便，欲化众生故作如是种种说法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良医识诸众生种种病源，随其所患而为合药。并药所禁，唯水一种不在禁例，或服姜水、或甘草水、或细辛水、或黑石蜜水、或阿摩勒水、或尼婆罗水、或钵昼罗水、或服冷水、或服热水、或蒲萄水、或安石榴水。善男子，如是良医善知众生所患种种，药虽多禁，水不在例。如来亦尔，善知方便，于一法相，随诸众生分别广说种种名相。彼诸众生随所说受，受已修习除断烦恼，如彼病人随良医教所患得除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如有一人，善解众语，在大众中。是诸大众，热渴所逼，咸发声言：‘我欲饮水！我欲饮水！’是人即时以清冷水随其种类说言是水，或言波尼，或言郁特，或言纱利蓝，或言婆利，或言婆耶，或言甘露，或言牛乳，以如是等无量水名为大众说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以一圣道为诸声闻种种演说，从信根等至八圣道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金师，以一种金随意造作种种璎珞，所谓钳、锁、环、钏、钗、铛、天冠、臂印，虽有如是差别不同，然不离金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以一佛道，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，或说一种，所谓诸佛一道无二。复说二种，所谓定、慧。

复说三种，谓见、慧、智。复说四种，所谓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、佛道。复说五种，所谓信行道、法行道、信解脱道、见到道、身证道。复说六种，所谓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、佛道。复说七种，所谓念觉分、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除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。复说八种，所谓正见、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复说九种，所谓八圣道及信。复说十种，所谓十力。复说十一种，所谓十力、大慈。复说十二种，所谓十力、大慈、大悲。复说十三种，所谓十力、大慈、大悲、念佛三昧。复说十六种，所谓十力、大慈、大悲、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处。复说二十道，所谓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大慈、大悲、念佛三昧、三正念处。善男子，是道一体，如来昔日为众生故种种分别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一火，因所燃故得种种名，所谓木火、草火、糠火、粪火、牛马粪火。善男子，佛道亦尔，一而无二，为众生故种种分别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一识，分别说六，若至于眼则名眼识，乃至意识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道亦如是，一而无二，如来为化诸众生故种种分别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一色眼所见者则名为色，耳所闻者则名为声，鼻所嗅者则名为香，舌所尝者则名为味，身所觉者则名为触。善男子，道亦如是，一而无二，如来为欲化众生故种种分别。

“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以八圣道分名道圣谛。善男子，是四圣谛，诸佛世尊次第说之，以是因缘，无量众生得度生死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昔佛一时在恒河岸尸首林中，尔时如来取小树叶告诸比丘：‘我今手中所捉叶多，一切因地草木叶多？’诸比丘言：‘世尊，一切因地草木叶多，不可称计，如来所捉少不足言。’‘诸比丘，我所觉了一切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；为诸众生所宣说者，如手中叶。’世尊尔时说如是言。如来所了无量诸法，若入四谛则为已说，若不入者应有五谛。”

佛赞迦葉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今所问，则能利益安隐快乐无量众生。善男子，如是诸法，悉已摄在四圣谛中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如是等法若在四谛，如来何故唱言不说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虽复入中犹不名说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知四圣谛有二种智：一者、中，二者、上。中者，声闻、缘觉智；上者，诸佛、菩萨智。

“善男子，知诸阴苦名为中智；分别诸阴有无量相悉是诸苦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竟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诸入者，名之为门，亦名为苦，是名中智；分别诸入有无量相悉是诸苦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诸界者，名之为分，亦名为性，亦名为苦，是名中智；分别诸界有无量相悉是诸苦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色坏相，是名中智；分别诸色有无量相悉是诸苦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受觉相，是名中智；分别诸受有无量觉相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想取相，是名中智；分别是想有无量取相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行作相，是名中智；分别是行无量作相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识分别相，是名中智；分别是识无量知相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爱因缘能生五阴，是名中智；一人起爱无量无边，声闻、缘觉所不能知，能知一切众生所起如是等爱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灭烦恼，是名中智；分别烦恼不可称计，灭亦如是不可称计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是道相，能离烦恼，是名中智；分别道相无量无边，所离烦恼亦无量无边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知世谛者，是名中智；分别世谛无量无边不可称计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一切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灭，是第一义，是名中智；知第一义无量无边不可称计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是名上智。如是等义，我于彼经亦不说之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世谛、第一义谛，其义云何？世尊，第一义中有世谛不？世谛之中有第一义不？如其有者，即是一谛；如其无者，将非如来虚妄说耶？”

“善男子，世谛者，即第一义谛。”

“世尊，若尔者，则无二谛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。善男子，若随言说则有二种：一者、世法，二者、出世法。善男子，如出世人之所知者，名第一义谛；世人知者，名为世谛。善男子，五阴和合称言某甲，凡夫众生随其所称，是名世谛；解阴无有某甲名字，离阴亦无某甲名字，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，名第一义谛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或复有法有名有实，或复有法有名无实。善男子，有名无实者，即是世谛；有名有实者，是第一义谛。善男子，如我、众生、寿命、知见、养育、丈夫、作者、受者，热时之炎、乾闼婆城、龟毛、兔角、旋火之轮，诸阴、界、入，是名世谛；苦集灭道，名第一义谛。

“善男子，世法有五种：一者、名世，二者、句世，三者、缚世，四者、法世，五者、执著世。善男子，云何名世？男女、瓶、衣、车乘、屋舍，如是等物是名名世。云何句世？四句一偈，如是等偈，是名句世。云何缚世？卷合系结，束缚合掌，是名缚世。云何法世？如鸣椎集，僧严鼓诫兵，吹贝知时，是名法世。云何执著世？如望远人有染衣者，生想执著，言是沙门非婆罗门；见有结绳横佩身上，便生念言：‘是婆罗门，非沙门也。’是名执著世。善男子，如是名为五种世法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于如是等五种世法，心无颠倒如实而知，是名第一义谛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烧、若割、若死、若坏，是名世谛；无烧、无割、无死、无坏，是名第一义谛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有八苦相名为世谛；无生、无老、无病、无死、无爱别离、无怨憎会、无求不得、无五盛阴，是名第一义谛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一人，多有所能，若其走时则名走者，若收刈时复名刈者，或作饮食名作食者，若治材木则名工匠，锻金银时言金银师。如是一人有多名字，法亦如是，其实是一，而有多名。依因父母和合而生，名为世谛；十二因缘和合生者，名第一义谛。”

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实谛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言实谛者名曰真法。善男子，若法非真不名实谛。善男子，实谛者无颠倒，无颠倒者乃名实谛。善男子，实谛者无有虚妄，若有虚妄不名实谛。善男子，实谛者名曰大乘，非大乘者不名实谛。善男子，实谛者是佛所说，非魔所说。若是魔说，非佛说者，不名实谛。善男子，实谛者，一道清净，无有二也。善男子，有常、有乐、有我、有净，是则名为实谛之义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以真实为实谛者，真实之法即是如来、虚空、佛性。若如是者，如来、虚空及与佛性无有差别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有苦有谛有实，有集有谛有实，有灭有谛有实，有道有谛有实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非苦非谛是实，虚空非苦非谛是实，佛性非苦非谛是实。文殊师利，所言苦者，为无常相，是可断相，是为实谛。如来之性，非苦、非无常、非可断相，是故为实。虚空、佛性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所言集者，能令五阴和合而生，亦名为苦，亦名无常，是可断相，是为实谛。善男子，如来非是集性，非是阴因，非可断相，是故为实。虚空、佛性亦复如是。

“善男子，所言灭者，名烦恼灭，亦常无常。二乘所得，名曰无常；诸佛所得，是则名常，亦名证法，是为实谛。善男子，如来之性不名为灭，能灭烦恼，非常无常，不名证知，常住无变，是故为实。虚空、佛性亦复如是。

“善男子，道者，能断烦恼，亦常无常，是可修法，是名实谛。如来非道，能断烦恼，非常无常，非可修法，常住不变，是故为实。虚空、佛性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真实者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真实；真实者即是虚空，虚空者即是真实；真实者即是佛性，佛性者即是真实。

“文殊师利，有苦、有苦因、有苦尽、有苦对。如来非苦乃至非对，是故为实，不名为谛。虚空、佛性亦复如是。苦者有为、有漏、无乐；如来非有为、非有漏、湛然安乐，是实非谛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不颠倒者名为实谛。若尔者，四谛之中有四倒不？如其有者，云何说言无有颠倒名为实谛？一切颠倒不名为实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一切颠倒皆入苦谛。如诸众生有颠倒心，名为颠倒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长教敕，虽受不能随顺修行，如是人等名为颠倒。如是颠倒非不是苦，即是苦也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，不虚妄者即是实谛。若尔者，当知虚妄则非实谛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一切虚妄皆入苦谛。如有众生欺诳于他，以是因缘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如是等法名为虚妄，如是虚妄非不是苦，即是苦也。声闻、缘觉、诸佛、世尊，远离不行，故名虚妄。如是虚妄，诸佛、二乘所断除故，故名实谛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，大乘是实谛者，当知声闻、辟支佛乘则为不实。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彼二乘者亦实不实。声闻、缘觉断诸烦恼则名为实，无常不住是变易法名为不实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，若佛所说名为实者，当知魔说则为不实。世尊，如魔所说，圣谛摄不？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魔所说者二谛所摄，所谓苦、集。凡是一切非法非律，不能令人而得利益，终日宣说亦无有人见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，是名虚妄。如是虚妄，名为魔说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：‘一道清净无有二者。’诸外道等亦复说言：‘我有一道清净无二。’若言一道是实谛者，与彼外道有何差别？若无差别，不应说言一道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诸外道等有苦集谛，无灭道谛。于非灭中而生灭想，于非道中而生道想，于非果中而生果想，于非因中而生因想。以是义故，彼无一道清净无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，有常、有我、有乐、有净是实义者，诸外道等应有实谛，佛法中无。何以故？

“诸外道辈亦复说言诸行是常。云何是常？可意、不可意诸业报等受不失故。可意者名十善报，不可意者十不善报。若言诸行悉皆无常，而作业者于此已灭，谁复于彼受果报乎？以是义故，诸行是常。杀生因缘，故名为常。世尊，若言诸行悉无常者，能杀、可杀二俱无常。若无常者，谁于地狱而受罪报？若言定有地狱受报者，当知诸行实非无常。世尊，系心专念亦名为常，所谓十年所念，乃至百年亦不忘失，是故为常。若无常者，本所见事谁忆谁念？以是因缘，一切诸行非无常也。世尊，一切忆想亦名为常，有人先见他人手足头项等相，后时若见便还识之。若无常者，本相应灭。世尊，诸所作业以久修习，若从初学，或经三年，或经五年，然后善知故名为常。世尊，算数之法，从一至二、从二至三乃至百千。若无常者，初一应灭，初一若灭，谁复至二？如是常一，终无有二，以一不灭故得至二乃至百千，是故为常。世尊，如读诵法，诵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，如其无常，所可读诵终不至四，以是读诵增长因缘，故名为常。世尊，瓶衣车乘，如人负债，大地形相，山河树林，药木草叶，众生治病，皆悉是常亦复如是。世尊，一切外道皆作是说：‘诸行是常。’若是常者，即是实谛。

“世尊，有诸外道复言有乐。云何知耶？受者定得可意报故。世尊，凡受乐者必定得之，所谓大梵天王、大自在天、释提桓因、毗纽天及诸人天，以是义故，名定有乐。世尊，有诸外道复言有乐，能令众生生求望故，饥者求食，渴者求饮，寒者求温，热者求凉，极者求息，病者求差，欲者求色。若无乐者，彼何缘求？以有求者故知有乐。世尊，有诸外道复作是言：‘施能得乐。世间之人，好施沙门、诸婆罗门、贫穷困苦，衣

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象马车乘、末香涂香、众华屋宅、依止灯明，作如是等种种惠施，为我后世受可意报。是故当知决定有乐。’世尊，有诸外道复作是言：‘以因缘故当知有乐。所谓受乐者，有因缘故名为乐触。若无乐者，何得因缘？如无兔角，则无因缘。有乐因缘，则知有乐。’世尊，有诸外道复作是言：‘上中下故当知有乐。下受乐者，释提桓因；中受乐者，大梵天王；上受乐者，大自在天。以有如是上中下故，当知有乐。’

“世尊，有诸外道复言有净。何以故？若无净者不应起欲，若起欲者当知有净。又复说言：‘金、银、珍宝、琉璃、玻瓈、砗磲、玛瑙、珊瑚、真珠、璧玉、珂贝，流泉、浴池、饮食、衣服，华香、末香、涂香、灯烛之明，如是等物悉是净法。复次有净，谓五阴者，即是净器，盛诸净物，所谓人、天、诸仙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诸佛。以是义故，名之为净。’

“世尊，有诸外道复言有我，有所睹见能造作故。譬如有人入陶师家，虽复不见陶师之身，以见轮绳，定知其家必是陶师；我亦如是，眼见色已，必知有我。若无我者，谁能见色？闻声乃至触法亦复如是。复次有我，云何得知？因相故知。何等为相？喘息、视眴、寿命、役心，受诸苦乐，贪求瞋恚，如是等法悉是我相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能别味故。有人食果，见已知味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云何知耶？执作业故。执镰能刈，执斧能斫，执瓶盛水，执车能御，如是等事，我执能作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云何知耶？即于生时欲得乳哺，乘宿习故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云何知耶？和合利益他众生故。譬如瓶衣、车乘、田宅、山林树木、象马牛羊，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则有利益；此内五阴亦复如是，眼等诸根有和合故则利益我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云何知耶？有遮法故。如有物故则有遮碍，物若无者则无有遮。若有遮者则知有我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复次有我，云何知耶？伴非伴故。亲与非亲非是伴侣，正法邪法亦非伴侣，智与非智亦非伴侣，沙门非沙门、婆罗门非婆罗门、子非子、昼非昼、夜非夜、我非我，如是等法为伴非伴，是故当知必定有我。

“世尊，诸外道等种种说有常乐我净，当知定有常乐我净。世尊，以是义故，诸外道等亦得说言：‘我有真谛。’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若有沙门、婆罗门有常、有乐、有净、有我者，是非沙门、非婆罗门。何以故？迷于生死，离一切智大导师故。如是沙门、婆罗门等沉没诸欲，善法羸损故。是诸外道系在贪欲、瞋恚、痴狱，堪忍爱乐故。是诸外道虽知业果自作自受，而犹不能远离恶法。是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。何以故？无智慧火不能消故。是诸外道虽欲贪著上妙五欲，贫于善法不勤修故。是诸外道虽欲往至正解脱中，而持戒足不成就

故。是诸外道虽欲求乐，而不能求乐因缘故。是诸外道虽复憎恶一切诸苦，然其所行未能远离诸苦因缘。是诸外道虽为四大毒蛇所缠，犹行放逸，不能谨慎。是诸外道无明所覆，远离善友，乐在三界无常炽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。是诸外道遇诸烦恼难愈之病，而复不求大智良医。是诸外道方于未来当涉无边险远之路，而不知以善法资粮而自庄严。是诸外道常为淫欲灾毒所害，而反抱持五欲霜毒。是诸外道瞋恚炽盛，而复反更亲近恶友。是诸外道常为无明之所覆蔽，而反推求邪恶之法。是诸外道常为邪见之所诳惑，而反于中生亲善想。是诸外道希食甘果而种苦子。是诸外道已处烦恼闇室之中，而反远离大智炬明。是诸外道患烦恼渴，而复反饮诸欲碱水。是诸外道漂没生死无边大河，而复远离无上船师。是诸外道迷惑颠倒言诸行常，诸行若常，无有是处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圣行品第十九之三

“善男子，我观诸行悉皆无常。云何知耶？以因缘故。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。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缘生。

“善男子，佛性无生无灭、无去无来，非过去、非未来、非现在，非因所作非无因作，非作非作者，非相非无相，非有名非无名，非名非色，非长非短，非阴、界、入之所摄持，是故名常。善男子，佛性即是如来，如来即是法，法即是常。善男子，常者即是如来，如来即是僧，僧即是常。以是义故，从因生法不名为常。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因生。

“善男子，是诸外道不见佛性、如来及法，是故外道所可言说悉是妄语，无有真谛。诸凡夫人先见瓶衣、车乘、舍宅城郭、河水山林、男女、象马牛羊，后见相似便言是常，当知其实非是常也。善男子，一切有为皆是无常，虚空无为是故为常，佛性无为是故为常。虚空者即是佛性，佛性者即是如来，如来者即是无为，无为者即是常，常者即是法，法者即是僧，僧即无为，无为者即是常。

“善男子，有为之法凡有二种：色法、非色法。非色法者，心、心数法；色法者，地水火风。善男子，心名无常。何以故？性是攀缘，相应分别故。善男子，眼识性异乃至意识性异，是故无常。善男子，色境界异乃至法境界异，是故无常。善男子，眼识相应异乃至意识相应异，是故无常。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眼识应独缘一切法。善男子，若眼识异乃至意识异，则知无常。以法相似念念生灭，凡夫见已计之为常。善男子，诸因缘相可破坏故亦名无常，所谓因眼、因色、因明、因思惟生于眼识，耳识生时所因各异，非眼识因缘，乃至意识异亦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坏诸行因缘异故，心名无常，所谓修无常心异，修苦、空、无我心异。心若常者，应常修无常，尚不得观苦、空、无我，况复得观常乐我净？以是义故，外道法中不能摄取常乐我净。善男子，当知心法必定无常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心性异故名为无常，所谓声闻心性异、缘觉心性异、诸佛心性异。一切外道心有三种：一者、出家心，二者、在家心，三者、在家远离心。乐相应心异，苦相应心异，不苦不乐相应心异，贪欲相应心异，瞋恚相应心异，愚痴相应心异，一切外道心相亦异，所谓愚痴相应心异，疑惑相应心异，邪见相应心异，进止威仪其心亦异。

“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亦复不能分别诸色，所谓青黄赤白紫色。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诸忆念法不应忘失。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凡所读诵不应增长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不应说言已作、今作、当作。若有已作、今作、当作，当知是心必定无常。善男子，心若常者，则无怨亲非怨非亲；心若常者，则不应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；心若常者，虽有所作不应增长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当知心性各各别异，有别异故，当知无常。

“善男子，我今于此非色法中演说无常，其义已显，复当为汝说色无常。是色无常，本无有生，生已灭故；内身处胎歌罗逻时，本无有生，生已变故；外诸芽茎，本亦无生，生已变故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色法悉皆无常。

“善男子，所有内色随时而变，歌罗逻时异，安浮陀时异，伽那时异，闭手时异，诸疱时异，初生时异，婴孩时异，童子时异，乃至老时各各变异；所有外色亦复如是，芽异、茎异、枝异、叶异、华异、果异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内味亦异，歌罗逻时乃至老时各各变异；外味亦尔，芽茎枝叶华果味异。歌罗逻时力异，乃至老时力异；歌罗逻时状貌异，乃至老时状貌亦异；歌罗逻时果报异，乃至老时果报亦异；歌罗逻时名字异，乃至老时名字亦异。所谓内色坏已还合故知无常；外诸树木亦坏已还合故知无常；次第渐生故知无常；次第生歌罗逻时乃至老时，次第生芽乃至果子故知无常；诸色可灭故知无常；歌罗逻灭时异，乃至老灭时异，芽灭时异，乃至果灭时异，故知无常。凡夫无知，见相似生计以为常。以是义故，名曰无常。若无常即是苦，若苦即是不净。善男子，我因迦葉先问是事，于彼已答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诸行无我。善男子，总一切法，谓色、非色。色非我也。何以故？可破、可坏、可裂、可折、生增长故。我者，不可破、坏、裂、折、生长，以是义故，知色非我。非色之法亦复非我。何以故？因缘生故。

“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专念故知有我者，专念之性实非我也。若以专念为我性者，过去之事则有忘失，有忘失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忆想故知有我者，无忆想故定知无我。如说见人手有六指，即便问言：‘我先何处共相见耶？’若有我者不应复问，以相问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。善男子，以有遮故定知无我。如言调达终不发言非调达也，我亦如是。若定是我，终不遮我，以遮我故，定知无我。若以遮故知有我者，汝今不遮，定应无我。

“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，以无伴故应无有我。有法无伴，所谓如来、虚空、佛性，我亦如是，实无有伴。以是义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，无我法中亦有我名。如贫贱人名字富贵；如言我死，若我死者，我则杀我，而我实不可杀，假名杀我；亦如短人名为长者。以是义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。善男子，若有我者，一切婴儿不应执持粪秽、火、蛇、毒药。以是义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于三法中悉有等智，所谓淫欲、饮食、恐怖，是故无我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。善男子，相故无我，无相故亦无我。若人睡时，不能进止、俯仰、视眴，不觉苦乐，不应有我。若以进止、俯仰、视眴知有我者，机关木人亦应有我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不进不止、不俯不仰、不视不眴、不苦不乐、不贪不恚、不痴不行，如来如是，真实有我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诸外道以见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。善男子，以忆念故，见则生涎，涎非我也，我亦非涎、非喜非悲、非哭非笑、非卧非起、非饥非饱。以是义故，定知无我。

“善男子，是诸外道痴如小儿无慧方便，不能了达常与无常、苦乐、净不净、我无我、寿命非寿命、众生非众生、实非实、有非有，于佛法中取少许分，虚妄计有常乐我净，而实不知常乐我净。如生盲人不识乳色，便问他言：‘乳色何似？’他人答言：‘色白如贝。’盲人复问：‘是乳色者如贝声耶？’答言：‘不也。’复问：‘贝色为何似耶？’答言：‘犹稻米末。’盲人复问：‘乳色柔软如稻米末耶？稻米末者复何所似？’答言：‘犹如雨雪。’盲人复言：‘彼稻米末冷如雪耶？雪复何似？’答言：‘犹如白鹤。’是生盲人虽闻如是四种譬喻，终不能得识乳真色。是诸外道亦复如是，终不

能识常乐我净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我佛法中有真实谛，非于外道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如来于今临般涅槃，方更转于无上法轮，乃作如是分别真谛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今云何故于如来生涅槃想？善男子，如来实是常住不变不般涅槃。善男子，若有计‘我是佛’、‘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’、‘我即是法，法是我所’、‘我即是道，道是我所’、‘我即世尊，世尊即是我所’‘我即声闻，声闻即是我所’‘我能说法，令他听受’、‘我转法轮，余人不能’，如来终不作如是计，是故如来不转法轮。

“善男子，若有人作如是妄计：‘我即是眼，眼即是我所’，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；‘我即是色，色是我所’，乃至法亦如是；‘我即是地，地即是我所’，水火风等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若有人言：‘我即是信，信是我所’、‘我是多闻，多闻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檀波罗蜜，檀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尸波罗蜜，尸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羼提波罗蜜，羼提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毗梨耶波罗蜜，毗梨耶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禅波罗蜜，禅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即是我所’、‘我是四念处，四念处即是我所’，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如来终不作如是计，是故如来不转法轮。

“善男子，若言常住无有变易，云何说言佛转法轮？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便转于法轮。善男子，譬如因眼缘色、缘明、缘思惟，因缘和合得生眼识。善男子，眼不念言‘我能生识’，色乃至思惟终不念言‘我生眼识’，眼识亦复不作念言‘我能自生’。善男子，如是等法，因缘和合得名为见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因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助菩提之法，觉了诸法；复因咽喉舌齿唇口言语音声，为憍陈如初始说法，名转法轮。以是义故，如来不名转法轮也。善男子，若不转者即名为法，法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因燧、因钻、因手、因干牛粪而得生火。燧亦不言‘我能生火’，钻手牛粪各不念言‘我能生火’，火亦不言‘我能自生’。如来亦尔，因六波罗蜜乃至憍陈如名转法轮，如来亦复不生念言‘我转法轮’。善男子，若不生者，是则名为转正法轮，是转法轮即名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因酪、因水、因攒、因瓶、因绳、因人手捉而得出酥。酪不念言‘我能出酥’，乃至人手亦不念言‘我能出酥’，酥亦不言‘我能自出’，众缘和合故得出酥。如来亦尔，终不念言‘我转法轮’。善男子，若不出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，是转法轮即是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因子、因地、因水、因火、因风、因粪、因时、因人作业而芽得生。善男子，子亦不言‘我能生芽’，乃至作业亦不念言‘我能生芽’，芽亦不言‘我能自生’。如来亦尔，终不念言‘我转法轮’。善男子，若不作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，是转法轮即是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因鼓、因空、因皮、因人、因桴和合出声。鼓不念言‘我能出声’，乃至桴亦如是，声亦不言‘我能自生’。善男子，如来亦尔，终不念言‘我转法轮’。善男子，转法轮者名为不作，不作者即转法轮，转法轮者即是如来。善男子，转法轮者乃是诸佛世尊境界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。

“善男子，虚空非生非出、非作非造、非有为法。如来亦尔，非生非出、非作非造、非有为法。如如来性，佛性亦尔，非生非出、非作非造、非有为法。

“善男子，诸佛世尊语有二种：一者、世语，二、出世语。善男子，如来为诸声闻、缘觉说于世语，为诸菩萨说出世语。

“善男子，是诸大众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求小乘，二者、求大乘。我于昔日波罗奈城，为诸声闻转于法轮；今始于此拘尸那城，为诸菩萨转大法轮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复有二人：中根、上根。为中根人，于波罗奈转于法轮；为上根人，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，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大法轮。善男子，极下根者，如来终不为转法轮。极下根者，即一阐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求佛道者复有二种：一、中精进，二、上精进。于波罗奈，为中精进转于法轮；今于此间拘尸那城，为上精进转大法轮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昔于彼波罗奈城初转法轮，八万天人得须陀洹果；今于此间拘尸那城，八十万亿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波罗奈城，大梵天王稽首请我转于法轮；今于此间拘尸那城，迦葉菩萨稽首请我转大法轮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，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；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法轮时，说常、乐、我、净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，所出音声闻于梵天；如来今于拘尸那城转法轮时，所出音声遍于东方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下亦复如是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诸佛世尊凡有所说，皆悉名为转法轮也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圣王所有轮宝，未降伏者能令降伏，已降伏者能令安隐。善男子，诸佛世尊凡所说法亦复如是，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，已调伏者令生善根。善男子，譬如圣王所有轮宝则能消灭一切怨贼；如来演法亦复如是，能令一切诸烦恼贼皆悉寂静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圣王所有轮宝上下回转；如来说法亦复如是，能令下趣诸恶众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。善男子，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于此更转法轮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此义非为不知。所以问者，为欲利益诸众生故。世尊，我已久知转法轮者，实是诸佛如来境界，非是声闻、缘觉所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迦葉菩萨：“善男子，是名菩萨住于大乘《大涅槃经》所行圣行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复以何义名为圣行？”

“善男子，圣名诸佛世尊，以是义故，名为圣行。”

“世尊，若是诸佛之所行者，则非声闻、缘觉菩萨所能修行。”

“善男子，是诸世尊安住于此大般涅槃，而作如是开示分别演说其义，以是义故，名曰圣行。声闻、缘觉及诸菩萨，如是闻已则能奉行，故名圣行。善男子，是菩萨摩诃萨得是行已，则得住于无所畏地。善男子，若有菩萨得住如是无所畏地，则不复畏贪恚愚痴、生老病死，亦复不畏恶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

“善男子，恶有二种：一者、阿修罗，二者、人中。人中有三种恶：一者、一阐提，二者、诽谤方等经典，三者、犯四重禁。善男子，住是地中诸菩萨等，终不畏堕如是恶中，亦复不畏沙门、婆罗门、外道邪见、天魔波旬，亦复不畏受二十五有，是故此地名无所畏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无畏地，得二十五三昧坏二十五有。善男子，得无垢三昧能坏地狱有，得无退三昧能坏畜生有，得心乐三昧能坏饿鬼有，得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，得日光三昧能断弗婆提有，得月光三昧能断瞿耶尼有，得热炎三昧能断郁单越有，得如幻三昧能断阎浮提有，得一切法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，得难伏三昧能断三十三天处有，得悦意三昧能断炎摩天有，得青色三昧能断兜率天有，得黄色三昧能断化乐天有，得赤色三昧能断他化自在天有，得白色三昧能断初禅有，得种种三昧能断大梵王有，得双三昧能断二禅有，得雷音三昧能断三禅有，得澍雨三昧能断四禅有，得如虚空三昧能断无想有，得照镜三昧能断净居阿那含有，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，得常三昧能断识处有，得乐三昧能断不用处有，得我三昧能断非想非非想处有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得二十五三昧断二十五有。

“善男子，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诸三昧王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入如是等诸三昧王，若欲吹坏须弥山王，随意即能；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，亦悉能知；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，随意即能，亦令众生无迫迮想；若欲化作无量众生悉令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者，亦能随意；欲分一身以为多身，复合多身以为一身。虽作如是，心无所著犹如莲华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得入如是三昧王已，即得住于自在之地。菩萨得住是自在地，得自在力，随欲生处即得往生。善男子，譬如圣王领四天下，随意所行无能障碍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一切生处若欲生者随意往生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，菩萨即往而生其中。菩萨虽生，非本业果，菩萨摩诃萨住自在地力因缘故而生其中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虽在地狱，不受炽然碎身等苦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所可成就如是功德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尚不可说，何况诸佛所有功德而当可说？”

尔时，众中有一菩萨，名曰无垢藏王，有大威德成就神通，得大总持，三昧具足，得无所畏。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长跪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，我意犹谓故不如是大乘经典。何以故？因是大乘方等经力故，能出生诸佛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时佛赞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是诸大乘方等经典，虽复成就无量功德，欲比是经不得为喻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亿倍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善男子，譬如从牛出乳，从乳出酪，从酪出生酥，从生酥出熟酥，从熟酥出醍醐。醍醐最上，若有服者众病皆除，所有诸药悉入其中。善男子，佛亦如是，从佛出生十二部经，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，从修多罗出方等经，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，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，犹如醍醐。言醍醐者喻于佛性，佛性者即是如来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赞《大涅槃经》，犹如醍醐最上最妙。若有能服众病悉除，一切诸药悉入其中。我闻是已窃复思念，若有不能听受是经，当知是人为大愚痴，无有善心。世尊，我于今者实能堪忍，剥皮为纸，刺血为墨，以髓为水，折骨为笔，书写如是《大涅槃经》；书已读诵令其通利，然后为人广说其义。世尊，若有众生贪著财物，我当施财，然后以是《大涅槃经》劝之令读；若尊贵者，先以爱语而随其意，然后渐当以是大乘《大涅槃经》劝之令读；若凡庶者，当以威势逼之令读；若憍慢者，我当为其而作仆使，随顺其意令其欢喜，然后当以大般涅槃而教导之；若有诽谤大乘经者，当以势力摧之令伏，既摧伏已，然后劝令读大涅槃；若有爱乐大乘经者，我躬当

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。”

尔时，佛赞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甚爱乐大乘经典，贪大乘经，受大乘经，味大乘经，信敬尊重供养大乘。善男子，汝今以此善心因缘，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大菩萨，在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汝亦不久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槃如来佛性，诸佛所说秘密之藏。

“善男子，过去之世佛日未出，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所有经论，修寂灭行具足威仪，其心清净，不为外来能生欲想之所破坏，灭瞋恚火，受持常乐我净之法，周遍求索大乘经典，乃至不闻方等名字。我于尔时住于雪山，其山清净，流泉浴池，树林药木充满其地，处处石间有清流水，多诸香华周遍严饰，众鸟禽兽不可称计，甘果滋繁种别难计，复有无量藕根、甘根、青木香根。我于尔时独处其中，唯食诸果，食已系心思惟坐禅，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大乘经名。善男子，我修如是苦难行时，释提桓因等诸天人心大惊怪即共集会，各各相谓而说偈言：

‘各共相指示，清净雪山中，

寂静离欲主，功德庄严王，

以离贪瞋慢，永断诸愚痴，

口初未曾说，粗恶等语言。

“尔时，众中有一天子，名曰欢喜，复说偈言：

‘如是离欲人，清净勤精进，

将不求帝释，及以诸天耶？

若是求道者，修行诸苦行，

是人多欲求，帝释所坐处。

“尔时，复有一仙天子，即为帝释而说偈言：

‘天主憍尸迦，不应生此虑，

外道修苦行，何必求帝处？

“说是偈已，复作是言：‘憍尸迦，世有大士，为众生故不贪己身，为欲利益诸众生故，而修种种无量苦行。如是之人，见生死中诸过咎故，设见珍宝满此大地诸山大海，不生贪著如视涕唾。如是大士，弃舍财宝、所爱妻子、头目髓脑、手足支节、所居舍宅、象马车乘、奴婢僮仆，亦不愿求生于天上，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。如我所解

，如是大士清净无染，众结永尽，唯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

“释提桓因复作是言：‘如汝言者，是人则为摄取一切世间众生。大仙，若此世间有佛树者，能除一切诸天、世人及阿修罗烦恼毒蛇。是诸众生住是佛树阴凉中者，烦恼诸毒悉得消灭。大仙，是人若当未来世中作善逝者，我等悉当得灭无量炽然烦恼。如是之事实为难信。何以故？无量百千诸众生等，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见少微缘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动转。如水中月水动则动，犹如画像难成易坏，菩提之心亦复如是，难发易坏。大仙，如有多人以诸铠仗牢自庄严欲前讨贼，临阵恐怖，则便退散；无量众生亦复如是，发菩提心牢自庄严，见生死过，心生恐怖，即便退散。大仙，我见如是无量众生发心之后皆生动转，是故我今虽见是人修于苦行，无恼无热，住于险道其行清净，未能信也。我今要当自往试之，知其实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重担不？大仙，犹如车有二轮则能载用，鸟有二翼堪任飞行。是苦行者亦复如是，我虽见其坚持禁戒，未知其人有深智不？若有深智，当知则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重担也。大仙，譬如鱼母，多有胎子，成就者少；如庵罗树，华多果少；众生发心乃有无量，及其成就，少不足言。大仙，我当与汝俱往试之。大仙，譬如真金，三种试已乃知其真，谓烧、打、磨；试彼苦行者亦当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释提桓因自变其身作罗刹像，形甚可畏，下至雪山，去其不远而便立住。是时，罗刹心无所畏，勇健难当，辩才次第，其声清雅，宣过去佛所说半偈：

“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’

“说是半偈已便住其前，所现形貌甚可怖畏，顾眄遍视观于四方。是苦行者，闻是半偈心生欢喜，譬如估客于险难处夜行失伴，恐怖推索还遇同侣，心生欢喜踊跃无量；亦如久病，未遇良医、瞻病、好药，后卒得之；如人没海，卒遇船舫；如渴乏人遇清冷水；如为怨逐，忽然得脱；如久系人卒闻得出；亦如农夫炎旱值雨；亦如行人还得归家，家人见已生大欢喜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闻是半偈，心中欢喜亦复如是。即从座起，以手举发，四向顾视而说是言：‘向所闻偈，谁之所说？’尔时亦更不见余人，唯见罗刹。即说是言：‘谁开如是解脱之门？谁能雷震诸佛音声？谁于生死睡眠之中而独觉寤，唱如是言？谁能于此示道生死饥馑众生无上道味？无量众生沉生死海，谁能于中作大船师？是诸众生常为烦恼重病所缠，谁能于中为作良医？说是半偈启悟我心，犹如半月渐开莲华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于尔时更无所见，唯见罗刹。复作是念：‘将是罗刹说是偈耶？’覆生疑惑：‘非其说耶。何以故？是人形容甚可怖畏。若有得闻是偈句者，一切恐怖丑陋即除，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说此偈？不应火中出于莲华，非日光中出生冷水。善男子，

我于尔时复作是念：‘我今无智，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诸佛，从诸佛所闻是半偈，我今当问。’即便前至是罗刹所，作如是言：‘善哉！大士，汝于何处得是过去离怖畏者所说半偈？大士，复于何处而得如是半如意珠？大士，是半偈义，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世尊之正道也。一切世间无量众生，常为诸见罗网所覆，终身于此外道法中，初不得闻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说空义。’善男子，我问是已，即答我言：‘大婆罗门，汝今不应问我是义。何以故？我不食来已经多日，处处求索了不能得，饥渴苦恼，心乱谬语，非我本心之所知也。我今力能飞行虚空，至郁单越乃至天上，处处求食亦不能得，以是义故我说是语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时即复语罗刹言：‘大士，若能为我说是偈竟，我当终身为汝弟子。大士，汝所说者，名字不终，义亦不尽，以何因缘不欲说耶？夫财施者则有竭尽，法施因缘不可尽也。法施无尽，多所利益。我今闻此半偈法已，心生惊疑。汝今幸可为我除断，说此偈竟，我当终身为汝弟子。’罗刹答言：‘汝智太过，但自忧身，都不见念今我定为饥苦所逼，实不能说。’我即问言：‘汝所食者，为是何物？’罗刹答言：‘汝不足问，我若说者令多人怖。’我复问言：‘此中独处，更无有人，我不畏汝，何故不说？’罗刹答言：‘我所食者唯人暖肉，其所饮者唯人热血。自我薄福，唯食此食，周遍求索困不能得。世虽多人皆有福德，兼为诸天之所守护，而我无力不能得杀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复语言：‘汝但具足说是半偈，我闻偈已，当以此身奉施供养。大士，我设命终，如此之身无所复用，当为虎狼鸱枭雕鹫之所啖食，然复不得一毫之福。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舍不坚身以易坚身。’罗刹答言：‘谁当信汝如是之言，为八字故弃所爱身？’善男子，我即答言：‘汝真无智。譬如有人，施他瓦器得七宝器；我亦如是，舍不坚身得金刚身。汝言谁当信者？我今有证，大梵天王、释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证是事。复有天眼诸菩萨等，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，亦能证知。复有十方诸佛世尊利众生者，亦能证我为八字故舍于身命。’罗刹复言：‘汝若如是能舍身者，谛听！谛听！当为汝说其余半偈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于尔时闻是事已，心中欢喜，即解己身所著鹿皮，为此罗刹敷置法座，白言：‘和尚，愿坐此座。’我即于前叉手长跪而作是言：‘唯愿和尚，善为我说其余半偈令得具足。’罗刹即说：

“‘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’

“尔时，罗刹说是偈已，复作是言：‘菩萨摩诃萨，汝今已闻具足偈义，汝之所愿为悉满足。若必欲利诸众生者，时施我身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于尔时深思此义，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。即便更系所著衣裳，恐其死后身体露现，即上高树。尔时，树神复问我言：‘善哉！仁者，欲作何事？’善男子，我时答言：‘我欲舍身，以报偈价。’树神问言：‘如是偈者，何所利益？’我时答言：‘如是偈句，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，我为此法弃舍身命，不为利养、名闻、财宝、转轮圣王、四大天王、释提桓因、大梵天王人天中乐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。’

“善男子，我舍身时复作是言：‘愿令一切悭惜之人，悉来见我舍离此身。若有少施起贡高者，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，如弃草木。’我于尔时说是语已，寻即放身自投树下。下未至地时，虚空之中出种种声，其声乃至阿迦尼吒。尔时，罗刹还复释身，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及诸天人、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，赞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真是菩萨，能大利益无量众生，欲于无明黑闇之中燃大法炬。由我爱惜如来大法，故相娆恼，唯愿听我忏悔罪咎！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愿见济度。’尔时，释提桓因及诸天众，顶礼我足，于是辞去，忽然不现。

“善男子，如我往昔为半偈故舍弃此身，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，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我得如是无量功德，皆由供养如来正法。善男子，汝今亦尔，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则已超过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上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于圣行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 梵行品第二十之一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梵行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，住七善法得具梵行。何等为七？一者、知法，二者、知义，三者、知时，四者、知足，五者、自知，六者、知众，七者、知尊卑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法？善男子，是菩萨摩诃萨知十二部经，谓修多罗、祇夜、授记、伽陀、优陀那、尼陀那、阿波陀那、伊帝目多伽、阇陀伽、毗佛略、阿浮陀达摩、优波提舍。

“善男子，何等名为修多罗经？从‘如是我闻’乃至‘欢喜奉行’，如是一切名修多罗。

“何等名为祇夜经？佛告诸比丘：‘昔我与汝，愚无智慧，不能如实见四真谛，是故流转久处生死没大苦海。何等为四？苦、集、灭、道。’如佛昔日为诸比丘说契经竟，尔时复有利根众生，为听法故，后至佛所，即便问人：‘如来向者为说何事？’佛时知已，即因本经以偈颂曰：

“我昔与汝等，不见四真谛，

是故久流转，生死大苦海。

若能见四谛，则得断生死，

生有既已尽，更不受诸有。

“是名祇夜经。

“何等名为授记经？如有经律如来说时，为诸天人授佛记别：‘汝阿逸多，未来有王名曰蠰佉，当于是世而成佛道，号曰弥勒。’是名授记经。

“何等名为伽陀经？除修多罗及诸戒律，其余有说四句之偈，所谓：

“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

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

“是名伽陀经。

“何等名为优陀那经？如佛晡时，入于禅定，为诸天众广说法要。时诸比丘各作是念：‘如来今者为何所作？’如来明旦从禅定起，无有人问，以他心智即自说言：‘比丘当知，一切诸天寿命极长。汝诸比丘，善哉为他，不求己利！善哉少欲！善哉知足！善哉寂静！’如是诸经无问自说，是名优陀那经。

“何等名为尼陀那经？如诸经偈，所因根本为他演说。如舍卫国有一丈夫，罗网捕鸟，得已笼系，随与水谷而复还放。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偈言：

“莫轻小恶，以为无殃

水涕虽微，渐盈大器。

“是名尼陀那经。

“何等名为阿波陀那经？如戒律中所说譬喻，是名阿波陀那经。

“何等名为伊帝目多伽经？如佛所说：‘比丘当知，我出世时所可说者名曰戒经，鸠留秦佛出世之时名甘露鼓，拘那含牟尼佛时名曰法镜，迦葉佛时名分别空。’是名伊帝目多伽经。

“何等名为阇陀伽经？如佛世尊本为菩萨，修诸苦行，所谓：‘比丘当知，我于过去作鹿、作罴、作獐、作兔，作粟散王、转轮圣王、龙、金翅鸟。’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，是名阇陀伽。

“何等名为毗佛略经？所谓大乘方等经典，其义广大犹如虚空，是名毗佛略。

“何等名为未曾有经？如彼菩萨初出生时，无人扶持即行七步，放大光明，遍观十方。亦如猕猴手捧蜜器以献如来。如白项狗，佛边听法。如魔波旬变为青牛，行瓦钵间，令诸瓦钵互相振触无所伤损。如佛初生入天庙时，令彼天像起下礼敬。如是等经名未曾有经。

“何等名为优波提舍经？如佛世尊所说诸经，若作议论，分别广说辨其相貌，是名优波提舍经。

“菩萨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经，名为知法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义？菩萨摩诃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，是名知义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时？善男子，菩萨善知如是时中任修寂静，如是时中任修精进，如是时中任修舍定，如是时中任供养佛，如是时中任供养师，如是时中任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具足般若波罗蜜，是名知时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知足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知足，所谓饮食、衣药、行住坐卧、睡寤语默，是名知足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自知？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信、如是戒、如是多闻、如是舍、如是慧、如是去来、如是正念、如是善行、如是问、如是答，是名自知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众？善男子，是菩萨知如是等是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居士众、沙门众，应于是众如是行来、如是坐起、如是说法、如是问答，是名知众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人尊卑？善男子，人有二种：一者、信，二者、不信。菩萨当知，信者是善，其不信者不名为善。复次，信有二种：一者、常往僧坊，二者、不往。菩萨当知。其往者善，其不往者不名为善。往僧坊者复有二种：一者、礼拜，二、不礼拜。菩萨当知，礼拜者善，不礼拜者不名为善。其礼拜者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听法，二者、不听。菩萨当知，听法者善，不听法者不名为善。其听法者复有二种：一、至心听，二、不至心。菩萨当知，至心听者是则名善，不至心者不名为善。至心听法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思义，二、不思议。菩萨当知，思议者善，不思议者不名为善。其思议者复有二种：一、如说行，二、不如说行。如说行者是则为善，不如说行不名为善。如说行者复有二种：一、求声闻，不能利安饶益一切苦恼众生；二者、回向无上大乘，利益多人令得安乐。菩萨应知，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善。善男子，如诸宝中，如意宝珠最为胜妙；如诸味中，甘露最上；如是菩萨于人天中，最胜最上不可譬喻。

“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《大涅槃经》住七善法。菩萨住是七善法已，得具梵行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复有梵行，谓慈、悲、喜、舍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多修慈能断瞋恚，修悲心者亦断瞋恚，云何而言四无量心？推义而言则应有三。

“世尊，慈有三缘：一缘众生，二缘于法，三则无缘。悲、喜、舍心亦复如是。若从是义，唯应有三，不应有四。众生缘者，缘于五阴，愿与其乐，是名众生缘。法缘者，缘诸众生所须之物而施与之，是名法缘。无缘者，缘于如来，是名无缘。慈者多缘贫穷众生。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。若缘众生则不缘佛，法亦如是。以是义故，缘如来者，名曰无缘。世尊，慈之所缘，一切众生，如缘父母、妻子、亲属，以是义故，名众生缘。法缘者，不见父母、妻子、亲属，见一切法皆从缘生，是名法缘。无缘者，不住法相及众生相，是名无缘。悲、喜、舍心亦复如是，是故应三，不应有四。

“世尊，人有二种：一者、见行，二者、爱行。见行之人多修慈悲，爱行之人多修喜舍。是故应二，不应有四。

“世尊，夫无量者名曰无边，边不可得故名无量。若无量者，则应是一，不应言四。若言四者，何得无量？是故应一，不应四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善男子，诸佛如来为诸众生所宣法要，其言秘密，难可了知。或为众生说一因缘，如说何等为一因缘？所谓一切有为之法。善男子，或说二种，因之与果。或说三种，烦恼、业、苦。或说四种，无明、诸行、生与老死。或说五种，所谓受、爱、取、有及生。或说六种，三世因果。或说七种，谓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及以爱、取。或说八种，除无明、行及生、老死，其余八事。或说九种，如城经中，除无明、行、识，其余九事。或说十一，如为萨遮尼揵子说，除生一法，其余十一。或时具说十二因缘，如王舍城为迦葉等具说十二无明乃至生、老病死。善男子，如一因缘，为众生故种种分别，无量心法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于诸如来深秘行处不应生疑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世尊有大方便，无常说常，常说无常；说乐为苦，说苦为乐；不净说净，净说不净；我说无我，无我说我；于非众生说为众生，于实众生说非众生；非物说物，物说非物；非实说实，实说非实；非境说境，境说非境；非生说生，生说非生；乃至无明说明，明说无明；色说非色，非色说色；非道说道，道说非道。善男子，如来以是无量方便为调众生，岂虚妄耶？善男子，或有众生贪于财货，我于其人自化其身作转轮王，于无量岁随其所须种种供给，然后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

生贪著五欲，于无量岁以妙五欲充足其情，然后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荣豪自贵，我于其人无量岁中为作仆使，趋走给侍得其心已，即复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性悋，自是须人呵谏，我于无量百千岁中教诃敦喻令其心调，然后复劝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如来如是于无量岁以种种方便，令诸众生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岂虚妄耶？诸佛如来虽处众恶，无所染污犹如莲华。

“善男子，应如是知四无量义。善男子，是无量心体性有四，若有修行，生大梵处。善男子，如是无量伴侣有四，是故名四。夫修慈者能断贪欲，修悲心者能断瞋恚，修喜心者能断不乐，修舍心者能断贪欲瞋恚众生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得名为四，非一二三。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慈能断瞋，悲亦如是，应说三者，汝今不应作如是难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恚有二种：一、能夺命，二、能鞭挞。修慈则能断彼夺命，修悲能除彼鞭挞者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岂非四耶？复次，瞋有二种：一、瞋众生，二、瞋非众生。修慈心者断瞋众生，修悲心者断瞋非众生。复次，瞋有二种：一、有因缘，二、无因缘。修慈心者断有因缘，修悲心者断无因缘。复次，瞋有二种：一者、久于过去修习，二者、于今现在修习。修慈心者能断过去，修悲心者断于现在。复次，瞋有二种：一、瞋圣人，二、瞋凡夫。修慈心者断瞋圣人，修悲心者断瞋凡夫。复次，瞋有二种：一上、二中。修慈断上，修悲断中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则名为四，何得难言应三非四？是故，迦葉，是无量心伴侣相对分别为四。复以器故，应名为四。器若有慈，则不得有悲喜舍心，以是义故，应四无减。善男子，以行分别故应有四，若行慈时，无悲喜舍，是故有四。

“善男子，以无量故亦得名四。夫无量者则有四种，有无量心有缘非自在，有无量心自在非缘，有无量心亦缘亦自在，有无量心非缘非自在。何等无量有缘非自在？缘于无量无边众生，而不能得自在三昧，虽得不定或得或失。何等无量自在非缘？如缘父母、兄弟、姊妹欲令安乐，非无量缘。何等无量亦缘亦自在？谓诸佛菩萨。何等无量非缘非自在？声闻、缘觉不能广缘无量众生，亦非自在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名四无量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知，乃是诸佛如来境界。善男子，如是四事，声闻、缘觉虽名无量，少不足言；诸佛、菩萨则得名为无量无边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，如是，实如圣教。诸佛如来所有境界，非诸声闻、缘觉所及。世尊，颇有菩萨，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，非是大慈大悲心不？”

佛言：“有。善男子，菩萨若于诸众生中三品分别：一者、亲人，二者、怨憎，三者、中人。于亲人中复作三品，谓上中下，怨憎亦尔。是菩萨摩诃萨于上亲中与增上乐，于中下亲亦复平等与增上乐；于上怨中与少分乐，于中怨所与中品乐，于下怨中与增

上乐。菩萨如是转增修习，于上怨中与中品乐，于中下怨等与增上乐；转复修习于上中下等与上乐，若上怨中与上乐者，尔时得名慈心成就。菩萨尔时，于父母所及上怨中，得平等心无有差别。善男子，是名得慈，非大慈也。”

“世尊，何缘菩萨得如是慈，犹故不得名为大慈？”

“善男子，以难成故不名大慈。何以故？久于过去无量劫中，多集烦恼，未修善法，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。善男子，譬如豌豆干时，锥刺终不可著；烦恼坚硬亦复如是，虽一日夜系心不散，难可调伏。又如家犬不畏于人，山林野鹿见人怖走；瞋恚难去如守家狗，慈心易失如彼野鹿，是故此心难可调伏，以是义故，不名大慈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譬如画石，其文常在，画水速灭，势不久住；瞋如画石，诸善根本如彼画水，是故此心难得调伏。如大火聚，其明久住，电光之明不得暂停；瞋如火聚，慈如电明，是故此心难得调伏，以是义故，不名大慈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于初地，名曰大慈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最极恶者，名一阐提。初住菩萨修大慈时，于一阐提心无差别，不见其过故不生瞋，以是义故，得名大慈。善男子，为诸众生除无利益，是名大慈。欲与众生无量利乐，是名大悲。于诸众生心生欢喜，是名大喜。无所拥护，名为大舍；若不见我法相己身，见一切法平等无二，是名大舍；自舍己乐施与他人，是名大舍。

“善男子，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，其余诸行不必能尔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，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次第方得出世间者。善男子，因世无量，得出世无量，以是义故，名大无量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除无利益与利乐者，实无所为。如是思惟即是虚观，无有实利。世尊，譬如比丘观不净时，见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，所可食啖皆作虫相而实非虫，观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实非粪，观所食酪犹如髓脑而实非脑，观骨碎末犹如麨相而实非麨；四无量心亦复如是，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，虽口发言与众生乐而实不得，如是之观非虚妄耶？

“世尊，若非虚妄实与乐者，而诸众生何故不以诸佛菩萨威德力故一切受乐？若当真实不得乐者，如佛所说：‘我念往昔独修慈心，经此劫世七返成坏不来此生。世界成时生梵天中，世界坏时生光音天。若生梵天，力势自在无能摧伏，于千梵中最胜最上，名大梵王，有诸众生皆于我所生最上想。三十六返作忉利王释提桓因，无量百千作转轮王。’独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报。若不实者，云何得与此义相应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真勇猛，无所畏惧。”即为迦葉而说偈言：

“若于一众生，不生瞋恚心，

而愿与彼乐，是名为慈善。

一切众生中，若起于悲心，

是名圣种性，得福报无量。

设使五通仙，悉满此大地，

有大自在主，奉施其所安，

象马种种物，所得福报果，

不及修一慈，十六分中一。

“善男子，夫修慈者，实非妄想，谛是真实。若是声闻、缘觉之慈，是名虚妄。诸佛菩萨真实不虚。云何知耶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，观土为金、观金为土，地作水相、水作地相，水作火相、火作水相，地作风相、风作地相，随意成就，无有虚妄；观实众生为非众生，观非众生为实众生，悉随意成，无有虚妄。善男子，当知菩萨四无量心，是实思惟，非不真实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名为真实思惟？谓能断除诸烦恼故。善男子，夫修慈者能断贪欲，修悲心者能断瞋恚，修喜心者能断不乐，修舍心者能断贪恚及众生相，以是故名真实思惟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四无量心，能为一切诸善根本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，无缘生慈；若不生慈，则不能起惠施之心，以施因缘，令诸众生得安隐乐，所谓食饮、车乘、衣服、华香、床卧、舍宅、灯明。如是施时，心无系缚，不生贪著，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心尔时，无所依止，妄想永断，不为怖畏、名称、利养，不求人天所受快乐，不生憍慢，不望返报，不为他诳故行布施，不求富贵。凡行施时，不见受者、持戒破戒、是田非田、此是知识此非知识。施时不见是器非器，不择日时、是处非处，亦复不计饥馑丰乐，不见因果、此是众生此非众生、是福非福。虽复不见施者、受者及以财物，乃至不见断及果报，而常行施无有断绝。善男子，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，终不能施；若不布施，则不具足檀波罗蜜；若不具足檀波罗蜜，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其人眷属欲令安隐，为除毒故，即命良医而为拔箭。彼人方言：‘且待莫触！我今当观，如是毒箭从何方来？谁之所射？为是刹利、婆罗门、毗舍、首陀？’复更作念：‘是何木耶？竹耶？柳耶？其镞铁者何冶所出？刚耶？

柔耶？其毛羽者是何鸟翼？鸟鸱鹞耶？所有毒者，为从作生？自然而有？为是人毒？为蛇毒耶？’如是痴人竟未能知，寻便命终。善男子，菩萨亦尔，若行施时分别受者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，终不能施；若不能施，则不具足檀波罗蜜；若不具足檀波罗蜜，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，于诸众生慈心平等犹如子想。又行施时，于诸众生起悲愍心，譬如父母瞻视病子；行施之时，其心欢喜，犹如父母见子病愈；既施之后，其心放舍，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。是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食时，常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得大智食，勤进回向无上大乘。愿诸众生得善智食，不求声闻、缘觉之食。愿诸众生得法喜食，不求爱食。愿诸众生悉得般若波罗蜜食，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善根。愿诸众生悟解空相，得无碍身犹如虚空。愿诸众生常为受者，怜愍一切为众福田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慈心时，凡所施食应当坚发如是等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，当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趣大乘河，饮八味水，速涉无上菩提之道，离于声闻、缘觉枯竭，渴仰志求无上佛乘，断烦恼渴渴仰法味，离生死爱爱乐大乘，大般涅槃具足法身，得诸三昧，入于甚深智慧大海。愿诸众生得甘露味，菩提出世，离欲寂静，如是诸味。愿诸众生具足无量百千法味，具法味已得见佛性，见佛性已能雨法雨，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犹如虚空。复令其余无量众生得一法味，所谓大乘，非诸声闻、辟支佛味。愿诸众生得一甜味，无有六种差别之味。愿诸众生唯求法味、无碍佛法所行之味，不求余味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，应当坚发如是等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，应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普令众生成于大乘，得住大乘、不退于乘、不动转乘、金刚座乘、不求声闻辟支佛乘、向于佛乘、无能伏乘、无羸乏乘、不退没乘、无上乘、十力乘、大功德乘、未曾有乘、希有乘、难得乘、无边乘、知一切乘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，常应如是坚发誓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衣时，当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得惭愧衣、法界覆身裂诸见衣，衣服离身一尺六寸，得金色身，所受诸触柔软无碍，光色润泽，皮肤细软，常光无量，无色离色。愿诸众生皆悉普得无色之身，过一切色，得入无色，大般涅槃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布施衣时，应当如是坚发誓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修慈中，布施华香、涂香、末香、诸杂香时，应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一切皆得佛华三昧，七觉妙鬘系其首顶。愿诸众生形如满月，所见诸色微妙第一。愿诸众生皆成一相，百福庄严。愿诸众生随意得见可意之色。愿诸众生常遇善友，得无碍香，离诸臭秽。愿诸众生具诸善根无上珍宝。愿诸众生相视和悦无有忧苦，众善各备不相忧念。愿诸众生戒香具足。愿诸众生持无碍戒，香气酚馥充满十方。愿诸众生得坚牢戒、无悔之戒、一切智戒，离诸破戒，悉得无戒、未曾有戒、无师戒、无作戒、无秽戒、无污染戒、竟已戒、究竟戒，得平等戒，于香涂身及以斫刺等无憎爱。愿诸众生得无上戒、大乘之戒，非小乘戒。愿诸众生悉得具足尸波罗蜜，犹如诸佛所成就戒。愿诸众生悉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、智之所薰修。愿诸众生悉得成于大般涅槃微妙莲华，其华香气充满十方。愿诸众生纯食大乘大般涅槃无上香馔，犹蜂采华但取香味。愿诸众生悉得成就无量功德所薰之身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华香时，常当坚发如是誓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，应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得天中天所卧之床，得大智慧坐四禅处，卧于菩萨所卧之床，不卧声闻、辟支佛床，离卧恶床。愿诸众生得安乐卧离生死床，成大涅槃师子卧床。愿诸众生坐此床已，复为其余无量众生示现神通师子游戏。愿诸众生住此大乘大宫殿中，为诸众生演说佛性。愿诸众生坐无上床，不为世法之所降伏。愿诸众生得忍辱床，离于生死饥馑冻饿。愿诸众生得无畏床，永离一切烦恼怨贼。愿诸众生得清净床，专求无上正真之道。愿诸众生得善法床，常为善友之所拥护。愿诸众生得右胁卧床，依因诸佛所行之法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，应当坚发如是誓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，当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处大乘舍，修行善友所行之行，修大悲行、六波罗蜜行、大正觉行、一切菩萨所行、道行、无边广大如虚空行。愿诸众生皆得正念，远离恶念。愿诸众生悉得安住常乐我净，永离四倒。愿诸众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。愿诸众生必为无上一切智器。愿诸众生悉得入于甘露屋宅。愿诸众生初中后心，常入大乘涅槃屋宅。愿诸众生于未来世常处菩萨所居宫殿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，常当坚发如是誓愿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，当作是愿：‘我今所施，悉与一切众生共之。以是因缘，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。愿诸众生常得照明。愿诸众生得色微妙光泽第一。愿诸众生其目清净无诸翳网。愿诸众生得大智炬，善解无我、无众生相、无人、无命。愿诸众生皆得睹见清净佛性犹如虚空。愿诸众生肉眼清净，彻见十方

恒沙世界。愿诸众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。愿诸众生得无碍眼，皆悉得见清净佛性。愿诸众生得大智明，破一切闇及一阐提。愿诸众生得无量光，普照无量诸佛世界。愿诸众生燃大乘灯，离二乘灯。愿诸众生所得光明，灭无明闇，过于千日并照之功。愿诸众生得大光明，悉灭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。愿诸众生具足五眼，悟诸法相成无师觉。愿诸众生无见无明。愿诸众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，示悟众生真实佛性。’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，常应勤发如是誓愿。

“善男子，一切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诸佛如来所有善根，慈为根本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习慈心，能生如是无量善根，所谓不净、出息入息、无常生灭、四念处、七方便、三观处、十二因缘、无我等观、暖法、顶法、忍法、世第一法、见道、修道、正、勤、如意、诸根、诸力、七菩提分、八道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八解脱、八胜处、十一切入、空无相愿无诤三昧、知他心智及诸神通、知本际智、声闻智、缘觉智、菩萨智、佛智。善男子，如是等法，慈为根本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慈是真实，非虚妄也。若有人问：‘谁是一切诸善根本？’当言慈是。以是义故，慈是真实，非虚妄也。

“善男子，能为善者名实思惟，实思惟者即名为慈。慈即如来，慈即大乘；大乘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菩提道，菩提道即如来，如来即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大梵，大梵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者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，父母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者乃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，不可思议诸佛境界即是慈也，当知慈者即是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者即是众生佛性，如是佛性久为烦恼之所覆蔽，故令众生不得睹见。佛性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大空，大空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虚空，虚空即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是常，常即是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是乐，乐即是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是净，净即是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是我，我即是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即甘露，甘露即慈，慈即佛性，佛性即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者即是一切菩萨无上之道，道即是慈，慈即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者即是诸佛世尊无量境界，无量境界即是慈也，当知是慈即是如来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无常，无常即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是苦，苦即是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净，不净即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无我，无我即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妄想，妄想即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名檀波罗蜜非檀之慈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能利益众生，如是之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入一相之道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能觉了诸法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能见如来性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见法悉是有相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有漏，有漏慈者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有为，有为之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能住于初住非初住慈，当知即是声闻慈也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能得佛十力、四无所畏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能得四沙门果，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也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有无，非有非无，如是之慈非诸声闻、辟支佛等所能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慈若不可思议，法不可思议，佛性不可思议，如来亦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，虽复安于睡眠之中而不睡眠，勤精进故；虽常觉悟亦无觉悟，以无眠故；于睡眠中诸天虽护亦无护者，不行恶故；眠不恶梦无有不善，离睡眠故；命终之后虽生梵天亦无所生，得自在故。善男子，夫修慈

者，能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。善男子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亦能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，诸佛如来亦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所有思惟悉是真实，声闻、缘觉非真实者，一切众生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？若诸众生实不得乐，当知菩萨所修慈心为无利益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菩萨之慈非不利益。善男子，有诸众生或必受苦，或有不受。若有众生必受苦者，菩萨之慈为无利益，谓一阐提。若有受苦不必定者，菩萨之慈则为利益，令彼众生悉受快乐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遥见师子、虎、豹、豺狼、罗刹鬼等自然生怖，夜行见杌亦生怖畏。善男子，如是诸人自然怖畏，众生如是见修慈者自然受乐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菩萨修慈是实思惟，非无利益。

“善男子，我说是慈有无量门，所谓神通。善男子，如提婆达教阿阇世欲害如来，是时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，阿阇世王即放护财狂醉之象，欲令害我及诸弟子。其象尔时蹋杀无量百千众生，众生死已多有血气，是象嗅已狂醉倍常，见我翼从被服赤色谓呼是血而复见趣。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四怖驰走，唯除阿难。尔时，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，同时举声啼哭号泣，作如是言：‘怪哉！如来今日灭没，如何正觉一旦散坏！’是时调达心生欢喜：‘瞿昙沙门灭没甚善！从今已往真是不现，快哉此计！我愿得遂。’善男子，我于尔时为欲降伏护财象故，即入慈定舒手示之，即于五指出五师子。是象见已，其心怖畏，寻即失粪，举身投地敬礼我足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，手五指头实无师子，乃是修慈善根力故，令彼调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我欲涅槃，始初发足向拘尸那城，有五百力士于其中路平治扫洒。中有一石，众欲举弃尽力不能。我时怜愍即起慈心，彼诸力士，寻即见我以足拇指举此大石，掷置虚空还以手接，安置右掌，吹令碎末，复还聚合，令彼力士贡高心息，即为略说种种法要，令其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如来尔时，实不以指举此大石在虚空中，还置右掌，吹令碎末，复合如本。善男子，当知即是慈善根力，令诸力士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此南天竺有一大城，名首波罗。于是城中有一长者，名曰卢至，为众导主，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植诸善本。善男子，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，奉事尼揵。我时欲度彼长者故，从王舍城至彼城邑。其路中间相去六十五由旬，步涉而往，为欲化度彼诸人故。彼众尼揵闻我欲至首波罗城，即作是念：‘沙门瞿昙若至此者，此诸人民便当舍我，更不供给。我等穷瘁，奈何自活？’诸尼揵辈各各分散，告彼城人：‘沙门瞿昙今欲来此，然彼沙门委弃父母东西驰骋，所至之处能令土地谷米不登，人民饥

馑，死亡者众，病瘦相寻无可救解。瞿昙无赖，纯将诸恶罗刹鬼神以为侍从，无父无母孤穷之人而来咨启为作门徒，所可教诏纯说虚空，随其至处初无安乐。’彼人闻已即怀怖畏，头面敬礼尼揵子足白言：‘大师，我等今者当设何计？’尼揵答言：‘沙门瞿昙性好丛林流泉清水，外设有者宜应破坏。汝等便可相与出城，诸有之处斫伐令尽莫使有遗，流泉井池悉置粪尸，坚闭城门各严器仗，当壁防护勤自固守。彼设来者，莫令得前。若不前者，汝当安隐。我等亦当作种种术，令彼瞿昙复道还去。’彼诸人民闻是语已，敬诺施行，斩伐树木，污辱诸水，庄严器仗，牢自防护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至彼城已，不见一切树木丛林，唯见诸人庄严器仗当壁自守。见是事已，寻生怜愍，慈心向之。所有树木还生如本，复更生长，其余诸树不可称计。河池泉井其水清净，盈满其中如青琉璃，生众杂华弥覆其上，变其城壁为绀琉璃。城内人民悉得彻见我及大众，门自开辟无能制者，所严器仗变成杂华。卢至长者而为上首，与其人民俱共相随往至佛所。我即为说种种法要，令彼诸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，实不化作种种树木、清净流水、盈满河池、变其本城为绀琉璃、令彼人民彻见于我，开其城门，器仗为华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能令彼人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舍卫城中，有婆罗门女，姓婆私吒，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，遇病命终。尔时，女人愁毒入心，狂乱失性，裸身无耻，游行四衢，啼哭失声，唱言：‘子！子！汝何处去？’周遍城邑无有疲已。而是女人已于先佛植众德本。善男子，我于是女起慈愍心，是时女人即得见我，便生子想还得本心，前抱我身如爱子法。我时即告侍者阿难：‘汝可持衣与是女人。’既与衣已，便为种种说诸法要。是女闻法，欢喜踊跃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实非彼子，彼非我母，亦无抱持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波罗奈城有优婆夷，字曰摩诃斯那达多，已于过去无量先佛种诸善根。是优婆夷夏九十日，请命众僧奉施医药。是时众中有一比丘身婴重病，良医诊之当须肉药。若得肉者，病则可除；若不得肉，命将不全。时优婆夷闻医此言，寻持黄金遍至市里，唱如是言：‘谁有肉卖？吾以金买。若有肉者，当等与金。’周遍城市，求不能得。是优婆夷寻自取刀割其髀肉，切以为臛，下种种香，送病比丘。比丘服已，病即得差。是优婆夷患疮苦恼不能堪忍，即发声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’我于尔时在舍卫城闻其音声，于是女人起大慈心。是女寻见我持良药涂其疮上，还合如本。我即为其种种说法，闻法欢喜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，实不往至波罗奈城持药涂是优婆夷疮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调达恶人贪不知足，多服酥故，头痛腹满，受大苦恼，不能堪忍，发如是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’我时住在优禅尼城，闻其音声即生慈心。尔时，调达寻便见我往至其所，手摩头腹，授与盐汤而令服之，服已平复。善男子，我实不往调婆达所，摩其头腹，授汤令服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调婆达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憍萨罗国有诸群贼，其数五百，群党抄劫为害滋甚。波斯匿王患其纵暴，遣兵伺捕，得已挑目，遂著黑闇丛林之下。是诸群贼已于先佛植众德本，既失目已受大苦恼，各作是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我等今者无有救护。’啼哭号啕。我时住在祇洹精舍，闻其音声即生慈心，时有凉风吹香山中，种种香药满其眼眶，寻还得眼如本不异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，住立其前而为说法，贼闻法已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，实不作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，住其人前而为说法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群贼见如是事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琉璃太子以愚痴故，废其父王，自立为主。复念宿嫌，多害释种，取万二千释种诸女，刖劓耳鼻，断截手足，推之坑堑。时诸女人身受苦恼，作如是言：‘南无佛陀！南无佛陀！我等今者无有救护。’复大号啕。是诸女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。我于尔时在竹林中，闻其音声即起慈心。诸女尔时见我来至迦毗罗城，以水洗疮，以药涂之，苦痛寻除，耳鼻手足还复如本。我时即为略说法要，悉令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于大爱道比丘尼所出家，受具足戒。善男子，如来尔时，实不往至迦毗罗城，以水洗疮，涂药止苦。善男子，当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得如是事，悲喜之心亦复如是。

“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修慈思惟，即是真实，非虚妄也。善男子，夫无量者不可思议，菩萨所行不可思议，诸佛所行亦不可思议，是大乘典《大涅槃经》亦不可思议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梵行品第二十之二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修慈悲喜已，得住极爱一子之地。善男子，云何是地名曰极爱？复名一子？善男子，譬如父母见子安隐，心大欢喜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，视诸众生同于一子，见修善者生大欢喜，是故此地名曰极爱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父母见子遇患，心生苦恼，愍之愁毒，初无舍离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，见诸众生为烦恼病之所缠切，心生愁恼，忧念如子，身诸毛孔血皆流出，是故此地名为一子。

“善男子，如人小时，拾取土块、粪秽、瓦石、枯骨、木枝置于口中，父母见已，恐为其患，左手捉头，右手挑出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，见诸众生法身未增，或行身口意业不善，菩萨见已，则以智手拔之令出，不欲令彼流转生死受诸苦恼，是故此地复名一子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而终亡，父母愁恼，愿与并命；菩萨亦尔，见一阐提堕于地狱，亦愿与俱生地狱中。何以故？是一阐提若受苦时，或生一念改悔之心，我即当为说种种法，令彼得生一念善根，是故此地复名一子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父母唯有一子，其子睡寤行住坐卧，心常念之，若有罪咎，善言诱谕，不加其恶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见诸众生若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或人天中，造作善恶，心常念之，初不放舍，若行诸恶，终不生瞋，以恶加之，是故此地复名一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其言秘密，我今智浅，云何能解？若诸菩萨住一子地能如是者，云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道时，断绝尔所婆罗门命？若得此地，则应护念。若不得者，复何因缘不堕地狱？若使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，何故复向提婆达多说如是言：‘痴人无羞，食人涕唾。’令彼闻已，生于瞋恨，起不善心出佛身血。提婆达多造是恶已，如来复记当堕地狱一劫受罪。世尊，如是之言，云何于义不相违背？

“世尊，须菩提者，住虚空地，凡欲入城求乞饮食要先观人。若有于己生嫌嫉心则止不行，乃至极饥犹不行乞。何以故？是须菩提常作是念：‘我忆往昔，于福田所生一恶念，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。我今宁饥，终日不食，终不令彼于我起嫌，堕于地狱受苦恼也。’复作是念：‘若有众生嫌我立者，我当终日端坐不起。若有众生嫌我坐者，我当终日立不移处。行卧亦尔。’是须菩提护众生故尚起是心，何况菩萨！菩萨若得一子地者，何缘如来出是粗言，使诸众生起重恶心？”

“善男子，汝今不应作如是难言，佛如来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蚊嘴能尽海底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令大地悉为非色，水为干相，火为冷相，风为住相，三宝佛性及以虚空作无常相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毁犯四重禁罪及一阐提谤正法者，现身得成十力、无畏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声闻、辟支佛等常住不变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十住诸菩萨等犯四重禁、作一阐提、诽谤正法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丧灭佛性，如来究竟入般涅槃，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善男子，假使掷罥能系缚风，齿能破铁，爪坏须弥，如

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宁与毒蛇同共一处，内其两手饿师子口，佉陀罗炭用洗浴身，不应发言：‘如来世尊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。’善男子，如来真实能为众生断除烦恼，终不为作烦恼因也。

“善男子，如汝所言，如来往昔杀婆罗门者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乃至蚁子尚不故杀，况婆罗门？菩萨常作种种方便，惠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夫施食者则为施命；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，常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修不杀戒得寿命长；菩萨摩诃萨行尸波罗蜜时，则为施与一切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慎口无过得寿命长；菩萨摩诃萨行羼提波罗蜜时，常劝众生莫生怨想、推直于人、引曲向己，无所诤讼得寿命长，是故菩萨行羼提波罗蜜时，已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精勤修善得寿命长；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，常劝众生勤修善法，众生行已得无量寿命，是故菩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，已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修摄心者得寿命长；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，劝诸众生修平等心，众生行已得寿命长，是故菩萨行禅波罗蜜时，已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于诸善法不放逸者得寿命长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劝诸众生于诸善法不生放逸，众生行已以是因缘得寿命长，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已施众生无量寿命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终无夺命。

“善男子，汝向所问，杀婆罗门时，得是地不？善男子，时我已得，以爱念故断其命根，非恶心也。善男子，譬如父母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，犯官宪制，是时父母以怖畏故若摈若杀，虽有摈杀，无有恶心；菩萨摩诃萨为护正法亦复如是，若有众生谤大乘者，即以鞭挞苦加治之，或夺其命，欲令改往，遵修善法。菩萨常当作是思惟：‘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？随其方便要当为之。’诸婆罗门命终之后，生阿鼻地狱则有三念：一者、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，即自知从人道中来；二者、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处，即便自知是阿鼻狱；三者、自念乘何业缘而来生此，即便自知乘谤方等大乘经典不信因缘，为国主所杀而来生此。念是事已，即于大乘方等经典生信敬心，寻时命终生甘露鼓如来世界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我于往昔乃与是人十劫寿命，云何名杀？

“善男子，有人掘地、刈草、斫树、斩截死尸、骂詈鞭挞，以是业缘堕地狱不？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应堕地狱。何以故？如佛昔为声闻说法：‘汝诸比丘，于诸草木莫生恶心。何以故？一切众生因恶心故堕于地狱。’”

尔时，佛赞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应善受持。善男子，若因恶心堕地狱者，菩萨尔时实无恶心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，乃至虫蚁，悉生怜愍利益心故。所以者何？善知因缘诸方便故，以方便力欲令众生种诸善根。善男子，以是义

故，我于尔时，以善方便，虽夺其命而非恶心。

“善男子，婆罗门法，若杀蚁子满足十车，无有罪报。蚊、虻、蚤、虱、猫、狸、师子、虎、狼、熊、罴，诸恶虫兽，及余能为众生害者，杀满十车，鬼、神、罗刹、拘槃荼、迦罗、富单那颠狂干枯诸鬼神等，能为众生作娆害者，有夺其命，悉无罪报。若杀恶人则有罪报，杀已不悔则堕饿鬼。若能忏悔，三日断食，其罪消灭无有遗余。若杀和尚，害其父母、女人及牛，无数千年在地狱中。

“善男子，佛及菩萨知杀有三，谓下中上。下者，蚁子乃至一切畜生，唯除菩萨示现生者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以愿因缘示受畜生，是名下杀。以下杀因缘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具受下苦。何以故？是诸畜生有微善根，是故杀者具受罪报，是名下杀。中杀者，从凡夫人至阿那含，是名为中。以是业因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具受中苦，是名中杀。上杀者，父母乃至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毕定菩萨，是名为上。以是业因缘故，堕于阿鼻大地狱中，具受上苦，是名上杀。善男子，若有能杀一阐提者，则不堕此三种杀中。善男子，彼诸婆罗门等一切皆是一阐提也。譬如掘地、刈草、斫树、斩截死尸、骂詈鞭挞无有罪报，杀一阐提亦复如是，无有罪报。何以故？诸婆罗门乃至无有信等五法，是故虽杀不堕地狱。

“善男子，汝先所言，如来何故骂提婆达多痴人食唾？汝亦不应作如是问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凡所发言不可思议。善男子，或有实语为世所爱，非时非法，不为利益，如是之言我终不说。善男子，或复有言粗犷虚妄，非时非法，闻者不爱，不能利益我亦不说。善男子，若有语言虽复粗犷，真实不虚，是时是法，能为一切众生利益，闻虽不悦，我要说之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应正遍知知方便故。

“善男子，如我一时游彼圹野聚落丛树。在其林下，有一鬼神即名圹野，纯食肉血，多杀众生，复于其聚日食一人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为彼鬼神广说法要，然彼暴恶愚痴无智不受教法，我即化身为大力鬼，动其宫殿令不安所。彼鬼于时将其眷属出其宫殿，欲来拒逆。鬼见我时即失心念，惶怖躃地，迷闷断绝犹如死人。我以慈愍手摩其身，即还起坐，作如是言：‘快哉！今日还得身命。是大神王具大威德，有慈愍心赦我愆咎。’即于我所生善信心。我即还复如来之身，复更为说种种法要，令彼鬼神受不杀戒。即于是日圹野村中，有一长者次应当死，村人已送付彼鬼神，鬼神得已即以施我。我既受已，便为长者更立名字，名手长者。尔时，彼鬼即白我言：‘世尊，我及眷属，唯仰血肉以自存活，今以戒故，当云何活？’我即答言：‘从今当敕声闻弟子，随有修行佛法之处，悉当令其施汝饮食。’善男子，以是因缘为诸比丘制如是戒：‘汝等从今常当施彼圹野鬼食。若有住处不能施者，当知是辈非我弟子，即是天魔徒党眷属。’善男子，

如来为欲调伏众生故，示如是种种方便，非故令彼生怖畏也。

“善男子，我亦以木打护法鬼。又于一时，在一山上，推羊头鬼令堕山下。复于树头扑护猕猴鬼，令护财象见五师子，使金刚神怖萨遮尼揵，亦以针刺箭毛鬼身。虽作如是，亦不令彼诸鬼神等有灭没者，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，示如是种种方便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实不骂辱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亦不愚痴食人涕唾，亦不生于恶趣之中阿鼻地狱受罪一劫，亦不坏僧、出佛身血，亦不违犯四重之罪、诽谤正法大乘经典，非一阐提，亦非声闻、辟支佛也。善男子，提婆达多者，实非声闻、缘觉境界，唯是诸佛之所知见。善男子，是故汝今不应难言：‘如来何缘呵啧骂辱提婆达多？’汝于诸佛所有境界，不应如是生于疑网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譬如甘蔗，数数煎煮得种种味；我亦如是，从佛数闻多得法味，所谓出家味、离欲味、寂灭味、道味。世尊，譬如真金，数数烧打，融消炼冶，转更明净调和柔软，光色微妙，其价难量，然后乃为人天宝重。世尊，如来亦尔，郑重咨问，则得闻见甚深之义，令深行者受持奉修，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然后为诸人天所宗恭敬供养。”

尔时，佛赞迦葉菩萨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诸众生故，咨启如来如是深义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我随汝意，说于大乘方等甚深秘密之法，所谓极爱如一子地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菩萨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，修舍心时，复得何地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善知时，知我欲说，汝则咨问。菩萨摩诃萨修舍心时，则得住于空平等地如须菩提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空平等地，则不见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儿息、亲族、知识、怨憎中人，乃至不见阴、界、诸入、众生、寿命。善男子，譬如虚空无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乃至无有众生、寿命；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有父母乃至寿命。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亦复如是，其心平等如彼虚空。何以故？善能修习诸空法故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空？”

“善男子，空者，所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无始空、性空、无所有空、第一义空、空空、大空。

“菩萨摩诃萨云何观于内空？是菩萨摩诃萨观内法空。是内法空，谓无父母、怨亲中人、众生、寿命、常乐我净、如来法僧、所有财物。是内法中虽有佛性，而是佛性非

内非外。所以者何？佛性常住无变易故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内空。外空者亦复如是，无有内法。内外空者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唯有如来、法、僧、佛性不在二空。何以故？如是四法常乐我净，是故四法不名为空。是名内外俱空。

“善男子，有为空者，有为之法悉皆是空，所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常乐我净空、众生寿命如来法僧第一义空。是中佛性非有为法，是故佛性非有为法空。是名有为空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为空？是无为法悉皆是空，所谓无常、苦、不净、无我、阴、界、入、众生寿命相、有为、有漏、内法、外法。无为法中佛等四法，非有为非无为，性是善故非无为，性常住故非有为。是名菩萨观无为空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始空？是菩萨摩诃萨见生死无始皆悉空寂。所谓空者，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易，众生、寿命、三宝、佛性及无为法。是名菩萨观无始空。

“云何菩萨观于性空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本性皆空，谓阴、界、入、常无常、苦乐、净不净、我无我，观如是等一切诸法不见本性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性空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？如人无子言舍宅空，毕竟观空无有亲爱。愚痴之人言诸方空，贫穷之人言一切空，如是所计或空或非空。菩萨观时，如贫穷人一切皆空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时，是眼生时无所从来，及其灭时去无所至，本无今有，已有还无，推其实性，无眼无主。如眼无性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何等名为第一义空？有业有报，不见作者，如是空法名第一义空。是名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空空？是空空中，乃是声闻、辟支佛等所迷没处。善男子，是有是无，是名空空；是是非是，是名空空。善男子，十住菩萨尚于是中通达少分犹如微尘，况复余人！善男子，如是空空，亦不同于声闻所得空空三昧。是名菩萨观于空空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大空？善男子，言大空者，谓般若波罗蜜。是名大空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得如是空门，则得住于虚空等地。善男子，我今于是大众之中，说如是等诸空义时，有十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，即得住于虚空等地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，于一切法中无有滞碍系缚拘执，心无迷闷。以是义故，名虚空等地。善男子，譬如虚空，于可爱色不生贪著，不爱色中，不生瞋恚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

复如是，于好恶色心无贪恚。善男子，譬如虚空广大无对，悉能容受一切诸法；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，广大无对，悉能容受一切诸法。以是义故，复得名为虚空等地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，于一切法亦见亦知。若行、若缘、若性、若相、若因、若缘、若众生心、若根、若禅定、若乘、若善知识、若持禁戒、若所施，如是等法一切知见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，知而不见。云何为知？知自饿法，投渊赴火，自坠高岩，常翘一脚，五热炙身，常卧灰土、棘刺、编椽、树叶、恶草、牛粪之上，衣粗麻衣、冢间所弃粪扫氈褐钦婆罗衣、獐鹿皮、革刍草衣裳，茹菜啖食藕根、油滓、牛粪、根果；若行乞食限从一家，主若言无即便舍去，设复还唤终不回顾；不食盐肉五种牛味，常所饮服糠汁沸汤；受持牛戒、狗鸡雉戒，以灰涂身，长发为相；以羊祠时，先咒后杀；四月事火，七日服风；百千亿华供养诸天，诸所欲愿因此成就。如是等法，能为无上解脱因者，无有是处。是名为知。云何不见？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脱，是名不见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亦见亦知。何等为见？见诸众生行是邪法必堕地狱，是名为见。云何为知？知诸众生从地狱出生于人中，若能修行檀波罗蜜，乃至具足诸波罗蜜，是人必得入正解脱，是名为知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有亦见亦知。云何为见？见常无常、苦乐、净不净、我无我，是名为见。云何为知？知诸如来定不毕竟入于涅槃，知如来身金刚无坏，非是烦恼所成就身，又非臭秽腐败之身，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是名为知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。云何为知？知是众生信心成就，知是众生求于大乘，是人顺流，是人逆流，是人正住，知是众生已到彼岸。顺流者谓凡夫人，逆流者从须陀洹乃至缘觉，正住者谓菩萨等，到彼岸者所谓如来应正遍知。是名为知。云何为见？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，以净天眼见诸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，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；见诸众生修善业者，命终当生天上人中；见诸众生从闇入闇，有诸众生从闇入明，有诸众生从明入闇，有诸众生从明入明。是名为见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。菩萨摩诃萨知诸众生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。是人今世恶业成就，或因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业必应地狱受报；是人直以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现世轻受不堕地狱。云何是业能得现报？忏悔发露所有诸恶，既悔之后更不敢作，惭愧成就故，供养三宝故，常自呵责故。是人以是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受报，所谓头痛、目痛、腹痛、背痛、横罗死殃、呵责骂辱、鞭杖闭系、饥饿

困苦，受如是等现世轻报。是名为知。云何为见？菩萨摩诃萨见如是人不能修习身戒心慧，造少恶业，此业因缘应现受报；是人少恶不能忏悔，不自呵责，不生惭愧，无有怖惧，是业增长地狱受报。是名为见。

“复有知而不见。云何知而不见？知诸众生皆有佛性，为诸烦恼之所覆蔽不能得见，是名知而不见。

“复有知而少见。十住菩萨摩诃萨等知诸众生皆有佛性见不明了，犹如闇夜所见不了。

“复有亦见亦知，所谓诸佛如来亦见亦知。

“复有亦见亦知、不见不知。亦见亦知者，所谓世间文字言语、男女、车乘、瓶盆、舍宅、城邑、衣裳、饮食、山河园林、众生寿命，是名亦知亦见。云何不见不知？圣人所有微密之语，无有男女乃至园林，是名不见不知。

“复有知而不见。知所惠施，知所供处，知于受者，知因果报，是名为知。云何不见？不见所施供处、受者及以果报，是名不见。

“菩萨摩诃萨知有八种，即是如来五眼所知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，得何等利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，得四无碍：法无碍、义无碍、辞无碍、乐说无碍。法无碍者，知一切法及法名字。义无碍者，知一切法所有诸义，能随诸法所立名字而为作义。辞无碍者，随字论、正音论、阐陀论、世辩论。乐说无碍者，所谓菩萨摩诃萨凡所演说无有障碍，不可动转，无所畏省，难可摧伏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能如是见知，即得如是四无碍智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法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遍知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诸佛之法。义无碍者，乘虽有三，知其归一，终不谓有差别之相。辞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于一法中作种种名，经无量劫说不可尽；声闻、缘觉能作是说，无有是处。乐说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为诸众生演说诸法，若名若义种种异说不可穷尽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法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而不取著。义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虽知诸义而亦不著。辞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虽知名字亦不取著。乐说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虽知乐说如是最上而亦不著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若取著者，不名菩萨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不取著则不知法，若知法者则是取著，若知不著则无所知，云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著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夫取著者不名无碍，无所取著乃名无碍。善男子，是故一切诸菩萨等有取著者则无无碍，若无无碍不名菩萨，当知是人名为凡夫。何故取著名为凡夫？一切凡夫取著于色乃至著识，以著色故则生贪心，生贪心故为色系缚，乃至为识之所系缚，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，是故取著名为凡夫。以是义故，一切凡夫无四无碍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知见法相，以知见故则知其义，以见法相及知义故，而于色中不生系著，乃至识中亦复如是。以不著故，菩萨于色不生贪心，乃至识中亦不生贪；以无贪故，则不为色之所系缚，乃至不为识之所缚；以不缚故，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。以是义故，一切菩萨得四无碍。

“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我为弟子十二部中说系著者名为魔缚，若不著者则脱魔缚。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缚，无罪之人王不能缚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有系著者为魔所缚，无系著者魔不能缚。以是义故，菩萨摩诃萨而无所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法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善知字持而不忘失。所谓持者，如地、如山、如眼、如云、如人、如母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义无碍者，菩萨虽知诸法名字而不知义，得义无碍则知于义。云何知义？谓地持者，如地普持一切众生及非众生，以是义故名为地持。善男子，谓山持者，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：‘何故名山而为持耶？山能持地令无倾动，是故名持。何故复名眼为持耶？眼能持光，故名为持。何故复名云为持耶？云名龙气，龙气持水，故名云持。何故复名人为持耶？人能持法及以非法，故名人持。何故复名母为持耶？母能持子，故名母持。’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名字句义亦复如是。辞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以种种辞演说一义，亦无有义，犹如男女、舍宅、车乘、众生等名。何故无义？善男子，夫义者，乃是菩萨、诸佛境界；辞者，凡夫境界。以知义故，得辞无碍。乐说无碍者，菩萨摩诃萨知辞知义，故于无量阿僧祇劫说辞说义而不可尽，是名乐说无碍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修行世谛，以修行故，知法无碍；复于无量阿僧祇劫修第一义谛故，得义无碍；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习毗伽罗那论故，得辞无碍；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修习说世谛论故，得乐说无碍。善男子，声闻、缘觉若有得是四无碍者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九部经中，我说声闻、缘觉之人有四无碍，声闻、缘觉真实无有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为度众生故，修如是四无碍智。

“缘觉之人修寂灭法，志乐独处，若化众生但现神通，终日默然，无所宣说，云何当有四无碍智？何故默然而无所说？缘觉不能说法度人使得暖法、顶法、忍法、世第一法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摩诃萨，不能令人发阿耨多罗三

藐三菩提心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缘觉出世，世间无有九部经典，是故缘觉无辞无碍、乐说无碍。善男子，缘觉之人虽知诸法，无法无碍。何以故？法无碍者名为知字，缘觉之人虽知文字，无字无碍。何以故？不知常住二字法故，是故缘觉不得法无碍。虽知于义，无义无碍。真知义者，知诸众生悉有佛性。佛性义者，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义故，缘觉之人不得义无碍。是故缘觉一切无有四无碍智。

“云何声闻无四无碍？声闻之人无有三种善巧方便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必须软语然后受法，二者、必须粗语然后受化，三者、不软不粗然后受化。声闻之人无此三故，无四无碍。

“复次，声闻、缘觉不能毕竟知辞知义，无自在智知于境界，无有十力、四无所畏，不能毕竟渡于十二因缘大河，不能善知众生诸根利钝差别，未能永断二谛疑心，不知众生种种诸心所缘境界，不能善说第一义空，是故二乘无四无碍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诸声闻、缘觉之人一切无有四无碍者，云何世尊说舍利弗智慧第一，大目揵连神通第一，摩诃拘絺罗四无碍第一？如其无者，如来何故作如是说？”

尔时，世尊赞迦葉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譬如恒河有无量水，辛头大河水亦无量，博叉大河水亦无量，悉陀大河水亦无量，阿耨达池水亦无量，大海之中水亦无量，如是诸水虽同无量，然其多少其实不等；声闻、缘觉及诸菩萨四无碍智亦复如是，善男子，若说等者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我为凡夫说摩诃拘絺罗四无碍智为最第一，汝所问者，其义如是。善男子，声闻之人或有得一，或有得二，若具足四，无有是处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先说梵行品中，菩萨知见得四无碍者，菩萨知见则无所得，亦无有心言无所得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。若使菩萨心有得者，则非菩萨，名为凡夫。云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善哉！善哉！我将欲说而汝复问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，无所得者名四无碍。善男子，以何义故，无所得者名为无碍？若有得者则名为碍，有障碍者名四颠倒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无四倒故，故得无碍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则名为慧，菩萨摩诃萨得是慧故，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为无明，菩萨永断无明闇故，故无所得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名大涅槃，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涅槃中，不见一切诸法性相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，菩萨永断二十五有，得大涅槃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名为大乘，菩萨摩诃萨不住诸法故得大乘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为声闻、辟支佛道，菩萨永断二乘道故，得于佛道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名方等经，菩萨读诵如是经故得大涅槃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经，菩萨不修，纯说方等大乘经典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有者名为虚空，世间无物名为虚空，菩萨得是虚空三昧无所见故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生死轮，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，菩萨永断一切生死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者名常乐我净，菩萨摩诃萨见佛性故得常乐我净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无常、无乐、无我、无净，菩萨摩诃萨断是无常、无乐、无我、无净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名第一义空，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悉无所见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为五见，菩萨永断是五见故得第一义空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无所得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悉无所见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有所得者名为声闻、缘觉菩提，菩萨永断二乘菩提，是故菩萨名无所得。

“善男子，汝之所问亦无所得，我之所说亦无所得。若说有得，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我说是菩萨无所得时，无量众生断有相心。以是事故，我敢咨启无所得义，令如是等无量众生离魔眷属，为佛弟子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先于娑罗双树间，为纯陀说偈：

“本有今无，本无今有，

三世有法，无有是处。

“世尊，是义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我为化度诸众生故而作是说，亦为声闻、辟支佛故而作是说，亦为文殊师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说，不但正为纯陀一人说是偈也。时文殊师利将欲问我，我知其心而为说之。我既说已，文殊师利即得解了。”

迦葉菩萨言：“世尊，如文殊等，讵有几人能了是义？惟愿如来更为大众广分别说。”

“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今当为汝重敷演之。言本有者，我昔本有无量烦恼，以烦恼故，现在无有大般涅槃。言本无者，本无般若波罗蜜，以无般若波罗蜜故，现在具有诸烦恼结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烦恼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，是故现在无有金刚微妙法身。言本无者，我身本无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以本无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故，现在具有四百四病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病苦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昔本有无常、无我、无乐、无净，以有无常、无我、无乐、无净故，现在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言本无者，本不见佛性，以不见故无常乐我净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无常乐我净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本有凡夫修苦行心，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。言本无者，我本无有六波罗蜜，以本无有六波罗蜜故，修行凡夫苦行之心，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苦行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昔本有杂食之身，以有食身故，现在无有无边之身；言本无者，本无三十七助道法，以无三十七助道法故，现在具有杂食之身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杂食身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，以是事故，现在无有毕竟空定。言本无者，我本无有中道实义，以无中道真实义故，于一切法则有著心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说一切法是有相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诸钝根声闻弟子，以有钝根声闻弟子故，不得演说一乘之实。言本无者，本无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，以无利根迦葉等故，随宜方便开示三乘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毕竟演说三乘法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本有者，我本说言却后三月于娑罗双树当般涅槃，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方等典大般涅槃。言本无者，本昔无有文殊师利大菩萨等，以无有故，现在说言如来无常。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，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是无

常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普为诸众生故，虽知诸法，说言不知；虽见诸法，说言不见；有相之法说言无相，无相之法说言有相；实有无常说言有常，实有有常说言无常，我乐净等亦复如是；三乘之法说言一乘，一乘之法随宜说三；略相说广，广相说略；四重之法说偷兰遮，偷兰遮法说为四重，犯说非犯，非犯说犯，轻罪说重，重罪说轻。何以故？如来明见众生根故。

“善男子，如来虽作是说，终无虚妄。何以故？虚妄之语即是罪过，如来悉断一切罪过，云何当有虚妄语耶？善男子，如来虽无虚妄之言，若知众生因虚妄说得法利者，随宜方便则为说之。

“善男子，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。何以故？诸佛世尊为第一义故说于世谛，亦令众生得第一义谛。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义者，诸佛终不宣说世谛。善男子，如来有时演说世谛，众生谓佛说第一义谛；有时演说第一义谛，众生谓佛说于世谛。是则诸佛甚深境界，非是声闻、缘觉所知。善男子，是故汝先不应难言菩萨摩诃萨无所得也。菩萨常得第一义谛，云何难言无所得耶？”

迦葉复言：“世尊，第一义谛亦名为道，亦名菩提，亦名涅槃。若有菩萨言有得道、菩提、涅槃，即是无常。何以故？法若常者，则不可得。犹如虚空，谁有得者？世尊，如世间物，本无今有名为无常；道亦如是，道若可得，则名无常。法若常者，无得无生，犹如佛性无得无生。世尊，夫道者，非色非不色，不长不短，非高非下，非生非灭，非赤非白，非青非黄，非有非无，云何如来说言可得？菩提、涅槃亦复如是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善男子，道有二种：一者、常，二者、无常。菩提之相亦有二种：一者、常，二者、无常。涅槃亦尔，外道道者名为无常，内道道者名之为常。声闻、缘觉所有菩提名为无常，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名之为常。外解脱者名为无常，内解脱者名之为常。善男子，道与菩提及以涅槃悉名为常，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所覆，无慧眼故不能得见；而诸众生为欲见故修戒、定、慧，以修行故见道、菩提及以涅槃，是名菩萨得道、菩提及涅槃也。道之性相实不生灭，以是义故不可捉持。

“善男子，道者，虽无色像可见、称量可知，而实有用。善男子，如众生心，虽非是色，非长非短，非粗非细，非缚非解，非是见法，而亦是有。以是义故，我为须达说言：‘长者，心为城主。长者，若不护心则不护身口，若护心者则护身口。以不善护是身口故，令诸众生到三恶趣。护身口者，则令众生得人天涅槃，得名真实；其不得者，名不真实。’

“善男子，道与菩提及以涅槃亦复如是，亦有亦常。如其无者，云何能断一切烦恼？以其有故，一切菩萨了了见知。善男子，见有二种：一、相貌见，二、了了见。云何相貌见？如远见烟名为见火，实不见火，虽不见火亦非虚妄；见空中鹤便言见水，虽不见水亦非虚妄；如见华叶便言见根，虽不见根亦非虚妄；如人遥见篱间牛角便言见牛，虽不见牛亦非虚妄；如见女人怀妊便言见欲，虽不见欲亦非虚妄；如见树生叶便言见水，虽不见水亦非虚妄；又如见云便言见雨，虽不见雨亦非虚妄；如见身业及以口业便言见心，虽不见心亦非虚妄。是名相貌见。云何了了见？如眼见色。善男子，如人眼根清净不坏，自观掌中阿摩勒果；菩萨摩诃萨了了见道、菩提、涅槃亦复如是。虽如是见，初无见相。善男子，以是因缘，我于往昔告舍利弗：‘一切世间若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人所不知不见不觉，惟有如来悉知见觉，及诸菩萨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若诸世间所知见觉，我与菩萨亦知见觉。世间众生之所不知不见不觉，亦不自知不知见觉。世间众生所知见觉，便自说言我知见觉。舍利弗，如来一切悉知见觉，亦不自言我知见觉，一切菩萨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若使如来作知见觉相，当知是则非佛世尊，名为凡夫，菩萨亦尔。’”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 梵行品第二十之三

迦葉菩萨言：“如佛世尊为舍利弗说：‘世间知者，我亦得知。世间不知，我亦悉知。’其义云何？”

“善男子，一切世间不知不见不觉佛性。若有知见觉佛性者，不名世间，名为菩萨。世间之人亦复不知不见不觉十二部经、十二因缘、四倒、四谛、三十七品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、大般涅槃。若知见觉者，不名世间，当名菩萨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不知见觉。云何世间所知见觉？所谓梵天、自在天、八臂天、性时微尘法及非法、是造化主、世界终始、断常二见，说言初禅至非非想名为涅槃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所知见觉。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知见觉。菩萨如是知见觉已，若言不知不见不觉，是为虚妄。虚妄之法则为是罪，以是罪故堕于地狱。善男子，若男、若女、若沙门、若婆罗门，说言无道、菩提、涅槃，当知是辈名一阐提、魔之眷属，名为谤法。如是谤法，名谤诸佛。如是之人不名世间，不名非世间。”

尔时，迦葉闻是事已，即以偈颂而赞叹佛：

“大慈愍众生，故今我归依，

善拔众毒箭，故称大医王。

世医所疗治，虽差还复生，

如来所治者，毕竟不复发。

世尊甘露药，以施诸众生，

众生既服已，不死亦不生。

如来今为我，演说大涅槃，

众生闻秘藏，即得不生灭。”

迦葉菩萨说是偈已，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一切世间不知见觉，菩萨悉能知见觉者。若使菩萨是世间者，不得说言世间不知不见不觉，而是菩萨能知见觉。若非世间，有何异相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言菩萨者，亦是世间，亦非世间。不知见觉者名为世间，知见觉者不名世间。汝言有何异者，我今当说。

“善男子，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槃经，即生敬信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则名为世间。菩萨一切世间不知见觉，如是菩萨亦同世间不知见觉。菩萨闻是涅槃经已，知有世间不知见觉，应是菩萨所知见觉，知是事已即自思惟：‘我当云何方便修习得知见觉？’覆自念言：‘唯当深心修持净戒。’善男子，菩萨尔时以是因缘，于未来世在在生处戒常清净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以戒净故，在在生处，常无憍慢邪见疑网，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，是名菩萨修持净戒。戒既清净，次修禅定。以修定故在在生处正念不忘，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十二部经，诸佛世尊常乐我净，一切菩萨安住方等《大涅槃经》悉见佛性，如是等事忆而不忘，因修定故得十一空，是名菩萨修清净定。戒定已备，次修净慧。以修慧故，初不计著身中有我、我中有身、是身是我、非身非我，是名菩萨修习净慧。以修慧故，所受持戒牢固不动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须弥，不为四风之所倾动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不为四倒之所倾动。善男子，菩萨尔时自知见觉所受持戒无有倾动，是名菩萨所知见觉，非世间也。善男子，菩萨见所持戒牢固不动，心无悔恨；无悔恨故，心得欢喜；得欢喜故，心得悦乐；得悦乐故，心则安隐；心安隐故，得无动定；得无动定故，得实知见；实知见故，厌离生死；厌离生死故，便得解脱；得解脱故，明见佛性。是名菩萨所知见觉，非世间也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不知见觉，而是菩萨所知见觉。”

迦葉复言：“云何菩萨修持净戒，心无悔恨，乃至明了，见于佛性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世间戒者不名清净。何以故？世间戒者，为于有故，性不定故，非毕竟故，不能广为一切众生，以是义故，名为不净；以不净故，有悔恨心；以悔恨故

，心无欢喜；无欢喜故，则无悦乐；无悦乐故，则无安隐；无安隐故，无不动定；无不动定故，无实知见；无实知见故，则无厌离；无厌离故，则无解脱；无解脱故，不见佛性；不见佛性故，终不能得大般涅槃。是名世间戒不清净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清净戒者，戒非戒故，非为有故，定毕竟故，为众生故，是名菩萨戒清净也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净戒中，虽不欲生无悔恨心，无悔恨心自然而生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执持明镜，不期见面，面像自现；亦如农夫种之良田，不期生芽而芽自生；亦如燃灯，不期灭闇而闇自灭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坚持净戒，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复如是，以净戒故心得欢喜。

“善男子，如端正人自见面貌，心生欢喜；持净戒者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不欢喜，如形残者自见面貌不生喜悦，破戒之人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譬如牧牛，有二女人，一持酪瓶，一持浆瓶，俱共至城而欲卖之。于路脚跌，二瓶俱破，一则欢喜，一则愁；持戒、破戒亦复如是，持净戒者心则欢喜，心欢喜故则便思惟：‘诸佛如来于涅槃中说，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槃，我今修习如是净戒亦应得之。’以是因缘，心则悦乐。”

迦葉复言：“喜之与乐有何差别？”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作恶时名为欢喜，心净持戒名之为乐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，见大涅槃名之为乐。下名为喜，上名为乐。离世共法名之为喜，得不共法名之为乐。以戒净故，身体轻柔，口无粗过。菩萨尔时，若见若闻，若嗅若尝，若触若知，悉无诸恶；以无恶故，心得安隐；以安隐故，则得静定；得静定故，得实知见；实知见故，厌离生死；厌生死故，则得解脱；得解脱故，得见佛性；见佛性故，得大涅槃。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戒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所受净戒，五法佐助。云何为五？一、信，二、惭，三、愧，四、善知识，五、宗敬戒。离五盖故，所见清净；离五见故，心无疑网；离五疑故——一者、疑佛，二者、疑法，三者、疑僧，四者、疑戒，五者、疑不放逸——菩萨尔时即得五根，所谓信、念、精进、定、慧；得五根故，得五种涅槃，谓色解脱乃至识解脱。是名菩萨清净持戒，非世间也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，而是菩萨所知见觉。

“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《大涅槃经》有破戒者，有人呵责轻贱毁辱而作是言：‘若佛秘藏《大涅槃经》有威力者，云何令汝毁所受戒？’若人受持是《涅槃经》毁禁戒者，当知是经为无威力。若无威力，虽复读诵为无利益。缘是轻毁《涅槃经》故，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。受持是经而毁戒者，则是众生恶知识也，非我弟子，是魔眷属。如是之人，我亦不听受持是典，宁使不受不持不修，不以毁戒受持修习

。

“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《涅槃经》者，当正身心，慎莫调戏轻躁举动。身为调戏，心为轻动。求有之心名为轻动，身造诸业名为调戏。若我弟子求有造业，不应受持是大乘典《大涅槃经》。若有如是受持经者，人当轻呵而作是言：‘若佛秘藏《大涅槃经》有威力者，云何令汝求有造业？若持经者求有造业，当知是经为无威力。若无威力，虽复受持为无利益。’缘是轻毁涅槃经故，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。受持是经求有造业，则是众生恶知识也，非我弟子，是魔眷属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《大涅槃经》，莫非时说，莫非国说，莫不请说，莫轻心说，莫处处说，莫自叹说，莫轻他说，莫灭佛法说，莫炽然世法说。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是经非时而说，乃至炽然世法说者，人当轻呵而作是言：‘若佛秘藏《大涅槃经》有威力者，云何令汝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？若持经者作如是说，当知是经为无威力。若无威力，虽复受持为无利益。’缘是轻毁涅槃经故，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。受持是经非时而说，乃至炽然世法而说，则是众生恶知识也，非我弟子，是魔眷属。

“善男子，若欲受持者，说大涅槃者，说佛性者，说如来秘藏者，说大乘者，说方等经者，说声闻乘者，说辟支佛乘者，说解脱者、见佛性者，先当清净其身；以身净故，则无呵责；无呵责故，令无量人于大涅槃生清净信；信心生故，恭敬是经；若闻一偈一句一字，及说法者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当知是人则是众生真善知识，非恶知识，是我弟子，非魔眷属，是名菩萨，非世间也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，而是菩萨所知见觉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复名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，而是菩萨所知见觉？所谓六念处。何等为六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念佛？如来、应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常不变易，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大师子吼，名大沙门、大婆罗门、大净，毕竟到于彼岸，无能胜者，无见顶者，无有怖畏，不惊不动，独一无侣，无师自悟，疾智、大智、利智、深智、解脱智、不共智、广普智、毕竟智，智宝成就，人中象王、人中牛王、人中龙王、人中丈夫、人中莲华分陀利华，调御人师，为大施主、大法之师。以知法故名大法师，以知义故名大法师，以知时故名大法师，以知足故名大法师，以知我故名大法师，知大众故名大法师，以知众生种种性故名大法师，以知诸根利钝中故名大法师，说中道故名大法师。

“云何名如来？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。云何不变？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部经，如来亦尔，故名如来。诸佛世尊从六波罗蜜、三十七品、十一空来至大涅槃，如来亦尔，是故号佛为如来也。诸佛世尊为众生故，随宜方便开示三乘，寿命无量不可称计，如来亦尔，是故号佛为如来也。

“云何为应？世间之法悉名怨家，佛应害故，故名为应。夫四魔者是菩萨怨，诸佛如来为菩萨时，能以智慧破坏四魔，是故名应。复次，应者名为远离，为菩萨时应当远离无量烦恼，故名为应。复次，应者名乐，过去诸佛为菩萨时，虽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受诸苦恼，终无不乐而常乐之，如来亦尔，是故名应。又复应者，一切人天应以种种香华、璎珞、幢幡、伎乐而供养之，是故名应。

“云何正遍知？正者名不颠倒，遍知者于四颠倒无不通达。又复正者名为苦行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。又复正者名世间中，遍知者毕竟定知修习中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复正者名为可数、可量、可称，遍知者不可数、不可量、不可称，是故号佛为正遍知。善男子，声闻、缘觉亦有遍知，亦不遍知。何以故？遍知者名五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声闻、缘觉亦得遍知，是名遍知。云何不遍知？善男子，假使二乘于无量劫观一色阴不能尽知，以是义故，声闻、缘觉无有遍知。

“云何明行足？明者名得无量善果，行名脚足，善果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脚足者名为戒慧，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名为明行足也。又复明者名咒，行者名吉，足者名果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咒者名为解脱，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果者名为大般涅槃，是故名为明行足也。又复明者名光，行者名业，足者名果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光者名不放逸，业者名六波罗蜜，果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复明者名为三明：一、菩萨明，二、诸佛明，三、无明明。菩萨明者即是般若波罗蜜，诸佛明者即是佛眼，无明明者即毕竟空。行者于无量劫为众生故修诸善业，足者明见佛性，以是义故名明行足。

“云何善逝？善者名高，逝名不高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高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高者即如来心也。善男子，心若高者不名如来，是故如来名为善逝。又复善者名为善知识，逝者善知识果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善知识者即初发心，果者名为大般涅槃，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，是故如来名为善逝。又复善者名好，逝者名有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好者名见佛性，有者名大涅槃。善男子，涅槃之性实非有也，诸佛世尊因世间故说言是有。善男子，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，实无有道说言有道；涅槃亦尔，因世间故说言为有，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。

“善男子，云何世间解？善男子，世间者名为五阴，解者名知，诸佛世尊善知五阴故名世间解。又世间者名为五欲，解名不著，不著五欲故名世间解。又世间解者，东方无量阿僧祇世界，一切声闻、独觉不知不见不解，诸佛悉知悉见悉解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，是故号佛为世间解。又世间者一切凡夫，解者知诸凡夫善恶因果，非是声闻、缘觉所知，唯佛能知，是故号佛为世间解。又世间者名曰莲华，解名不污。善男子，是名世间义。莲华者即是如来，不污者如来，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，是故号佛为世间解。又世间解者，诸佛菩萨名世间解。何以故？诸佛菩萨见世间故，故名世间解。善男子，如因食得命，名食为命；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见世间故，故名世间解。

“云何无上士？上士者名之为断，无所断者名无上士，诸佛世尊无有烦恼故无所断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士。又上士者名为诤讼，无上士者无有诤讼，如来无诤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士。又上士者名语可坏，无上士者语不可坏，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士。又上士者名为上座，无上士者名无上座，三世诸佛更无过者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士。上者名新，士者名故，诸佛世尊体大涅槃无新无故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士。

“云何调御丈夫？自既丈夫，复调丈夫。善男子，言如来者，实非丈夫、非不丈夫，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丈夫也。善男子，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则名丈夫。何等为四？一、善知识，二、能听法，三、思惟义，四、如说修行。善男子，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。善男子，若有男子无此四法，则不得名为丈夫也。何以故？身虽丈夫，行同畜生。如来调伏若男若女，是故号佛调御丈夫。复次，善男子，如御马者凡有四种：一者、触毛，二者、触皮，三者、触肉，四者、触骨。随其所触称御者意。如来亦尔，以四种法调伏众生：一、为说生令受佛语，如触其毛随御者意；二、说生老便受佛语，如触毛皮随御者意；三者、说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语，如触毛皮肉随御者意；四者、说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语，如触毛皮肉骨随御者意。善男子，御者调马无有决定；如来世尊调伏众生必定不虚，是故号佛为调御丈夫。

“云何天人师？师有二种：一者、善教，二者、恶教。诸佛菩萨常以善法教诸众生。何等善法？谓身口意善。诸佛菩萨教诸众生作如是言：‘善男子，汝当远离身不善业。何以故？以身恶业是可远离得解脱故，是故我以此法教汝。若是恶业不可远离得解脱者，终不教汝令远离也。若诸众生离恶业已堕三恶者，无有是处。以远离故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。’是故诸佛菩萨常以此法教化众生，口意亦尔，是故号佛为无上师。复次，昔未得道今已得之，以所得道为众生说；从本已来未修梵行今已修竟，以己所修为众生说；自破无明，复为众生破坏无明；自得净目，复为众生破除盲冥令得净眼；自知二谛，复为众生演说二谛；既自解脱，复为众生说解脱法；自渡无边生死大河

，复令众生皆悉得渡；自得无畏，复教众生令无怖畏；自既涅槃，复为众生演大涅槃。是故号佛为无上师。天者名昼，天上昼长夜短，是故名天。又复天者名无愁恼，常受快乐，是故名天。又复天者名为灯明，能破黑闇而为大明，是故名天；亦以能破恶业黑闇，得诸善业而生天上，是故名天。又复天者名吉，以吉祥故得名为天。又复天者名曰日，有光明故名曰为天。以是义故名为天也。人者名曰能多恩义，又复人者身口柔软，又复人者名有憍慢，又复人者能破憍慢。善男子，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，然经中说为天人师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诸众生中唯天与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能修十善业道，能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道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号佛为天人师。

“云何为佛？佛者名觉，既自觉悟，复能觉他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觉知有贼，贼无能为；菩萨摩诃萨能觉一切无量烦恼，既觉了已，令诸烦恼无所能为，是故名佛。以是觉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是故名佛。

“婆伽婆者，婆伽名破，婆名烦恼，能破烦恼故名婆伽婆。又能成就诸善法故，又能善解诸法义故，有大功德无能胜故，有大名闻遍十方故，又能种种大慧施故，又于无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。

“善男子，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，若行若住，若坐若卧，若昼若夜，若明若闇，常得不离见佛世尊。

“善男子，何故名为如来、应、正遍知乃至婆伽婆，而有如是无量功德大名称耶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，恭敬父母、和尚诸师、上座长老，于无量劫常为众生而行布施，坚持禁戒，修习忍辱，勤行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故今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金刚之身。又复菩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，修习信、念、进、定、慧根，于诸师长恭敬供养，常为法利，不为食利。菩萨若持十二部经若读若诵，常为众生令得解脱安隐快乐，终不自为。何以故？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、无为之心、无诤讼心、无垢秽心、无系缚心、无取著心、无覆盖心、无无记心、无生死心、无疑网心、无贪欲心、无瞋恚心、无愚痴心、无憍慢心、无秽浊心、无烦恼心、无苦心、无量心、广大心、虚空心、无心、无无心、调心、不护心、无覆藏心、无世间心、常定心、常修心、常解脱心、无报心、无愿心、善愿心、无误心、柔软心、不住心、自在心、无漏心、第一义心、不退心、无常心、正直心、无谄曲心、纯善心、无多少心、无坚心、无凡夫心、无声闻心、无缘觉心、善知心、界知心、生界知心、住界知心、自在界心，是故今得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大悲三念处、常乐我净，是故得称如来乃至婆伽婆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念佛。

“云何菩萨摩诃萨念法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思惟诸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，因是法故，能令众生得现在果。唯此正法无有时节，法眼所见，非肉眼见，然不可以譬喻为比，不生不出，不住不灭，不始不终，无为无数，无舍宅者为作舍宅，无归作归，无明作明，未到彼岸令到彼岸，为无香处作无碍香，不可见见，不动不转，不长不短，永断诸乐而安隐乐毕竟微妙，非色断色而亦是色，乃至非识断识而亦是识，非业断业，非结断结，非物断物而亦是物，非界断界而亦是界，非有断有而亦是有，非入断入而亦是入，非因断因而亦是因，非果断果而亦是果；非虚非实，断一切实而亦是实；非生非灭，永断生灭而亦是灭；非相非非相，断一切相而亦是相；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师；非怖非安，断一切怖而亦是安；非忍非不忍，永断不忍而亦是忍，非止非不止，断一切止而亦是止；一切法顶，悉能永断一切烦恼，清净无相永脱诸相，无量众生毕竟住处，能灭一切生死炽火，乃是诸佛所游居处，常不变易。是名菩萨念法。

“云何念僧？诸佛圣僧如法而住，受正直法随顺修行，不可睹见，不可捉持，不可破坏，无能娆害，不可思议，一切众生良祐福田。虽为福田，无所受取，清净无秽，无漏无为，广普无边，其心调柔平等无二，无有娆浊，常不变易。是名念僧。

“云何念戒？菩萨思惟有戒不破不漏，不坏不杂，虽无形色而可护持，虽无触对善修方便，可得具足无有过咎，诸佛菩萨之所赞叹，是大方等大涅槃因。善男子，譬如大地、船舫、璎珞、大姓、大海、灰汁、舍宅、刀剑、桥梁、良医妙药阿伽陀药、如意宝珠、脚足眼目、父母、阴凉，无能劫盗，不可娆害，火不能焚，水不能漂，大山梯蹬，诸佛菩萨妙宝胜幢。若住是戒得须陀洹果，我亦有分，然我不须。何以故？若我得是须陀洹果，不能广度一切众生。若住是戒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亦有分，是我所欲。何以故？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为众生广说妙法而作救护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念戒。

“云何念施？菩萨摩诃萨深观此施，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。诸佛菩萨亲近修习如是布施，我亦如是亲近修习。若不惠施，不能庄严四部之众。施虽不能毕竟断结而能除破现在烦恼。以施因缘故，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。菩萨摩诃萨施众生食则施其命，以是果报，成佛之时常不变易，以施乐故成佛之时则得安乐。菩萨施时，如法求财不侵彼施，是故成佛得清净涅槃。菩萨施时，令诸众生不求而得，是故成佛得自在。我以施因缘令他得力，是故成佛获得十力。以施因缘令他得语，是故成佛得四无碍。诸佛菩萨修集是施为涅槃因，我亦如是，修习布施为涅槃因。广说如《杂华》中。

“云何念天？有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。‘若有信心得四天王处，我亦有分。若戒、多闻、布施、智慧得四天王处，乃至得非想非非想处，我亦有分，然非我欲。何以故？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是无常，以无常故生老病死，以是义故非我所欲。譬如幻化诳于愚夫，智慧之人所不惑著。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愚者即是一切凡夫。我则不同凡夫愚人，我曾闻有第一义天，谓诸佛菩萨常不变易，以常住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。我为众生精勤求于第一义天。何以故？第一义天能令众生除断烦恼，犹如意树。若我有信乃至有慧，则能得是第一义天，当为众生广分别说第一义天。’是名菩萨摩诃萨念天。

“善男子，是名菩萨，非世间也。是为世间不知见觉，而是菩萨所知见觉。善男子，若我弟子谓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十二部经，及以受持读诵书写敷演解说《大涅槃经》等无差别者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秘藏，以是诸佛甚深秘藏是则为胜。善男子，以是义故，《大涅槃经》甚奇甚特不可思议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亦知是《大涅槃经》甚奇甚特不可思议，佛、法、众僧不可思议，菩萨、菩提、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议。世尊，以何义故复言菩萨不可思议？”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无有教者而能自发菩提之心，既发心已勤修精进，正使大火焚烧身首，终不求救舍念法心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常自思惟：‘我于无量阿僧祇劫，或在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中、天上，为诸结火之所烧燃，初不曾得一决定法。决定法者，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终不护惜身心与命。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正使碎身犹如微尘，终不放舍勤精进也。何以故？勤进之心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。’善男子，如是菩萨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能如是不惜身命，况复见已！是故菩萨不可思议。

“又复不可思议，菩萨摩诃萨所见生死无量过患，非是声闻、缘觉所及，虽知生死无量过恶，为众生故于中受苦不生厌离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，虽在地狱受诸苦恼如三禅乐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譬如长者，其家失火，长者见已从舍而出，诸子在后未脱火难，长者尔时定知火害，为诸子故旋还赴救不顾其难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知生死多诸过恶，为众生故处之不厌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，见生死中多诸过恶，心即退没，或为声闻，或为缘觉。若有菩萨闻是经者，终不退失菩提之心而为声闻、辟支佛也，如是菩萨虽复未阶初

不动地，而心坚固无有退没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若有人言：‘我能浮渡大海之水。’如是之言可思议不？”

“世尊，如是之言，或可思议，或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若人渡者则不可思议，阿修罗渡则可思议。”

“善男子，我亦不说阿修罗也，正说人耳。”

“世尊，人中亦有可思议者、不可思议者。世尊，人亦二种：一者、圣人，二者、凡夫。凡夫之人则不可思议，贤圣之人则可思议。”

“善男子，我说凡夫，不说圣人。”

“世尊，若凡夫人，实不可思议。”

“善男子，凡夫之人实不能渡大海水也。如是菩萨实能渡于生死大海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善男子，若有人能以藕根丝悬须弥山，可思议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于一念顷，悉能称量一切生死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，常观生死无常、无我、无乐、无净，而为众生分别演说常乐我净，虽如是说然非邪见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善男子，如人入水，水不能溺，入大猛火，火不能烧，如是之事不可思议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人有三品，谓上中下。下品之人初入胎时作是念言：‘我今处厕众秽归处，如死尸间，众棘刺中，大黑闇处。’初出胎时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出厕，出众秽处，乃至出于大黑闇处。’中品之人作是念言：‘我今入于众树林中，清净河中，房室舍宅。’出时亦尔。上品之人作是念言：‘我升殿堂，在华林间，乘马乘象，登陟高山。’出时亦尔。菩萨摩诃萨初入胎时自知入胎，住时知住，出时知出，终不生于贪瞋之心，而未得阶初住地也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不可以譬喻为比。善男子，心亦不可以方喻为比而皆可说。菩萨摩诃萨无有师咨受学之处，而能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是法已，心无悭吝，常为众生而演说之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有身远离非口，有口远离非身，有非身非口而亦远离。身远离者，谓离杀、盗、淫，是名身远离非口。口远离者，谓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无义语，是名口远离非身。非身非口是远离者，所谓远离贪欲、瞋恚、邪见，善男子，是名非

身非口而是远离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不见一法是身、是业及与离主而亦有离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口亦如是。善男子，从身离身，从口离口，从慧远离非身非口。善男子，实有此慧，然不能令菩萨远离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无有一法能坏能作，有为法性异生异灭，是故此慧不能远离。善男子，慧不能破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烂，风不能动，地不能持，生不能生，老不能老，住不能住，坏不能坏，贪不能贪，瞋不能瞋，痴不能痴，以有为性异生异灭故。菩萨摩诃萨终不生念‘我以此慧破诸烦恼’而自说言‘我破烦恼’，虽作是说非是虚妄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。”

迦葉复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始知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，佛、法、众僧、《大涅槃经》及受持者、菩提、涅槃不可思议。世尊，无上佛法当久近住？几时而灭？”

“善男子，若《大涅槃经》乃至有是五行，所谓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病行、婴儿行。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其义，为诸众生之所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、种种供养，当知尔时佛法未灭。善男子，若《大涅槃经》具足流布，当尔之时，我诸弟子多犯禁戒，造作众恶，不能敬信如是经典；以不信故，不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其义，不为众人之所恭敬乃至供养；见受持者轻毁诽谤：‘汝是六师，非佛弟子。’当知佛法将灭不久。”

迦葉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亲从佛闻如是义：‘迦葉佛法，住世七日，然后灭尽。’世尊，迦葉如来有是经不？如其有者，云何言灭？如其无者，云何说言《大涅槃经》是诸如来秘密之藏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我先说言，唯有文殊乃解是义，今当重说，至心谛听！

“善男子，诸佛世尊有二种法：一者、世法，二者、第一义法。世法可灭，第一义法则不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无常无我无乐无净，二者常乐我净。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则有坏灭，常乐我净则无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二乘所持，二者、菩萨所持。二乘所持则有坏灭，菩萨所持则无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外，二者、内。外法者则有坏灭，内法者则无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有为，二者、无为。有为之法则有坏灭，无为之法无有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可得，二者、不可得。可得之法则有坏灭，不可得者无有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共法，二者、不共。共法坏灭，不共之法无有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人中，二者、天中。人中坏灭，天无坏灭。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十一部经，二者、方等经。十一部经则有坏灭，方等经典无有坏灭。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方等经典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，当知尔时佛法不灭。

“善男子，汝向所问，迦葉如来有是经不者。善男子，《大涅槃经》悉是一切诸佛秘藏。何以故？诸佛虽有十一部经，不说佛性，不说如来常乐我净，诸佛世尊永不毕竟入于涅槃，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。十一部经所不说故，故名为藏。如人七宝，不出外用，名之为藏。善男子，是人所以藏积此物，为未来事故。何等未来事？所谓谷贵、贼来侵国、值遇恶王、为用赎命、道路急难、财难得时乃当出用。善男子，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亦复如是，为未来世诸恶比丘，畜不净物，为四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，读诵世典，不敬佛经，如是等恶现于世时，如来为欲灭是诸恶，令得远离邪命利养，如来则为演说是经。若是经典秘密之藏灭不现时，当知尔时佛法则灭。

“善男子，《大涅槃经》常不变易，云何难言迦葉佛时有是经不？善男子，迦葉佛时，所有众生贪欲微薄，智慧滋多，诸菩萨摩诃萨等调柔易化有大威德，总持不忘如大象王，世界清净，一切众生悉知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，常住不变，虽有是典，不须演说。善男子，今世众生多诸烦恼，愚痴喜忘无有智慧，多诸疑网信根不立，世界不净，一切众生咸谓如来无常迁变毕竟入于大般涅槃，是故如来演说是典。善男子，迦葉佛法实亦不灭。何以故？常不变故。

“善男子，若有众生我见无我、无我见我，常见无常、无常见常，乐见无乐、无乐见乐，净见不净、不净见净，灭见不灭、不灭见灭，罪见非罪、非罪见罪，轻罪见重、重罪见轻，乘见非乘、非乘见乘，道见非道、非道见道，实是菩提见非菩提、实非菩提谬见菩提，苦见非苦、集见非集、灭见非灭、实见非实，实是世谛见第一义谛、第一义谛见是世谛，归见非归、非归见归，以真佛语名为魔语、实是魔语以为佛语，如是之时，诸佛乃说《大涅槃经》。

“善男子，宁说蚊嘴尽大海底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说口吹须弥散坏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言以索系缚猛风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言佉陀罗火中生莲华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说阿伽陀药而为毒药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说月可令热、日可令冷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；宁说四大各舍己性，不可说言如来法灭。

“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未有弟子解甚深义，彼佛世尊便涅槃者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佛虽涅槃，当知是法久住于世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虽有弟子解甚深义，无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佛便涅槃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多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佛虽涅槃，当知佛法久住于世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虽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而诸弟子演说经法，贪为利养，不为涅槃，佛复灭度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彼诸弟子凡所演说，不贪利养，为求涅槃，佛虽灭度，当知是法久住于世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虽有弟子解甚深义，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而诸弟子多起诤讼，互相是非，佛复涅槃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彼诸弟子修和敬法，不相是非，互相尊重，佛虽涅槃，当知是法久住不灭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虽有弟子解甚深义，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彼诸弟子为大涅槃而演说法，互相恭敬，不起诤讼，然畜一切不净之物，复自赞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，佛复涅槃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解甚深义，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，彼诸弟子为大涅槃演说经法，善修和敬，互相尊重，不畜一切不净之物，亦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，彼佛世尊虽复灭度，当知是法久住于世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乃至不畜不净之物，又不自言得须陀洹至阿罗汉，各执所见种种异说而作是言：‘长老，诸佛所制四重之法，乃至七灭诤法，为众生故或遮或开，十二部经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佛知国土时节各异，众生不同利钝差别，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。善男子，譬如良医为病服乳，为病遮乳，热病听服，冷病则遮；如来亦尔，观诸众生烦恼病根亦开亦遮。长老，我亲从佛闻如是义，唯我知义，汝不能知；唯我解律，汝不能解；我知诸经，汝不能知。’彼佛复灭，当知是法不久住世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，有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，亦不说言诸佛世尊为众生故或遮或开，‘长老，我亲从佛闻如是义、如是法、如是律。长老，当依如来十二部经。此义若是，我当受持。如其非者，我当弃舍。’彼佛世尊虽复涅槃，当知是法久住于世。

“善男子，我法灭时，有声闻弟子，或说有神，或说神空；或说有中阴，或说无中阴；或说有三世，或说无三世；或说有三乘，或说无三乘；或言一切有，或言一切无；或言众生有始有终，或言众生无始无终；或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，或言因缘是无为法；或言如来有病苦行，或言如来无病苦行；或言如来不听比丘食十种肉，何等为十？人、蛇、象、马、驴、狗、师子、猪、狐、猕猴，其余悉听，或言一切不听；或言比丘不作

五事，何等为五？不卖生口、刀、酒、酪、沙胡麻油等，其余悉听；或言不听入五种舍，何等为五？屠儿、淫女、酒家、王宫、旃陀罗舍，余舍悉听；或言不听憍奢耶衣，余一切听；或言如来听诸比丘受畜衣食卧具，其价各值十万两金，或言不听；或言涅槃常乐我净，或言涅槃直是结尽更无别法名为涅槃，譬如织缕名之为衣，衣既坏已名之无衣，实无别法名无衣也，涅槃之体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当尔之时我诸弟子，正说者少，邪说者多；受正法少，受邪法多；受佛语少，受魔语多。

“善男子，尔时，拘睒弥国有二弟子：一者、罗汉，二者、破戒。破戒徒众凡有五百，罗汉徒众其数一百。破戒者说：‘如来毕竟入于涅槃，我亲从佛闻如是义。如来所制四重之法，若持亦可，犯亦无罪。我今亦得阿罗汉果、四无碍智，而阿罗汉亦犯如是四重之法。四重之法若是实罪，阿罗汉者终不应犯。如来在世制言坚持，临涅槃时皆悉放舍。’时阿罗汉比丘言：‘长老，汝不应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。我知如来常不变易，如来在世及涅槃后，犯四重禁，罪无差别。若言罗汉犯四重禁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须陀洹人尚不犯禁，况阿罗汉？若长老言‘我是罗汉’，阿罗汉者终不生想‘我得罗汉’。阿罗汉者唯说善法，不说不善。长老所说纯是非法。若有得见十二部经，定知长老非阿罗汉。’

“善男子，尔时，破戒比丘徒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。善男子，是时魔王因是二众忿恚之心，悉共害是六百比丘。尔时，凡夫各共说言：‘哀哉！佛法于是灭尽。’而我正法实不灭也。尔时，其国有十二万诸大菩萨善持我法，云何当言我法灭耶？当于尔时，阎浮提内无一比丘为我弟子。尔时，波旬悉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。其中或有遗余在者，诸婆罗门即共偷取，处处采拾安置己典。以是义故，诸小菩萨佛未出时，率共信受婆罗门语。诸婆罗门虽作是说‘我有斋戒’，而诸外道真实无也。诸外道等虽复说言有我乐净，而实不解我乐净义，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，说言我典有如是义。”

尔时，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，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语已，悉共唱言：“世间虚空！世间虚空！”

迦葉菩萨告诸大众：“汝等且莫忧愁啼哭！世间不空，如来常住无有变易，法、僧亦尔。”

尔时，大众闻是语已，啼哭即止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 梵行品第二十之四

尔时，王舍大城阿阇世王，其性弊恶，喜行杀戮；具口四恶，贪恚愚痴；其心炽盛，唯见现在，不见未来；纯以恶人而为眷属，贪著现世五欲乐故，父王无辜横加逆害。

因害父已，心生悔热，身脱璎珞伎乐不御；心悔热故，遍体生疮，其疮臭秽不可附近。寻自念言：“我今此身已受华报，地狱果报将近不远。”

尔时，其母字韦提希，以种种药而为涂之，其疮遂增无有降损。王即白母：“如是疮者，从心而生，非四大起。若言众生有能治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时有大臣，名曰月称，往至王所，在一面立，白言：“大王，何故愁悴颜容不悦？为身痛耶？为心痛乎？”

王答臣言：“我今身心岂得不痛？我父无辜，横加逆害。我从智者曾闻是义，世有五人不脱地狱，谓五逆罪。我今已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罪，云何身心而得不痛？又无良医治我身心。”

臣言：“大王，莫大愁苦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有五人不脱地狱，谁往见之来语王耶？言地狱者，直是世间多智者说。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治身心者，今有大医名富兰那，一切知见，得自在定，毕竟修习清净梵行，常为无量无边众生演说无上涅槃之道。为诸弟子说如是法：‘无有黑业，无黑业报；无有白业，无白业报；无黑白业，无黑白业报；无有上业及以下业。’是师今在王舍城中，唯愿大王屈驾往彼，可令是师疗治身心。’

时王答言：“审能如是灭除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复有一臣，名曰藏德，复往王所而作是言：“大王，何故面貌憔悴、唇口干燋、音声微细？犹如怯人见大怨敌，颜色懆变，将何所苦？为身痛耶？为心痛乎？”

王即答言：“我今身心云何不痛？我之痴盲无有慧目，近诸恶友而为亲善，随提婆达恶人之言，正法之王横加逆害。我昔曾闻智人说偈：

“若于父母，佛及弟子，

生不善心，起于恶业，

如是果报，在阿鼻狱。

“以是事故，今我心怖生大苦恼，又无良医而见救疗。”

大臣复言：“唯愿大王，且莫愁怖。法有二种：一者、出家，二者、王法。王法者，谓害其父则王国土，虽云是逆，实无有罪。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，生法如是，虽破母身实亦无罪，骡怀妊等亦复如是；治国之法，法应如是，虽杀父兄，实无有罪。出家法者，乃至蚊蚁，杀亦有罪。唯愿大王，宽意莫愁。何以故？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治身心者，今有大师名末伽梨拘舍离子，一切知见，怜愍众生犹如赤子，已离烦恼能拔众生三毒利箭。一切众生于一切法无知见觉，唯是一人独知见觉。如是大师常为弟子说如是法：‘一切众生身有七分。何等为七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苦、乐、寿命。如是七法非化非作，不可毁害如伊师迦草，安住不动如须弥山，不舍不作犹如乳酪，各不诤讼若苦若乐、若善不善，投之利刀无所伤害。何以故？七分空中无妨碍故，命亦无害。何以故？无有害者及死者故，无作无受，无说无听，无有念者及以教者。常说是法，能令众生灭除一切无量重罪。’是师今在王舍大城，唯愿大王往至其所。王若见者，众罪消灭。”

时王答言：“审能如是除灭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复有一臣，名曰实得，复到王所即说偈言：

“大王何故，身脱璎珞，

首发蓬乱，乃至如是？

王身何故，颤慄不安，

犹如猛风，吹动华树？

“王今何故容色愁悴？犹如农夫，下种之后，天不降雨，愁苦如是。为是心痛？为身痛耶？”

王即答言：“我今身心岂得不痛？我父先王，慈爱流恻，特见矜念，实无辜咎，往问相师，相师答言：‘是儿生已，定当害父。’虽闻是语，犹见瞻养。曾闻智者作如是言：‘若人通母及比丘尼，偷僧祇物，杀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及害其父，如是之人毕定当堕阿鼻地狱。’我今身心岂得不痛？”

大臣复言：“唯愿大王，且莫愁苦。如其父王修解脱者，害则有罪；若治国法，杀则无罪。大王，非法者名为无法，无法者名为无罪。譬如无子名为无子，又如恶子亦名

无子，虽言无子实非无子。如食无盐名为无盐，食若少盐亦名无盐。如河无水名为无水，若有少水亦名无水。如念念灭亦言无常，虽住一劫亦名无常。如人受苦名为无乐，虽受少乐亦名无乐。如不自在名之无我，虽少自在亦名无我。如闇夜时名之无日，云雾之时亦言无日。大王，虽言少法名为无法，实非无法。愿王留神听臣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余业，以业缘故数受生死。若使先王有余业者，今王杀之竟有何罪？唯愿大王，宽意莫愁。何以故？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治身心者，今有大师名删阇耶毗罗胝子，一切知见，其智渊深犹如大海，有大威德具大神通，能令众生离诸疑网。一切众生不知见觉，唯是一人独知见觉。今者近在王舍城住，为诸弟子说如是法：‘一切众中若是王者，自在随意造作善恶，虽为众恶悉无有罪。如火烧物，无净不净；王亦如是，与火同性。譬如大地净秽普载，虽为是事初无瞋喜；王亦如是，与地同性。譬如水性，净秽俱洗，虽为是事亦无忧喜；王亦如是，与水同性。譬如风性，净秽等吹，虽为是事亦无忧喜；王亦如是，与风同性。如秋髡树，春则还生，虽复髡斫实无有罪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此间命终，还此间生，以还生故，当有何罪？一切众生苦乐果报，悉皆不由现在世业，因在过去，现在受果。现在无因，未来无果。以现果故，众生持戒，勤修精进遮现恶果，以持戒故则得无漏，得无漏故尽有漏业，以尽业故众苦得尽，众苦尽故，故得解脱。’唯愿大王，速往其所，令其疗治身心苦痛。王若见者，众罪则除。”

王即答言：“审有是师能除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复有一臣，名悉知义，即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‘王今何故形不端严？如失国者，如泉枯涸，池无莲华，树无华叶，破戒比丘身无威德。为身痛耶？为心痛乎？”

王即答言：“我今身心岂得无痛？我父先王慈恻流念，然我不孝不知报恩；常以安乐安乐于我，而我背恩反断其乐。先王无辜，横兴逆害。我亦曾闻智者说言：‘若有害父，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恼。’我今不久必堕地狱，又无良医救疗我罪。”

大臣即言：“唯愿大王，放舍愁苦。王不闻耶？昔者有王，名曰罗摩，害其父已得绍王位。跋提大王、毗楼真王、那睺沙王、迦帝迦王、毗舍佉王、月光明王、日光明王、爱王、持多人王，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绍王位，然无一王入地狱者。于今现在，毗琉璃王、优陀那王、恶性王、鼠王、莲华王，如是等王皆害其父，悉无一王生愁恼者。虽

言地狱、饿鬼、天中，谁有见者？大王，唯有二有：一者、人道，二者、畜生。虽有是二，非因缘生，非因缘死。若非因缘，何有善恶？唯愿大王，勿怀愁怖。何以故？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治身心者，今有大师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，一切知见，观金与土平等无二，刀斫右胁，左涂栴檀，于此二人心无差别，等视怨亲心无异相。此师真是世之良医，若行若立若坐若卧，常在三昧，心无分散。告诸弟子作如是言：‘若自作、若教他作，若自斫、若教他斫，若自炙、若教他炙，若自害、若教他害，若自偷、若教他偷，若自淫、若教他淫，若自妄语、若教他妄语，若自饮酒、若教他饮酒，若杀一村一城一国，若以刀轮杀一切众生，若恒河已南布施众生，恒河已北杀害众生，悉无罪福，无施戒定。’今者近在王舍城住，愿王速往。王若见者，众罪除灭。”

王言：“大臣，审能如是除灭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复有大臣，名曰吉德，复往王所，作如是言：“王今何故面无光泽？如日中灯，如昼时月，如失国君，如荒败土。大王今者四方清夷，无诸怨敌，而今何故如是愁苦？为身苦耶？为心苦乎？有诸王子常生此念：‘我今何时当得自在？’大王今者已果所愿，自在王领摩伽陀国，先王宝藏具足而得，唯当快意纵情受乐，如是愁苦何用经怀？”

王即答言：“我今云何得不愁恼？大臣，譬如愚人，但贪其味，不见利刀，如食杂毒不见其过，我亦如是。如鹿见草不见深井，如鼠贪食不见猫狸；我亦如是，见现在乐，不见未来不善苦果。曾从智者闻如是言：‘宁于一日受三百矛，不于父母生一念恶。’我今已近地狱炽火，云何当得不愁恼耶？”

大臣复言：“谁来诳王言有地狱？如刺头利，谁之所造？飞鸟色异，复谁所作？水性润渍，石性坚硬，如风动性，如火热性，一切万物自死自生，谁之所作？言地狱者，直是智者文辞造作。言地狱者，为有何义？臣当说之，地者名地，狱者名破，破于地狱无有罪报，是名地狱。又复地者名人，狱者名天，以害其父故到人天。以是义故，婆薮仙人唱言：‘杀羊得人天乐，是名地狱。’又复地者名命，狱者名长，以杀生故得寿命长，故名地狱。大王，是故当知实无地狱。大王，如种麦得麦、种稻得稻，杀地狱者还得地狱，杀害于人应还得人。大王，今当听臣所说，实无杀害。若有我者，实亦无害。若无我者，复无所害。何以故？若有我者，常不变易，以常住故，不可杀害，不破不怀，不系不缚，不瞋不喜，犹如虚空，云何当有杀害之罪？若无我者，诸法无常，以无常

故念念坏灭，念念灭故，杀者死者皆念念灭。若念念灭，谁当有罪？大王，如火烧木，火则无罪；如斧斫树，斧亦无罪；如镰刈草，镰实无罪；如刀杀人，刀实非人，刀既无罪，人云何罪？如毒杀人，毒实非人，毒药无罪，人云何罪？一切万物皆亦如是，实无杀害，云何有罪？唯愿大王，莫生愁苦。何以故？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治恶业者，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，一切知见，明了三世，于一念顷能见无量无边世界，闻声亦尔，能令众生远离过恶。犹如恒河，若内若外所有诸罪皆悉清净；是大良师亦复如是，能除众生内外众罪。为诸弟子说如是法：‘若人杀害一切众生，心无惭愧，终不堕恶，犹如虚空不受尘水；有惭愧者即入地狱，犹如大水润湿于地。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，自在天喜，众生安乐；自在天瞋，众生苦恼。一切众生若罪若福，乃是自在天之所为，云何当言人有罪福？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，行住坐卧，唯不能言，众生亦尔。自在天者喻如工匠，木人者喻众生身，如是造化谁当有罪？’如是大师今者近在王舍城住，唯愿速往。如其见者，众罪消灭。”

王即答言：“审有是人能灭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复有一臣名无所畏，往至王所说如是言：‘大王，世有愚人，一日之中百喜百愁、百眠百寤、百惊百哭，有智之人斯无是事。大王何故忧愁如是？如失侣客，如堕深泥无救拔者，如人渴乏不得浆水，犹如迷人无有导者，如困病人无医救疗，如海船破无救接者。大王今者为身痛耶？为心痛乎？”

王即答言：“我今身心岂得不痛？我近恶友，不观口过，先王无辜横兴逆害。我今定知当入地狱，复无良医而见救济？”

臣即白言：“唯愿大王，莫生愁毒。夫刹利者，名为王种。若为国土，若为沙门及婆罗门，为安人民，虽复杀害，无有罪也。先王虽复恭敬沙门，不能承事诸婆罗门，心无平等，无平等故则非刹利。大王今者为欲供养诸婆罗门杀害先王，当有何罪？大王，实无杀害。夫杀害者，杀害寿命，命名风气，风气之性不可杀害，云何害命而当有罪？唯愿大王，莫复愁苦。何以故？

“若常愁苦，愁遂增长，

如人喜眠，眠则滋多，

贪淫嗜酒，亦复如是。

“如王所言，世无良医而疗治者，今有大师名尼乾陀若提子，一切知见，怜愍众生，善知众生诸根利钝，达解一切，随宜方便，世间八法所不能污，寂静修习清净梵行。为诸弟子说如是言：‘无施无善，无父无母，无今世后世，无阿罗汉，无修无道。一切众生经八万劫，于生死轮自然得脱，有罪无罪悉亦如是。如四大河，所谓辛头、恒河、博叉、私陀，悉入大海无有差别；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得解脱时悉无差别。’是师今在王舍城住，唯愿大王速往其所。若得见者，众罪消除。”

王即答言：“审有是师能除我罪，我当归依。”

尔时，大医名曰耆婆，往至王所白言：“大王，得安眠不？”

王以偈答言：

“若有能永断，一切诸烦恼，

不贪染三界，乃得安隐眠。

若得大涅槃，演说甚深义，

名真婆罗门，乃得安隐眠。

身无诸恶业，口离于四过，

心无有疑网，乃得安隐眠。

身心无热恼，安住寂静处，

获致无上乐，乃得安隐眠。

心无有取著，远离诸怨仇，

常和无诤讼，乃得安隐眠。

若不造恶业，心常怀惭愧，

信恶有果报，乃得安隐眠。

敬养于父母，不害一生命，

不盗他财物，乃得安隐眠。

调伏于诸根，亲近善知识，

破坏四魔众，乃得安隐眠。

不见吉不吉，及以苦乐等，

为诸众生故，轮转于生死，

若能于是者，乃得安隐眠。

谁得安隐眠？所谓诸佛是，

深观空三昧，身心安不动。

谁得安隐眠？所谓慈悲者，

常修不放逸，视众如一子。

众生无明冥，不见烦恼果，

常造诸恶业，不得安隐眠。

若为于自身，及以他人身，

造作十恶业，不得安隐眠。

若言为乐故，害父无过咎，

随是恶知识，不得安隐眠。

若食过节度，冷饮而过差，

如是则病苦，不得安隐眠。

若于王有过，邪念他妇女，

及行圹路者，不得安隐眠。

持戒果未熟，太子未绍位，

盗者未获财，不得安隐眠。

“耆婆，我今病重，于正法王兴恶逆害，一切良医妙药、咒术善巧、瞻病所不能治。何以故？我父法王如法治国，实无辜咎，横加逆害。如鱼处陆，当有何乐？如鹿在弶，初无欢心，如人自知命不终日，如王失国逃迸他土，如人闻病不可疗治，如破戒者闻说罪过。我昔曾闻智者说言：‘身口意业若不清净，当知是人必堕地狱。’我亦如是，云何当得安隐眠耶？今我又无无上大医演说法药，除我病苦。”

耆婆答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王虽作罪，心生重悔而怀惭愧。大王，诸佛世尊常说是言：‘有二白法能救众生，一惭、二愧。’惭者自不作罪，愧者不教他作；惭者内自羞

耻，愧者发露向人；惭者羞人，愧者羞天，是名惭愧。无惭愧者不名为人，名为畜生。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，有惭愧故说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。

“善哉！大王，具有惭愧。大王且听，臣闻佛说：‘智者有二：一者、不造诸恶，二者、作已忏悔。愚者亦二：一者、作罪，二者、覆藏。虽先作恶，后能发露，悔已惭愧更不敢作。犹如浊水置之明珠，以珠威力，水即为清；如烟云除，月则清明；作恶能悔亦复如是。’王若忏悔怀惭愧者，罪即除灭，清净如本。大王，富有二种：一者、象马种种畜生，二者、金银种种珍宝。象马虽多，不敌一珠。大王，众生亦尔：一者、恶富，二者、善富。多作诸恶，不如一善。臣闻佛说：‘修一善心破百种恶。’大王，如少金刚能坏须弥，亦如少火能烧一切，如少毒药能害众生；少善亦尔能破大恶，虽名少善其实是大。何以故？破大恶故。大王，如佛所说：‘覆藏者漏，不覆藏者则无有漏，发露悔过是故不漏。若作众罪不覆不藏，以不覆故，罪则微薄。若怀惭愧，罪则消灭。’大王，如水涕虽微，渐盈大器；善心亦尔，一一善心能破大恶。若覆罪者，罪则增长；发露惭愧，罪则消灭。是故诸佛说有智者不覆藏罪。

“善哉！大王能信因果、信业、信报。唯愿大王，莫怀愁怖。若有众生造作诸罪，覆藏不悔，心无惭愧，不见因果及以业报，不能咨启有智之人，不近善友，如是之人，一切良医乃至瞻病所不能治。如迦摩罗病，世医拱手，覆罪之人亦复如是。云何罪人？谓一阐提。一阐提者，不信因果，无有惭愧，不信业报，不见现在及未来世，不亲善友，不随诸佛所说教诫。如是之人名一阐提，诸佛世尊所不能治。何以故？如世死尸，医不能治；一阐提者亦复如是，诸佛世尊所不能治。大王今者非一阐提，云何而言不可救疗？

“如王所言无能治者。大王当知，迦毗罗城净饭王子，姓瞿昙氏，字悉达多，无师觉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一切知见、大慈大悲，怜愍一切如罗睺罗，随善众生如犊逐母，知时而说，非时不语，实语、净语、妙语、义语、法语、一语，能令众生永离烦恼。善知众生诸根心性，随宜方便无不通达。其智高大如须弥山，深邃广远犹如大海。是佛世尊有金刚智，能破众生一切恶罪，若言不能无有是处。今者去此十二由旬，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，而为无量阿僧祇等诸菩萨僧演种种法，若有若无、若有为若无为、若有漏若无漏、若烦恼果若善法果、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、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、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、若乐若非乐若非乐非非乐、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、若断若非断若非断非非断、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、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、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无作无受。大王，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，所有重罪即当消灭。

“王今且听，释提桓因命将欲终有五相现：一者、衣裳垢腻，二者、头上华萎，三者、身体臭秽，四者、腋下汗出，五者、不乐本座。时天帝释或于静处，若见沙门若婆罗门，即至其所生于佛想。尔时，沙门及婆罗门见帝释来，深自庆幸，即说是语：‘天主，我今归依于汝。’释闻是已乃知非佛，复自念言：‘彼若非佛，不能治我五退没相。’是时御臣名般遮尸，语帝释言：‘憍尸迦，乾闼婆王名敦浮楼，其王有女，字须跋陀。王若能以此女见与，臣当示王除衰相处。’释即答言：‘善男子，毗摩质多阿修罗王，有女舍脂，是吾所敬。卿若必能示吾消灭恶相处者，犹当相与，况须跋陀！’‘憍尸迦，有佛世尊，字释迦牟尼，今者在于王舍大城。若能往彼咨禀未闻，衰没之相必得除灭。’‘善男子，若佛世尊审能灭者，便可回驾至其住处。’御臣奉命即回车乘，到王舍城耆阇崛山，至于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天人之中，谁为系缚？’‘憍尸迦，悭贪嫉妒。’又言：‘悭贪嫉妒因何而生？’答言：‘因无明生。’又言：‘无明复因何生？’答言：‘因放逸生。’又言：‘放逸复因何生？’答言：‘因颠倒生。’又言：‘颠倒复因何生？’答言：‘因疑心生。’‘世尊，颠倒之法因疑生者，实如圣教。何以故？我有疑心，以疑心故则生颠倒，于非世尊生世尊想。我今见佛，疑网即除，疑网除故颠倒亦尽，颠倒尽故无有悭心乃至妒心。’佛言：‘汝言无有悭妒心者，汝今已得阿那含耶？阿那含者无有贪心。若无贪心，云何为命来至我所？如阿那含，实不求命，’‘世尊，有颠倒者则有求命，无颠倒者则不求命。然我今者实不求命，所欲求者，唯佛法身及佛智慧。’‘憍尸迦，求佛法身及佛智慧，将来之世必当得之。’尔时，帝释闻佛说已，五衰没相即时消灭，便起作礼绕佛三匝，恭敬合掌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今即死即生，失命得命，又闻佛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为更生，为更得命。世尊，一切人天云何增益？复以何缘而致损减？’‘憍尸迦，斗诤因缘，人天损减；善修和敬，则得增益。’‘世尊，若以斗诤而损减者，我从今日更不复与阿修罗战。’佛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，诸佛世尊说忍辱法，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。’尔时，释提桓因即前礼佛于是还去。大王，如来以能除诸恶相，是故称佛不可思议。王若往者，所有重罪必当得除。

“大王且听，有婆罗门子，字曰不害，以杀无量诸众生故，名鸯崛魔。复欲害母，恶心起时身亦随动，身心动者即五逆因，五逆因故必堕地狱。后见佛时，身心俱动复欲生害，身心动者即五逆因，五逆因故当入地狱。是人得遇如来大师，即时得灭地狱因缘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是故称佛为无上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复有须毗罗王子，其父瞋之，截其手足，推之深井。其母矜愍，使人牵出，将至佛所。寻见佛时，手足还具，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王，以见佛故得现果报，是故称佛为无上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如恒河边有诸饿鬼，其数五百，于无量岁初不见水。虽至河上，纯见流火，饥渴所逼，发声号哭。尔时，如来在其河侧郁昙钵林坐一树下。时诸饿鬼来至佛所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等饥渴，命将不远。’佛言：‘恒河流水，汝何不饮？’鬼即答言：‘如来见水，我则见火。’佛言：‘恒河清流，实无火也。以恶业故，心自颠倒，谓为是火。我当为汝除灭颠倒，令汝见水。’尔时，世尊广为诸鬼说悭贪过，诸鬼即言：‘我今渴乏，虽闻法言都不入心。’佛言：‘汝若渴乏，先入河水恣意饮之。’是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饮水；既饮水已，如来复为种种说法；既闻法已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舍饿鬼形得于天身。大王，是故称佛为无上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舍婆提国群贼五百，波斯匿王挑出其目，盲无前导，不能得往至于佛所。佛怜愍故，即至贼所慰喻之言：‘善男子，善护身口，更勿造恶。’诸贼即时闻如来音微妙清彻，寻还得眼，即于佛前合掌礼佛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众生，非独人天。’尔时，如来即为说法，既闻法已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是故如来真是世间无上良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舍婆提国有旃陀罗，名曰气嘘，杀无量人，见佛弟子大目揵连，即时得破地狱因缘，而得上生三十三天。以有如是圣弟子故，称佛如来为无上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波罗捺城有长者子，名阿逸多，淫匿其母，以是因缘，杀戮其父。其母复与外人共通，子既知已，便复杀之。有阿罗汉是其知识，于此知识复生愧耻，即便杀之。杀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，时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无敢听者，以不听故倍生瞋恚，即于其夜大放猛火，焚烧僧坊多杀无辜。然后复往王舍城中，至如来所求哀出家。如来即听，为说法要，令其重罪渐渐轻微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是故称佛为世良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王本性暴恶，信受恶人提婆达多，放大醉象欲令践佛。象既见佛即时醒悟，佛便伸手摩其顶上，复为说法，悉令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王，畜生见佛，犹得破坏畜生业果，况复人耶？大王当知，若见佛者，所有重罪必当得灭。

“大王，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魔与无量无边眷属至菩萨所。菩萨尔时以忍辱力，坏魔恶心，令魔受法，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佛有如是大功德力。

“大王，有圹野鬼多害众生。如来尔时为善贤长者，至圹野村为其说法，时圹野鬼闻法欢喜，即以长者授于如来，然后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“大王，波罗奈国有屠儿，名曰广额，于日日中杀无量羊。见舍利弗，即受八戒，经一日夜，以是因缘，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。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，况复

佛也！

“大王，北天竺有城，名曰细石。其城有王，名曰龙印，贪国重位，戮害其父。害其父已，心生悔恨，即舍国政，来至佛所求哀出家。佛言善来，即成比丘，重罪消灭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王当知，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大功德果。

“大王，如来有弟提婆达多，破坏众僧，出佛身血，害莲华比丘尼，作三逆罪。如来为说种种法要，令其重罪寻得微薄。是故如来为大良医，非六师也。

“大王，若能信臣语者，唯愿速往至如来所。若不见信，愿善思之。大王，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，正法弘广无所不包，怨亲平等，心无憎爱，终不偏为一人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余人不得。如来非独四部之师，普是一切天人龙鬼、地狱、畜生、饿鬼等师。一切众生亦当视佛如父母想。

“大王当知，如来不但独为豪贵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说法，亦为下贱优波离等；不独偏受须达多阿那邠坻所奉饭食，亦受贫人须达多食；不但独为舍利弗等利根说法，亦为钝根周梨槃特；不但独听大迦葉等无贪之性出家求道，亦听大贪难陀出家；不但独听烦恼薄者优楼频螺迦葉等出家求道，亦听烦恼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优陀耶出家求道；不以莎草恭敬供养拔其瞋根，鸯崛摩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；不但独为有智男子而演说法，亦为极愚牉合智者女人说法；不但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，亦令在家得三道果；不但独为富多罗等舍诸匆务闲寂思惟而说法要，亦为频婆娑罗王等统领国事理王务者而说法要；不但独为断酒之人，亦为耽酒郁伽长者荒醉者说；不但独为入禅定者离婆多等，亦为丧子乱心婆罗门女婆私吒说；不但独为己之弟子，亦为外道尼乾子说；不但独为盛壮之年二十五者，亦为衰老八十者说；不但独为根熟之人，亦为善根未熟者说；不但独为末利夫人，亦为淫女莲华女说；不但独受波斯匿王上馔甘味，亦受长者尸利鞠多杂毒之食。大王当知，尸利鞠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，以遇佛闻法，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“大王，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养恭敬一切众生，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。大王，假使锻金为人车马载宝，其数各百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。大王，假使复以象车百乘载大秦国种种珍宝，及其女人身佩璎珞，数亦满百持用布施，犹故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。复置是事，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，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。复置是事，若使大王供养恭敬恒河沙等无量众生，不如一往娑罗双树到如来所诚心听法。”

尔时，大王答言：“耆婆，如来世尊性已调柔，故得调柔以为眷属。如栴檀林纯以栴檀而为围绕，如来清净所有眷属亦复清净。犹如大龙纯以诸龙而为眷属；如来寂静，所有眷属亦复寂静；如来无贪，所有眷属亦复无贪；佛无烦恼，所有眷属亦无烦恼。吾今既是极恶之人，恶业缠裹，其身臭秽，系属地狱，云何当得至如来所？吾设往者，恐不顾念接叙言说。卿虽劝吾令往佛所，然吾今日深自鄙悼，都无去心。”

尔时，虚空寻出声言：“无上佛法将欲衰殄，甚深法河于是欲涸，大法明灯将灭不久，法山欲颓，法船欲沉，法桥欲坏，法殿欲崩，法幢欲倒，法树欲折，善友欲去，大怖将至，法饿众生将至不久，烦恼疫病将欲流行，大闇时至，渴法时来，魔王欣庆解释甲胄，佛日将没大涅槃山。大王，佛若去世，王之重恶更无治者。

“大王，汝今已造阿鼻地狱极重之业，以是业缘必受不疑。大王，阿者言无，鼻者名间，间无暂乐故名无间。大王，假使一人独堕是狱，其身长大八万由旬，遍满其中间无空处。其身周匝受种种苦。设有多人，身亦遍满不相妨碍。大王，寒地狱中暂遇热风以之为乐，热地狱中暂遇寒风亦名为乐，有地狱中设命终已若闻活声即便还活，阿鼻地狱都无此事。大王，阿鼻地狱四方有门，一一门外各有猛火，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八万由旬。周匝铁墙铁网弥覆，其地亦铁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。大王，若鱼在鲞，脂膏焦然，是中罪人亦复如是。大王，作一逆者则便具受如是一罪，若造二逆罪即二倍，五逆具者罪亦五倍。大王，我今定知王之恶业必不得免。唯愿大王速往佛所，除佛世尊余无能救，我今愍汝故相劝导。”

尔时，大王闻是语已，心怀怖惧，举身颤慄，五体掉动如芭蕉树，仰而答曰：“汝为是谁？不现色像而但有声？”

“大王，吾是汝父频婆娑罗。汝今当随耆婆所说，莫随邪见六臣之言。”

时王闻已，闷绝躃地，身疮增剧，臭秽倍前，虽以冷药涂而治之，疮烝毒热但增无损。

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梵行品第二十之五

尔时，世尊在双树间，见阿阇世闷绝躃地，即告大众：“我今当为是王，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，何故独为阿阇世王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是大众中无有一人谓我毕定入于涅槃，阿阇世王定谓我当毕竟永灭，是故闷绝自投于地。善男子，如我所言，为阿阇世不入涅槃，如是密义，汝未能解。何以故？我言为者，一切凡夫。阿阇世者，普及一切造五逆者。又复为者，即是一切

有为众生。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于世。何以故？夫无为者，非众生也。阿阇世者，即是具足烦恼等者。又复为者，即是不见佛性众生。若见佛性，我终不为久住于世。何以故？见佛性者，非众生也。阿阇世者，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又复为者，即是阿难、迦葉二众。阿阇世者，即是阿阇世王后宫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。又复为者，名为佛性。言阿阇者，名为不生，世者名怨。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，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；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，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。是名不生，是故名为为阿阇世。

“善男子，阿阇者名不生，不生者名涅槃，世名世法，为者名不污，以世八法所不污故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，是故我言为阿阇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。善男子，如来密语不可思议，佛、法、众僧亦不可思议，菩萨摩诃萨亦不可思议，《大涅槃经》亦不可思议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大悲导师，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，入三昧已放大光明。其光清凉往照王身，身疮即愈，郁蒸除灭。王觉疮愈，身体清凉，语耆婆言：“曾闻人说，劫将欲尽，三月并现，当是之时，一切众生患苦悉除。时既未至，此光何来照触吾身，疮苦除愈，身得安乐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此非劫尽三月并照，亦非火日星宿药草宝珠天光。”

王又问言：“此光若非三月并照宝珠明者，为是谁光？”

“大王当知，是天中天所放光明。是光无根、无有边际、非热非冷、非常非灭、非色非无色、非相非无相、非青非黄非赤非白，欲度众生故使可见、有相可说、有根有边、有热有冷、青黄赤白。大王，是光虽尔，实不可说，不可睹见，乃至无有青黄赤白。”

王言：“耆婆，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斯光明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今是瑞相将为大王。以王先言世无良医疗治身心，故放此光先治王身，然后及心。”

王言：“耆婆，如来世尊亦见念耶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譬如一人而有七子，是七子中一子遇病，父母之心非不平等，然于病子心则偏多。大王，如来亦尔，于诸众生非不平等，然于罪者心则偏重，于放逸者佛则慈念，不放逸者心则放舍。何等名为不放逸者？谓六住菩萨。大王，诸佛世尊于诸众生，不观种姓、老少中年、贫富、时节、日月星宿、工巧下贱、僮仆婢使，唯观众生有善心者，若有善心则便慈念。大王当知，如是瑞相，即是如来入月爱三昧所放光明。”

王即问言：“何等名为月爱三昧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譬如月光，能令一切优钵罗华开敷鲜明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善心开敷，是故名为月爱三昧。大王，譬如月光，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，是故复名月爱三昧。大王，譬如月光，从初一日至十五日，形色光明渐渐增长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，乃至具足大般涅槃，是故复名月爱三昧。大王，譬如月光，从十六日至三十日，形色光明渐渐损减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光所照处，所有烦恼能令渐减，是故复名月爱三昧。大王，譬如盛热之时，一切众生常思月光，月光既照，郁热即除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除贪恼热。大王，譬如满月，众星中王，为甘露味，一切众生之所爱乐；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诸善中王为甘露味，一切众生之所爱乐，是故复名月爱三昧。”

王语耆婆：“我闻如来不与恶人同止坐起语言谈论，犹如大海不宿死尸，如鸳鸯鸟不住圊厕，释提桓因不与鬼住，鸠翅罗鸟不栖枯树，如来亦尔，我当云何而得往见？设其见者，我身将不陷入地耶？我观如来，宁近醉象、师子、虎、狼、猛火绝焰，终不近于重恶之人。是故我今思忖是已，当有何心往见如来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大王，譬如渴人速赴清泉，饥者求食，怖者求救，病求良医，热求荫凉，寒者求火，王今求佛亦应如是。大王，如来尚为一阐提等演说法要，何况大王非一阐提，而当不蒙慈悲救济？”

王言耆婆：“我昔曾闻，一阐提者，不信不闻，不能观察，不得义理，何故如来而为说法？”

耆婆答言：“大王，譬如有人身遇重病，是人夜梦升一柱殿，服酥油脂及以涂身，卧灰食灰，攀上枯树；或与猕猴游行坐卧，沉水没泥，堕坠楼殿，高山树木，象马牛羊，身著青黄赤黑色衣，喜笑歌舞；或见乌鹫狐狸之属，齿发堕落，裸形枕狗，卧粪秽中；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啖，毒蛇满路而从中过；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，多罗树叶以为衣服，乘坏驴车正南而游。是人梦已，心生愁恼，以愁恼故身病愈增，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。所可遣使，形体缺短，根不具足，头蒙尘土，著弊坏衣，载故坏车，语彼医言：‘速疾上车。’

“尔时，良医即自思惟：‘今见是使相貌不吉，当知病者难可疗治。’复作是念：‘使虽不吉，复当占日为可治不？若四日、六日、八日、十二日、十四日，如是日者，病亦难治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日虽不吉，复当占星为可治不？若是火星、金星、昴星、阎罗王星、湿星、满星，如是星时，病亦难治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星虽不吉，复当观时。若

是秋时、冬时及日入时、夜半时、月入时，当知是病亦难可治。’复作是念：‘如是众相，虽复不吉，或定不定。当观病人，若有福德，皆可疗治；若无福德，虽吉何益？’思惟是已，寻与使俱。在路复念：‘若彼病者，有长寿相则可疗治，短寿相者则不可治。’即于前路见二小儿，相牵斗诤，捉头拔发，瓦石刀杖共相撩打，见人持火自然殄灭，或见有人斫伐树木，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，或见有人执持空器，或见沙门独行无侣，复见虎、狼、乌鹫、野狐。见是事已，复作是念：‘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，当知病者定难疗治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若不往则非良师，如其往者不可救疗。’复更念言：‘如是众相虽复不祥，且当舍置，往至病所。’思惟是已，复于前路闻如是声，所谓亡失、死丧、崩破、坏折、剥脱、堕坠、焚烧、不来、不可疗治、不能拔济。复闻南方有飞鸟声，所谓乌鹫、舍利鸟声，若狗、若鼠、野狐、猪、兔。闻是声已，复作是念：‘当知病者难可疗治。’

“尔时，即入病人舍宅，见彼病人数寒数热，骨节疼痛，目赤流泪，耳声闻外，咽喉结痛，舌上裂破，其色正黑，头不自胜，体枯无汗，大小便利拥隔不通，身卒肥大红赤异常，语声不均或粗或细，举体斑驳异色青黄，其腹胀满言语不了。医见是已，问瞻病言：‘病者昨来意志云何？’答言：‘大师，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，今者变异，敬信情息；本喜惠施，今者悭吝；本性少食，今则过多；本性敝恶，今则和善；本性慈孝恭敬父母，今于父母无恭敬心。’医闻是已，，即前嗅之，优钵罗香、沉水杂香、毕迦多香、多伽罗香、多摩罗跋香、郁金香、栴檀香，炙肉臭、蒲桃酒臭、烧筋骨臭、鱼臭、粪臭；知香臭已即前触身，觉身细软犹如缯绵劫贝纱华，或坚如石，或冰如冷，或热如火，或涩如沙。尔时，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，定知病者必死不疑，然不定言是人当死，语瞻病者：‘吾今遽务，明当更来。随其所须，恣意勿遮。’即便还家。明日使到，复语使言：‘我事未讫，兼未合药。’智者当知，如是病者必死不疑。

“大王，世尊亦尔，于一阐提辈善知根性而为说法。何以故？若不为说，一切凡夫当言如来无大慈悲。有慈悲者，名一切智。若无慈悲，云何说言一切智人？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。大王，如来世尊见诸病者常施法药，病者不服，非如来咎。大王，一阐提辈分别有二：一者、得现在善根，二者、得后世善根。如来善知一阐提辈能于现在得善根者，则为说法；后世得者，亦为说法，今虽无益，作后世因。是故如来为一阐提演说法要。一阐提者复有二种：一者、利根，二者、中根。利根之人于现在世能得善根，中根之人后世则得。诸佛世尊不空说法。大王，譬如净人坠堕圊厕，有善知识见而愍之，寻前捉发而拔出之；诸佛如来亦复如是，见诸众生堕三恶道，方便救济令得出离。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。”

王语耆婆：“若使如来审如是者，明当选择良日吉星然后乃往。”

耆婆白王：“大王，如来法中无有选择良日吉星。大王，如重病人犹不看日时节吉凶，唯求良医；王今病重，求佛良医，不应选择良时好日。大王，如栴檀火及伊兰火，二俱烧相无有异也；吉日凶日亦复如是，若到佛所俱得灭罪。唯愿大王，今日速往。”

尔时，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，而告之言：“大臣当知，吾今欲往佛世尊所，速办所须供养之具。”

臣言：“大王，善哉！善哉！所须供具一切悉有。”

阿阇世王与其夫人，严驾车乘一万二千，姝壮大象其数五万，一一象上各载三人，赍持幡盖华香伎乐，种种供具无不备足，导从马骑有十八万。摩伽陀国所有人民，寻从王者其数足满五十八万。尔时，拘尸那城所有大众满十二由旬，悉皆遥见阿阇世王与其眷属寻路而来。

尔时，佛告诸大众言：“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因缘者，莫先善友。何以故？阿阇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，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，是故近因莫若善友。”

阿阇世王复于前路，闻舍婆提毗流离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，瞿伽离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狱，须那刹多作种种恶到于佛所众罪得灭。闻是语已，语耆婆言：“吾今虽闻如是二言，犹未审定。汝来耆婆，吾欲与汝同载一象。设我当入阿鼻地狱，冀汝捉持不令我堕。何以故？吾昔曾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。”

尔时，佛告诸大众言：“阿阇世王犹有疑心，我今当为作决定心。”

尔时，会中有一菩萨名持一切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无定相，所谓色无定相，乃至涅槃亦无定相。如来今者，云何而言为阿阇世作决定心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我今定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。何以故？若王疑心可破坏者，当知诸法无有定相，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，当知是心为无决定。善男子，若彼王心是决定者，王之逆罪云何可坏？以无定相，其罪可坏，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。”

尔时，大王即到娑罗双树间，至于佛所，仰瞻如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犹如微妙真金之山。

尔时，世尊出八种声告言：“大王。”

时阿阇世左右顾视：“此大众中谁为大王？我既罪逆，又无福德，如来不应称为大王。”

尔时，如来即复唤言：“阿阇世大王。”

时王闻已心大欢喜，即作是言：“如来今日顾命语言，真知如来于诸众生大悲怜愍等无差别。”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疑心永无遗余，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。”

尔时，迦葉菩萨语持一切菩萨言：“如来已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。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假使我今得与梵王、释提桓因坐起饮食犹不欣悦，得遇如来一言顾命深以欣庆。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以所持幡盖、香华、伎乐供养，前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礼敬毕已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佛告阿阇世王言：“大王，今当为汝说正法要，汝当一心，谛听！谛听！凡夫常当系心观身有二十事：一、谓我此身中空无无漏；二、无诸善根本；三、我此生死未得调顺；四、堕坠深坑，无处不畏；五、以何方便得见佛性；六、云何修定得见佛性；七、生死常苦，无常我净；八、八难之难，难得远离；九、恒为怨家之所追逐；十、无有一法能遮诸有；十一、于三恶趣未得解脱；十二、具足种种诸恶邪见；十三、亦未造立渡五逆津；十四、生死无际未得其边；十五、不作诸业，不得果报；十六、无有我作他人受果；十七、不作乐因，终无乐果；十八、若有造业，果终不失；十九、因无明生，亦因而死；二十、去来现在常行放逸。大王，凡夫之人常于此身当作如是二十种观，作是观已不乐生死，不乐生死则得止观。尔时，次第观心生相、住相、灭相，次第观心生住灭相，定、慧、进、戒亦复如是；观生住灭已，知心相乃至戒相，终不作恶，无有死畏、三恶道畏。若不系心观察如是二十事者，心则放逸，无恶不造。”

阿阇世言：“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我从昔来，初未曾观是二十事故造众恶，造众恶故则有死畏、三恶道畏。世尊，自我招殃造兹重恶，父王无辜，横加逆害，是二十事设观不观，必定当堕阿鼻地狱。”

佛告大王：“一切诸法，性相无常，无有决定，王云何言必定当堕阿鼻地狱？”

阿阇世王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一切法无定相者，我之杀罪亦应不定。若杀定者，一切诸法则非不定。”

佛言：“大王，善哉！善哉！诸佛世尊说一切法悉无定相，王复能知杀亦不定，是故当知杀无定相。大王，如汝所言，父王无辜，横加逆害者，何者是父？但于假名众生

五阴妄生父想。于十二入、十八界中，何者是父？若色是父，四阴应非；若四是父，色亦应非；若色、非色合为父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色与非色，性无合故。大王，凡夫众生于是色阴妄生父想，如是色阴亦不可害。何以故？色有十种，是十种中，唯色一种，可见可持、可称可量、可牵可缚。虽可见缚，其性不住；以不住故，不可得见，不可捉持，不可称量，不可牵缚。色相如是，云何可杀？若色是父可杀可害获罪报者，余九应非。若九非者，则应无罪。大王，色有三种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过去、现在则不可害。何以故？过去过去故，现在念念灭故。遮未来故，名之为杀。如是一色，或有可杀，或不可杀。有杀不杀，色则不定；若色不定，杀亦不定；杀不定故，报亦不定，云何说言定入地狱？

“大王，一切众生所作罪业凡有二种：一者、轻，二者、重。若心、口作，则名为轻；身、口、心作则名为重。大王，心念口说，身不作者，所得报轻。大王昔日口不敕杀，但言刖足。大王若敕侍臣立斩王首，坐时乃斩犹不得罪，况王不敕，云何得罪？王若得罪，诸佛世尊亦应得罪。何以故？汝父先王频婆娑罗，曾于诸佛种诸善根，是故今日得居王位。诸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；若不为王，汝则不得为国生害。若汝杀父当有罪者，我等诸佛亦应有罪。若诸佛世尊无得罪者，汝独云何而得罪耶？

“大王，频婆娑罗往有恶心，于毗富罗山游行猎鹿，周遍圹野悉无所得，唯见一仙五通具足。见已即生瞋恚恶心：‘我今游猎所以不得，正坐此人！’驱逐令去，即敕左右而令杀之。其人临终生瞋恶心，退失神通而作誓言：‘我实无辜！汝以心口横加戮害，我于来世亦当如是还以心口而害于汝。’时王闻已，即生悔心，供养死尸。是王如是，尚得轻受不堕地狱，况王不尔，而当地狱受果报耶？先王自作还自受之，云何令王而得杀罪？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，大王云何言无？夫有罪者则有罪报，无恶业者则无罪报。汝父先王若无辜罪，云何有报？频婆娑罗于现世中，亦得善果及以恶果，是故先王亦复不定；以不定故，杀亦不定；杀不定故，云何而言定入地狱？

“大王，众生狂惑凡有四种：一者、贪狂，二者、药狂，三者、咒狂，四者、本业缘狂。大王，我弟子中有是四狂，虽多作恶，我终不记是人犯戒。是人所作不至三恶，若还得心，亦不言犯。王本贪国，逆害父王，贪狂心作，云何得罪？大王，如人酒醉逆害其母，既醒寤已，心生悔恨，当知是业亦不得报。王今贪醉，非本心作。若非本心，云何得罪？

“大王，譬如幻师，四衢道头，幻作种种男女、象、马、璎珞、衣服，愚痴之人谓为真实，有智之人知非真有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譬如山间响声，愚痴之人谓之实声，有智之人知其非真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

非真。大王，如人有怨诈来亲附，愚痴之人谓为实亲，智者了达，乃知虚诈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如人执镜自见面像，愚痴之人谓为真面，智者了达，知其非真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如热时炎，愚痴之人谓之是水，智者了达，知其非水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如乾闼婆城，愚痴之人谓为真实，智者了达，知其非真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如人梦中受五欲乐，愚痴之人谓之为实，智者了达，知其非真；杀亦如是，凡夫谓实，诸佛世尊知其非真。大王，杀法、杀业、杀者、杀果及以解脱，我皆了之则无有罪。王虽知杀，云何有罪？大王，譬如有人主知典酒，如其不饮则亦不醉，虽复知火亦不烧燃；王亦如是，虽复知杀，云何有罪？大王，有诸众生于日出时作种种罪，于月出时复行劫盗，日月不出则不作罪，虽因日月令其作罪，然此日月实不得罪；杀亦如是，虽复因王，王实无罪。

“大王，如王宫中常敕屠羊，心初无惧，云何于父独生惧心？虽复人畜尊卑差别，宝命、重死二俱无异，何故于羊心轻无惧，于父先王生重忧苦？大王，世间之人，是爱僮仆，不得自在，为爱所使而行杀害。设有果报乃是爱罪，王不自在，当有何咎？大王，譬如涅槃，非有非无而亦是有；杀亦如是，虽非有无而亦是有。惭愧之人则为非有，无惭愧者则为非无。受果报者名之为有，空见之人则为非有，有见之人则为非无。有有见者亦名为有。何以故？有有见者得果报故，无有见者则无果报。常见之人则为非有，无常见者则为非无，常常见者不得为无。何以故？常常见者有恶业果故，是故常常见者不得为无。以是义故，虽非有无而亦是有。

“大王，夫众生者名出入息，断出入息故名为杀，诸佛随俗亦说为杀。大王，色是无常，色之因缘亦是无常，从无常因生色云何常？乃至识是无常，识之因缘亦是无常，从无常因生识云何常？以无常故苦，以苦故空，以空故无我。若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为何所杀？杀无常者得常涅槃，杀苦得乐，杀空得实，杀于无我而得真我。大王，若杀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者，则与我同，我亦杀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不入地狱，汝云何入？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如佛所说观色乃至观识，作是观已，即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始知色是无常，乃至识是无常。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则不作罪。世尊，我昔曾闻，诸佛世尊常为众生而作父母。虽闻是语，犹未审定，今则定知。世尊，我亦曾闻，须弥山王四宝所成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瓈，若有众鸟随所集处则同其色。虽闻是言，亦不审定。我今来至佛须弥山则与同色，与同色者则知诸法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世尊，我见世间从伊兰子生伊兰树，不见伊兰生栴檀树，我今始见从伊兰子生栴檀树。伊兰子者，我身是

也；栴檀树者，即是我心无根信也。无根者，我初不知恭敬如来，不信法僧，是名无根。世尊，我若不遇如来世尊，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。我今见佛，以是见佛所得功德，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。”

佛言：“大王，善哉！善哉！我今知汝必能破坏众生恶心。”

“世尊，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，使我常在阿鼻地狱，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。”

尔时，摩伽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，阿阇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。王及夫人、后宫婇女悉皆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语耆婆言：“耆婆，我今未死，已得天身，舍于短命而得长命，舍无常身而得常身。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是天身、长命、常身，即是一切诸佛弟子。”说是语已，即以种种宝幢、幡盖、香华、璎珞、微妙伎乐而供养佛，复以偈颂而赞叹言：

“实语甚微妙，善巧于句义，

甚深秘密藏，为众故显示。

所有广博言，为众故略说，

具足如是语，善能疗众生。

若有诸众生，得闻是语者，

若信及不信，定知是佛说。

诸佛常软言，为众故说粗，

粗语及软语，皆归第一义。

是故我今者，归依于世尊。

如来语一味，犹如大海水，

是名第一谛，故无无义语。

如来今所说，种种无量法，

男女大小闻，同获第一义。

无因亦无果，无生及无灭，

是名大涅槃，闻者破诸结。

如来为一切，常作慈父母，

当知诸众生，皆是如来子。

世尊大慈悲，为众故苦行，

如人著鬼魅，狂乱多所作。

我今得见佛，所得三业善，

愿以此功德，回向无上道。

我今所供养，佛法及众僧，

愿以此功德，三宝常在世。

我今所当得，种种诸功德，

愿以此破坏，众生四种魔。

我遇恶知识，造作三世罪，

今于佛前悔，愿后更莫造。

愿诸众生等，悉发菩提心，

系心常思念，十方一切佛。

复愿诸众生，永破诸烦恼，

了了见佛性，犹如妙德等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阿阇世王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有人能发菩提心，当知是人则为庄严诸佛大众。大王，汝昔已于毗婆尸佛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从是已来至我出世，于其中间未曾堕于地狱受苦。大王当知，菩提之心乃有如是无量果报。大王，从今已往常当勤修菩提之心。何以故？从是因缘当得消灭无量恶故。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及摩伽陀举国人民，从座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还宫。

天行品者如《杂华》说。

婴儿行品第二十一

“善男子，云何名婴儿行？善男子，不能起、住、来、去、语言，是名婴儿，如来亦尔。不能起者，如来终不起诸法相。不能住者，如来不著一切诸法。不能来者，如来身行无有动摇。不能去者，如来已到大般涅槃。不能语者，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，实无所说。何以故？有所说者名有为法，如来世尊非是有为，是故无说。又无语者，

犹如婴儿言语未了，虽复有语，实亦无语；如来亦尔，语未了者即是诸佛秘密之言，虽有所说，众生不解，故名无语。

“又婴儿者，名物不一，未知正语。虽名物不一，未知正语，非不因此而得识物；如来亦尔，一切众生方类各异所言不同，如来方便随而说之，亦令一切因而得解。

“又婴儿者，能说大字；如来亦尔，说于大字，所谓婆咖——咖者有为，婆者无为——是名婴儿。咖者名为无常，婆者名为有常。如来说常，众生闻已，为常法故断于无常，是名婴儿行。

“又婴儿者，不知苦乐、昼夜、父母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为众生故不见苦乐，无昼夜相，于诸众生其心平等，故无父母亲疏等相。

“又婴儿者，不能造作大小诸事；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菩萨不造生死作业，是名不作大事。大事者，即五逆也。菩萨摩诃萨终不造作五逆重罪。小事者，即二乘心。菩萨终不退菩提心而作声闻、辟支佛乘。

“又婴儿行者，如彼婴儿啼哭之时，父母即以杨树黄叶而语之言：‘莫啼！莫啼！我与汝金。’婴儿见已，生真金想便止不啼，然此杨叶实非金也。木牛、木马、木男、木女，婴儿见已，亦复生于男女等想即止不啼。实非男女，以作如是男女想故，名曰婴儿。如来亦尔，若有众生欲造众恶，如来为说三十三天常乐我净，端正自恣，于妙宫殿受五欲乐，六根所对无非是乐。众生闻有如是乐故，心生贪乐，止不为恶，勤作三十三天善业。实是生死，无常、无乐、无我、无净，为度众生方便说言常乐我净。

“又婴儿者，若有众生厌生死时，如来则为说于二乘，然实无有二乘之实。以二乘故，知生死过，见涅槃乐；以是见故，则能自知有断不断、有真不真、有修不修、有得不得。

“善男子，如彼婴儿于非金中而生金想；如来亦尔，于不净中而说为净，如来已得第一义故则无虚妄。如彼婴儿于非牛马作牛马想；若有众生于非道中作真道想，如来亦说非道为道；非道之中实无有道，以能生道微因缘故，说非道为道。如彼婴儿于木男女生男女想；如来亦尔，知非众生说众生相，而实无有众生相也。若佛如来说无众生，一切众生则堕邪见，是故如来说有众生。于众生中作众生相者，则不能破众生相也。若于众生破众生相者，是则能得大般涅槃。以得如是大涅槃故，止不啼哭，是名婴儿行。

“善男子，若有男女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是五行者，当知是人必定当得如是五行。”

迦葉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我亦定当得是五行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不独汝得如是五行；今此会中九十三万人，亦同于汝，得是五行。”

本经缺字对照（5 种 / 7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疒+習]	□	2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跳-兆+尃]	蹲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C9C5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571）
[皮+刂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登+毛]	氈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CAA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846）
[麥+弋]	麩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4D2C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67）